

百
姓
衛
命
集



830222

百柱堂全集卷四十三

姚君春木墓誌銘

監利王

植心子壽著

壽

昔者微言既沒百家鋒起自子輿氏而後卓然見道者漢董氏唐韓氏而已宋諸儒出大道復明至朱子而說益精循是以降號爲儒者於其說不能無出入焉雜糅焉甚者加培擊焉無他信道不篤故也夫信之不篤何取乎言而猶日有言焉者道術將爲天下裂矣柏心所見近世儒者信道之篤其惟姚君子壽乎君歿後門人陳克家謂柏心知君者宜銘其墓遂不敢辭按狀君諱椿字子壽一字春木江蘇婁縣人高百柱堂全集卷四十三

一

祖天麒曾祖士英祖宗侃三世皆贈通奉大夫考令儀拔貢生自祿豐縣知縣屢遷至四川布政使妣許氏封夫人生子二君其長也少卽資稟絕人博誦善屬文長游京師以國子監生應試京兆諸文學鉅公偉其才爭折節與之高推連試不售不復應舉是時名公卿相矜以淵雅才俊者流驚於詞華標炫奇麗君習聞其風而樂之求之詞藝有年求之鉤稽攷證有年出與兩家頡頏幾欲躡藉出其右又思以事功表見日夜講開濟經畫無不明習久之往見桐城姚先生舜詒以當究心程朱之學始大悟又讀寶應朱氏澤澗遺書歎曰道不外求也是真守程朱之道者他日桐城語特發其端耳

於是盡取宋儒緒論潛心默會怡然解渙然釋也尤服膺朱子之說自爾專意信嚮惟道是研悅矣其治經也融合漢宋而審其至當其析理也博涉蕃變而約諸至精其爲學也去私蔽惡倍譎而該備體用其論治也正本原鄙功利而參酌時變修諸己者必誠導諸人者必詳淹通羣籍不以自矜兼擅文辭不以自伐世有笑爲迂遠駭爲閔大者不顧也獨窮年矻矻深信不搖嗟乎其於道也可謂勤且通者矣始事方伯公及許夫人存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與弟友愛弟雉亦嚴事之棄官與同居白首怡怡相從討論君性通而介輕財尙風義振人之急不計有無道光初元詔舉孝廉方正之百杜堂全集

卷四十三

二

士郡守以君名應辭不就徵世高其節家貧恒客遊於中州主夷山書院昌明正學獎其才行士習以振於楚客林文忠所主荆南書院七載歸主景賢書院爲教一如夷山時嘗慨然於俗頹風下人才氣節之不振治具之多因循也遇後進才識殊異者勉以翼道經世有味乎其言之也每爲相心道桐城語且曰吾子天資近道蓋留意相心謝不敢任謹識之不忘君終身未嘗釋卷喜鈔纂飲酒過差臂痛不能書猶命子弟錄之咸豐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感疾而卒年七十有七葬邑之余山耐於方伯公之墓配許孺人前卒子二人次炳早逝長子炳孫三人殤者二季曰維甫冠而死所選國朝

文錄八十二卷所采輯 國朝學案未及就易傳若干卷未
竟者門人陳壽熊補之所自著詩文多刊行他撰錄甚富不
盡著君性真率自奉約甚然喜客壺觴斟酌風景留連竟日
夕忘疲有人倫鑒好稱人善神怡色和言論疊疊問業皆虛
往而實歸君於學號精博扶持朱子之說於道尤有功近百
餘年最爲儒宗爵秩不躋韞櫝藝文至於沒齒可悲也已銘

曰

去聖久遠大道榛塞匪雜匪閩人理或息彼挾辨博撼搖先
儒猖狂浮游是曰大愚智去其私理衷於是信道不遷冀東
一士徧探繁蹟以達精微審之又審考亭之歸潛曜韜真闕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三

三

於尤壤茫茫斯文吾將安仰德音不朽來者師資導彼承學
視此銘辭

布政使銜署湖北按察使原任督糧道愍肅李公墓誌銘

公姓李氏諱某某字某某河南光州人系出明歧陽王後

國朝有官秦隴者遂家肅州高祖從先曾祖仕祖雲奎甘肅
甯夏守備官都司死金川事祀昭忠世襲雲騎尉曰雲福者
其伯祖也考殿元廩貢生廕世職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公官
初守備公官甯夏與觀察河南吳公相善也見贈公愛之乞
爲己子挈歸從吳姓長乃知爲李氏子客自酒泉來爲道本
宗父母下世兩兄皆武舉亦先後沒絕世無旁支心大慟卽

徒步走肅州訪先墓得之呈歸本宗以本貫應舉或竊易其
卷得雋終不自言後用鷹以守備効用昭勇侯楊公督陝甘
在西陲辟入幕府至永昌道卒留葬祁連山公之在姪也吳
公室周恭人夢蓮萼降 自空及公生異香滿室六歲解賦詩
以神童名贈公有子二長寶相次卽公念吳氏誼命公仍爲
之嗣故自補弟子員至領河南解猶用吳姓後乃改歸本宗
更今名云道光乙未以大挑一等分發四川家貧羅太夫人
春秋高奉侍入蜀得遂祿養意甚甘之權江油逾年遭太夫
人憂去官服闋權郫縣補長甯兼理高縣調金堂華陽皆有
異政在江油值大旱輒發倉米平糶民以不飢秋大熟納米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三

四

者加羸焉在郫禮布衣孫錕就之咨政考故事請春秋祀古
蜀王蠶叢杜宇祠墓後遂著爲令在長甯教民植桑收野繭
墾荒确種竹木民倚其利土宜稻者予種蠲租勸使悉耕爲
沃壤金堂華陽之治至號爲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其爲政大
抵興教化勵俊髦爲先治獄必以情不厲威嚴而摘發如神
鄰境劇盜名捕弗能得者公輒得之盜皆懾伏散走公見承
平久恬熙相狃慮變生意外所至必繕城郭治戎器詰奸宄
逐游惰尤講求保甲團練推行十家牌戶有籍丁有冊按行
稽核就決爭訟民業某事隣爲某姓名隨舉之無一誤者人
驚爲神制府徐公見其保甲章程大善之通行全蜀且上之

朝薦爲蜀中循良第一考滿遷瀘州咸豐元年以薦入都
召對勤政殿獎勞甚渥 賞加知府銜授雲南臨安府知

府召集土司宣布威德皆奉約束唯謹自粵氛作公深憂之
聞東南淪覆益憤歎髯張毗裂思捐軀討賊二年調湖南岳
州改湖北黃州樞荆宜施道荆雄鎮且要衝也至則檄所部
亟行團練期三月皆如令沙市舊有社丁因集而練之設守
禦甚嚴擢湖北督糧道倍道至鄂則制府吳公戰死堵城眾
凶懼公日夕乘城仍示以鎮靜四年正月按察使唐公樹義
戰歿金口公權臬事或勸出促外餉公謝蓋守死之志決矣
賊聯舳艦蔽江漢如織鈔略不絕漢陽七十二堡結團誓殺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三 五

賊公白撫軍請簡驍將渡江約義民攻賊必勝不意所遣率
孱弱竟無功公別遣川勇往焚賊壘奪賊艦歸賊益進偪
大帥軍德安不前公遣弁繼出告急不應請撫軍分兵迎援
師定計夾功亦不果籌勦賊大計條四十議上撫軍略言擁
兵者藉口防北竄不知保江漢乃防北竄也他日奏詞飾戰
捷是自緩援師也今請據實疏陳上知其危飭援必速不見
用由是外援絕時郭門之外皆賊區餽餉久梗戰士日得勻
米錢二十撫軍憂惶無策將佞吏乘間沮撓公遇事爭多
陰相柅者請發倉粟予軍士則糧支三月因滇銅鑄大錢餉
足敷一月又請出銀券募冒圍迎餉者一切格不行士卒乃

有潰志會撫軍納人言具疏移師就餉方集議公憤甚援筆
抹去移師語大書闔城殉難四字擲筆大哭間日賊至雞窩
撫軍議出迎戰公知將弁借爲逃計力沮不聽師出果奔賊
乘之將士皆逸城上兵亦絕而遁撫軍爲眾弁擁之出城去
賊攀縋上公方巡北門見城上張賊幟蛇山火起知事不可
爲或勸急隨撫軍行公曰家世忠貞受 朝廷厚恩父子任
監司非死不足報 國步還寓題絕命詩北向再拜赴宅後
池揮侍者入婢媪繼之公躍入良久昏絕家人身出至夕甦
登樓自經死今夫鄂雖危蹙然尙有士萬人穀六萬石賊謂
吾旦夕下越之犯湖湘引眾連檣西上留守者特剽掠之徒
百杜堂全集 卷四十三 六

誠用公策募死士渡江搗之輜重舟艦可襲而虜也被聞而
遽返南楚追師乘其後我擊其前當是時賊可盡殄釋此不
圖束手拊膺至相率爲棄城苟活計嗚乎公抱田單墨翟之
智扼擘莫施徒以一死明孤忠此尤可痛也已其後公子孟
羣引水軍從少司馬曾公連戰破賊先克鄂城縋而入覓公
得之面如生距百二十日矣炎暑中蠅蚋不犯賊亦不加殘
毀曾公上公死事狀有 詔視道員 賜卹制府楊公又疏
言遺骸無恙狀 上惋悼 詔加布政使銜以布政使從優
賜卹世襲騎都尉 勅建專祠 諭祭奠 賜謚愍肅蓋
異數也公軀幹偉然方瞳修髯於書無不讀雖歷官未嘗廢

著有西園詩鈔及外集皆已刊他文詞著錄遇難多佚公生
嘉慶丁巳閏六月十四日辰時其殉節也以咸豐甲寅六月初二日年五十有八配胡夫人生女二蓮室張夫人先公卒
子五長孟羣張夫人出道光丁未進士廣西卽用知縣游升
至安徽布政使以軍功 賜珠爾杭阿巴圖魯名號 賞戴
花翎次孟平孟翔孟揚孟康女若干人孫二長閻次開孫女
一孟羣出孟羣以某月日葬公於某原來請銘公琦行不勝
書書其大者嗟乎天下守令盡如公大盜不得起節鎮盡如
公金湯可無警銘曰

臨難不避志何決也庸夫比肩宜杌隉也致命遂志臣之節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三 七
也有子復仇邦之傑也稠 恩縟典揚馨烈也浩氣耿光若
日星揭也刻銘其幽天柱無折也

李君作羣墓誌銘

君諱某某字作羣一字中柱臨湘人曾祖蓋南公有隱德嘗
書忠恕公直四字揭諸壁祖楚珩公豐於才而嗇於年考九
元公磊落有大節寔時拾遺金道左其人至慨然與之請割
半留謝拒不受君卽九元公次子也九元公沒乃力學爲文
不屑趨時好會兄弟皆凋喪因輟進取以例補成均君樸直
外若落落穆穆中實肫摯治家嚴整自奉甚約一裘閱十數
年不更至赴人緩急絕不恡歲飢分困粟緡錢視鄰里之空

乏者調之人倚君爲續命田交遊一敦古處人有過輒面折
之然無怨者子弟雖頑梗見君則抑然下君亦反覆開勸導
之趨善眾旣服君名德又漸摩於誨誘若昌風扇榮時雨潤
物有不覺其轉移之速者君尤有人倫鑒所臧否後皆符其
言無毫髮爽者老而嗜學恒手一卷不釋族有湘陵先生博
習修潔士也君遣子往受業積十餘年敬禮不衰士有挾才
藝過其門未嘗不殷勤延攬津津稱道也其訓兩子述祖宗
遺事往復戒勵詞多危悚尤勗以宅心忠厚爲人道之本又
語之曰吾不私己不欺人施惠不圖報作善不求知勉勉存
心以盡吾分已耳六十生辰猶製聯語自儆責生平刻厲率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三

八

如此咸豐甲寅境上盜起焚君廬君走避高阜望火遙拜卽
滅旋臥疾取所著藁盡焚之遺令弔者無以文詞進吾行事
不足稱也語訖而逝生乾隆乙卯某月日卒咸豐戊午某月
日享年六十有四葬墓田衝之北配羅孺人巴陵宿儒展儀
公女事姑以孝聞子二長嶠次嶸並有才名尤長於詩孫五
序棧庠生早卒有白湖遺草序彬序衍序慶俱幼女孫一字
邑庠生楊忠鐸之次子興濂君沒後九年嶠與嶸始持狀乞
柏心爲銘覽之而言皆質實也夫當時文學仕宦者多矣夷
考其行往往不相掩嗟乎是貶名聲而長虛僞者也君所薰
陶雖僅及一鄉然自述之語與行已若踐繩墨其諸修內而

遺外者歟其諸君子之躬行者歟嗟乎非君是銘而將誰銘
銘曰

世之人懷珉而銜玉君獨確然抱吾樸內美修能奚遑外裸
潛光未耀藏魄山陲延慶備祉符此銘詞

江西補用道前翰林院編修帥君墓誌銘

昔在文宗時有以翰林編修發憤上書言天下事章雖留
中然以次略見施行海內知君與不知者莫不震悚欽歎則
黃梅帥君逸齋其人君諱遠燁字蘊輝逸齋其自號也先世
自江右來徙高祖某曾祖某相繼爲名諸生祖承瀛官至浙
江巡撫引疾歸終於里第國史有傳自中丞公以上三世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三

九

皆封贈如其官考某起家任子觀政戶部生子三君其仲
也少英邁異常童年十二隨伯兄侍母太恭人北上太恭人
道卒景州君號泣如成人逾年伯兄又沒君益哀痛至骨立
中丞公予告後患目眚戶部公假歸侍疾中丞公家法嚴
子弟無敢鮮衣怒馬者君奉教惟謹出則柴車有初見者不
知其爲貴公子孫也亡何戶部公卒庶叔暨母弟庶弟皆幼
中丞公春秋高恆臥疾君內忉怛而外制涕慰安祖庭扶掖
奉侍極諸猥瑣退撫幼少咸有恩紀凡四載中丞公薨其治
喪哀禮兼盡奉大母潘太夫人及庶祖母諸父諸姑十有餘
人積其誠敬無不當節撫兄子如己子蓋君少時內行純篤

仔肩極重已能自刻勵如此君讀書不爲章句喜講求古今成敗政體得失與夫兵農實務以救時濟用爲己任爲文章善議論雄駿嚴峭往往似李文饒張叔大於詩亦然不苟作亦不多作當世才流沾沾以詞章獵聲譽君獨超然不屑其志氣宏毅俊偉專用意經世之學所作制藝率以古文行之悍鷲勁拔見者嚴憚焉道光丁酉以上舍生貢成均持服未預 廷試辛丑中丞公歿 特旨賜舉人丁丑成進士入詞

館假歸值戊申大水請於當道邑得賑金數萬又鬻其婦奩田百畝助之全活無算己酉散館授編修大考二等拜文綺賜咸豐癸丑正月粵逆陷楚皖趨金陵君慨然曰此非默默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三

十

時也吾家受 國恩最厚且吾讀書矢志云何雖無言職然義不容默再上書累萬言大旨以一兵權申國法簡人才籌國用爲要且詆及權貴人舉朝爲之惕息疏留不下其年分校春闈稱得士以潘太恭人卒假歸省墓道梗迂途至浙將僑居未果棲遲三年鄉里猶苦兵歎曰久留何益丈夫盍若枕戈爲國討賊丙辰同人助之援例以道員用先是今相國湘鄉曾公最奇君方在江右治兵往謁之至則以憂歸會江右大僚亟望曾公墨經視師浼君往勸駕曾公執意良堅遂返章門大府奏留募餉君見撫州賊張甚義憤勃然自請募士千人往擊之抵東鄉次日遇賊與戰手劍斬賊二賊大至

麾下士潰列校有進騎請突圍出者君訶之曰吾豈草間偷
活者竟戰死兄子壽九亦戰死則十月初七日也事聞優卹
有加 子騎都尉世襲壽九亦以雲騎尉世其官君卒時年
四十有一當君通籍後楚北宦中外者惟君才氣最優夙夜
以忘身殉國爲念其持節江右本不主戰事而君髮指皆裂
志吞羣醜非常奇傑之才曾未一試遽以肝腦塗原野識者
皆爲痛惜然忠烈之性趨死如歸上不負吾 君下無忝厥
祖鬼雄壯氣足貫日星視彼尸素崇班腐胾無聞者豈不鏗
鏘然卓犖偉男子哉君在都以文學節行相切劘者朱閣部
久香先生梅伯言戶部朱伯韓侍御韓叔起吳又桓兩比部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三 士

而已他貴游絕不通謁性恢濶豪俊輕財重義見急難立揮
千金援人雖蹈水火弗辭也寓嚴州時倡捐營萬人塔以瘞
枯骨塾師戚某之父病卧吳門卽迎致鑿藥殯葬悉任之友
某來投病不起質貂裘爲治後事他慷慨多此類配石恭人
子四長峻塲次畹庠生襲騎都尉三甸四昀女三長適宿松
王化詩次適宿松石長祐國學生三未字君交遊中於柏心
最折節每規君雖盡言無忤君之葬也其孤畹乞銘銘曰
昂昂蒲梢不踐天閑而蹶荆棘也金閨詞臣不贊 廟堂而
甘殞路也我招國殤迅掃乎經天之櫬槍而歸侍乎先臣之
塋側也

山東海豐知縣龔君墓誌銘

嘗聞靜巖龔公之言曰漢宣帝謂良二千石可共治平然守之親民不若令令皆得人一邑如一家然獎其善訓其失儆其情且驚者聲息動止不敢隱寇於何興縣令失職天下乃多事矣嗟乎豈不然哉公爲令率用此比沒孤子紹仁次公行事請誌幽壙柏心於公家雅故又曾與嗣君同官都下遂不敢辭公諱經遠字仲來號靜巖監利縣人祖學典恩貢生考傳衡贈奉直大夫山東海豐縣知縣乾隆甲午舉人內廷教習贈公生子三公其仲也七歲而孤大父親授之業時貧甚兩叔父尙家食兄亦去爲賈公念困約無已時也淚常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三

十一

濡枕袖大父察知之撫其首曰兒早慧又刻苦厲志吾有望矣年十九補弟子員旋食餽出而授徒修入儉甚然悉以奉母鞠弟性善飲嘗大醉母胡太宜人戒之卽痛自撻責請繼今飲毋過五六酌終身不及亂中歲以後賓筵歡會飲至五六酌輒止或強之則流涕舉遺訓座客爲改容嘉慶丁卯舉於鄉始爲弟授室與伯兄同爨而居太宜人沒公感愴少孤哀毀倍至丙戌大挑以知縣分山東凡權肥城武城新泰壽張補海豐調荷澤公於吏能精敏然不純任威猛務在懲暴架安柔良令行禁止更不容奸而已意所獨見期在必伸不爲大吏喜怒奪不以己得喪寵辱措意雖貴育之勇莫之過

海豐斥鹵五穀不生民食草子公曰是堪重困耶悉罷徭役
勸興魚鹽卽私販亦縱遣之期年政清三年民無菜色荷澤
治曹郡城中地孔道東潁亳南接豫北介魏雜民所居躍馬
操利刃白晝剽人於道者不絕盜魁趙董李等輩皆嚴旨
搆捕未獲者公下車則捕治如法餘黨遠竄至千里無盜乃
以其暇嚴守望興農田課學校風教翕如也亡何定陶獄起
往嘉慶十八年滑縣逆首以邪教倡亂擾及曹郡旣首逆暨
羽黨皆伏誅其無辜被汙者一切說釋籍記具在至道光十
八年山左撫軍遣弁過定陶令不禮焉返而流言定陶鉅野
賊將起撫軍聞之懼令私人往偵之則舉舊籍無辜已釋者
百杜堂全集

卷四十三

三

姓名增注王侯將相於下若賊黨自相署置者然撫軍遽飛
章入告仍遣前刺事者往定陶檄兵名捕捕至尊以邪教
中語其初猶懵然對不知指則楚毒之至斃積尸狼藉對如
指者卽誣以眞賊檻致撫軍所命鞠治皆望風希旨大抵取
鉗網鍛鍊不承則斬無不立承者又檄徧捕其徒株連蔓引
定陶鉅野曹單鄆濮間符帖騷然矣荷澤亦被檄名捕教首
三十餘人皆鄉里目爲善士者也公傷之曰與殺無辜不如
殺令寢不捕撫軍怒其沮格將坐以軍法郡守促之公曰安
有坐視無辜之民陷死地不一救者守曰開府意決子毋然
守不能抗令於何有子卽投劾去後令來此屬終無生理子

毋然公退憤甚獨居深念累日忽大喜曰得之矣不有廉訪
使者乎大府受欺廉訪豈受欺者以情哀之當可動卽星夜
馳赴濟南叩臬使轅上謁旣入伏地泣不止廉訪強起之乃
具白曹民無辜狀廉訪悟曰大府意不可回汝邑名捕諸人
得無已逸公曰檄下外未知且荷澤民於令若父子必不逸
廉訪曰若歸速逮諸人至吾庭吾親訊且雪之必不付大府
私人鞠也公頓首曰如教令三十餘人者逮至果得釋他邑
逮至者皆得釋撫軍銜之無以難也公亦以往返冒風雨遂
患痺卽移病去官數月紹仁成進士入翰林公尙滯曹郡賀
者謂公陰德不爽公曰偶然耳吾行吾素敢責報哉竟歸吏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三

十四

民送者哭失聲至家則季父雲舫公卒官久矣兄弟均前卒
惟仲父潔田公自武昌教授歸公喜甚爲置宅迎養蒸蒸不
倦沒而喪之若考兄子同居撫若己子親黨故交子孫之貧
者皆加厚卹退探橐中無餘金然不改其樂咸豐甲寅盜踞
邑城火公廬殆盡衣糧劫掠無遺略不介意惟以世難未夷
爲憂疾作不呼醫不飲藥曰命豈草木所能回以咸豐九年
己未九月十三日丑時卒年七十有八以子貴 晉封朝議
大夫配朱太恭人子六人長紹銓早卒次紹仁道光辛丑進
士前翰林院庶吉士改戶部主事次紹儀太學生朱太恭人
出次某側室李氏出紹仁等以某年月日葬公邑東郭外祖

瑩之東銘曰

涕泣抱牘爭豈計大僚怒纍纍死囚悉註誤忍見駢首就刀
鐔殺人媚人吾何安誅民曷若誅宰官嗚呼敢言人所難吾
民活矣歸挂冠天不怒遺歸真瑩城百世高車酌公陰德

署河東河道總督按察使銜河南分守河北兵備道蔣公墓
誌銘

公諱啟馭姓蔣氏字明叔號玉峰世爲廣西全州人系出蜀
漢大司馬安陽恭侯宋以來衣冠甲一州所謂梅潭蔣氏者
也八世至公皆科第相承高祖諱尙翊康熙甲子舉人陝西
安定知縣曾祖諱頽秀雍正壬子舉人河南泌陽知縣祖諱
百柱堂全集卷四十三

七

振閭乾隆壬申恩科舉人陝西安定四川平武直隸新樂

吳橋等縣知縣候升知州考諱勵常乾隆庚子副貢生丙午

舉人融縣訓導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公官訓導公有子三公

其仲也早慧九歲善屬文十三試本州童子冠其軍十五補

博士弟子第一學使者贈詩寵異之公承訓導公之教學賅

體用厥後起家爲循吏爲勞臣果不負所學云嘉慶丙子舉

於鄉道光壬午成進士以知縣銓發江西權廣昌德興會昌

補新城調贛縣敘獲盜功以知州升用攝永豐服除再補貴

溪調南昌用卓薦擢定南廳同知權義甯甯都二州補南昌

同知權饒州廣信二郡循捐米京倉格得知府銜復循捐格

得升道員再署江西鹽法道 簡授河南河北兵備道奉檄
入大梁主軍興供張賊至佐城守有功 賞戴花翎加按察
使銜河帥卒 詔行河督事坐河溢鑄秩仍令自効旋復原
官疾作卒陳橋工次年六十有二其官自縣令洊擢至監司
署東河河道總督其階自通議大夫至資政大夫江右鄉閭
分校者二監試者二提調者一公吏績多在江右凡三至農
田水利學校教化靡不舉民尸而祝之然其大者在識議與
處置卓絕過人遠甚於韻作韻郡利病書言莠民有三曰會
匪盜賊鹽梟三者急則合緩則散治之之法有四曰寬處分
裕經費聯保甲興文學太府臆其說鄰邑龍南大姓廖李世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三

六

爭山爲仇令往封閉以廖從李憤投石誤傷令走白守請兵
公亟謁守曰吏往足縛獻不煩兵也守曰孰可卽自請行先
使吏諷告之皆投械叩頭曰惟命至則繁倡噪者六人還闔
村帖然江右郭外歲冬設厰行糜粥待貧者人日給籌予簞
食南昌新建二令主之或請易錢會湖北流民大至大府令
復行粥公請別議賑不從赴者至十二萬人不能給呼號踰
藉死者相枕洵洵且入城大吏議閉城授兵公爭曰是驅使
亂也請罷粥給錢亟榜通衢尅期分棚如其言乃定漕之訖
也起於銀貴道光丁未臨川民聚城下譴叟守令白請兵中
丞吳公遣公往開城曉譬平其兌納民歡呼載道明年樂川

等邑相繼以漕事譁貴溪尤甚公適權廣信但捕逮鼓眾者
餘不問大吏咎其寬縱吳公亦惑焉或勸且勉從公曰銀貴
吏又持之急官困民獨不困耶奈何遽目爲畔逆吾非市恩
亦不敢避責然竟移公南昌使讞長甯崇義會匪獄吳公徐
聞公言大悟以貴溪獄付公僅論四人死其會匪連坐亦多
得輕比全活無算此其尤磊落大者他不勝書也公號爲達
於政乃其兵事亦練在江西扼海關賊拆北而走在大梁值
故相琦善公充 欽差大臣督師南下調發供億悉倚公倉
卒無格令一切辦治己而逆賊由歸德犯大梁撫軍他出或
謂公盍返任公不可偕官吏乘堞日夕拒守賊氣奪走去則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三 七

率師次彰德邊之而河北聯莊會起藉團練抗租賦公進議
曰是非江右比彼民困困者宜恤驟威以兵必變此民悍悍
者宜懲不懾以兵且亂當事者不納由是禍大熾卒主用兵
公亦馳驅勦撫乃得平論者見公儒生不意膽智開敏如是
咸大驚異最後受河事連值洛洞又窘度支殆不可爲咸豐
甲寅伏汎大漲漂塚埽皆盡公露坐隄上去僅一老兵侍
隄齧過半矣比明兵役復集乃貸料於民撻治三晝夜隄卒
完次年權河督甫十日夜大風雨蘭陽隄決公馳奏自劾

上雖予譴仍責後效丙辰五月河帥上公勤勞狀 詔復其
職公荷 上寬仁又念父子叨 國恩益感奮盡瘁宣防其

年六月疾草伏枕處分皆治河事惟以決口未塞爲憾竟卒於工次著有問梅軒詩文集宦海一蠡教士彙編他論撰甚多公政事緣飾儒雅德興邑先儒余瀚父子從朱子遊舊志載理學爲私憾者削去公復補入之浮梁金鄭二姓互詆其祖公据新唐書謂各爲其主有功德於民一也兩家悅而解公居官治事一於誠不知有禍福處寮友上官依於怨不知有嫌怨事親孝訓導公沒廬墓三年兄弟友愛無私財置義莊贈族里黨待以舉火者數十家葺家乘尤合史法配時夫人 誥封夫人側室張萬謝皆 封宜人子六長琦齡道光庚子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順天府府尹次琦沅州庠生先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三

七

公卒次琦候選同知次琬鹽提舉候選通判次琦鴻早卒次琦清候選同知女二長適同里從九品雷震春早卒次殤孫四宸英榮英冠英提舉銜候選通判女孫九公葬某原柏心爲公長君禮闈分校所得士承命撰石誌惟公吏能比尹翁歸而文雅過之功德比韋丹而威略過之又勤其官而沒宜銘以示無窮謹銘曰

備文武惟所施民與兵罔不治肩勞勩忘險夷晚騰上捷石
菑死勤事不愆遺子承構挺皋夔世濟美耀鼎彝封馬鬣粵
山陔納元壤鐫此辭千百世良吏師

翰林院編修李君墓誌銘

君姓李氏諱杭字孟龍湘陰人文恭公長子也文恭公諱星
沈宦業事蹟 國史有傳君幼卽穎慧絕倫五歲背誦唐詩
三百首七歲能爲五言詩長老大驚目爲奇童湯海秋農曹
尤賞異以小友呼之甫冠補博士弟子食餼道光癸卯登賢
書甲辰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輪對後假還
三年遽以咯血終君頎秀雙眸清澈見者謂神仙中人博綜
載籍負才雄駿尤好爲詩上薄風騷漢魏沉酣於太白子美
馳驟於退之子瞻下訖明之何李所作皆怒而飛翼若垂天
之雲海內高才碩彥咸歛軍莫敢摩壘是時 宣宗勵精綜
覈以館閣儲才有重任則拔擢用之唱第得君 天顏良悅

百廿堂全集

卷四十三

七

召對策勵甚至後文恭疏謝及再入覲皆 諭以訓勗汝
子杭以備植幹君感激 殊眷謂 聖主寵世臣最優且如

宋仁宗目蘇軾者見待則益潛心經世之學儲以應用凡自
歷代治忽及時政得失講明切究叅以先儒論定分冊條記
今猶有鱗次在篋者嘉道以來湘中英才蔚起爲四方冠君
之挺生適丁其際及嶺西變作埽地誓師揮戈定亂文武躍
起致位將相疏爵析圭者皆熊湘傑幾於旂常不能勝紀則
君已埋光剝采委體山阿矣然君體用明達學術正大方釋
褐之初論者皆謂張始興李鄴侯復出孰知竟以天年早終
邪嗟乎遭不世之遇挾不世出之才曾不得展其醞蓄勸相

國家僅以文字表見與賈生終童相後先此有識之士所以爲君咨嗟涕洟者也君性孝友事祖母陳太夫人及文恭公依依如孺子容遭母太夫人憂幾至骨立與同懷弟概恒學問相師友遇庶弟榛初無歧視志尙清整官京朝與趨庭卷軸外無他嗜交尤慎所心敬者不過數人於石交恒傾卮膽好學而貧者必濟之友有過必面折且反覆盡其言乃止遺集曰小芋香館者已梓行君生道光元年辛巳十月二十九日丑時卒道光二十有八年戊申三月二十三日子時年財二十有八勅授儒林郎配郭安人工詩先君卒繼配徐安人均無出以叔氏桓之子輔燿爲其後優貢生孫相鈞君百柱室全集

卷四十三

三

墓善化河西張家冲叔氏謂柏心當爲文納諸幽竊柏心於君忝同舉自顧年齒倍君才則不逮遠甚今顧後死乃以槁項黃馘濺淚和墨爲君誌墓也悲夫銘曰

才與遇兮適相副孰天閔兮匿奇光懷皋契兮睇申甫道有餘兮命不長挾遺編兮凌算斗耿萬文兮垂其芒粲雲霞兮環茲岡世相延兮襲嘉祥

候選教諭譚君墓誌銘

國朝自

高宗時英儒輩出遠承漢學修明馬鄭之業其

高才博辨者復馳騁七略九流參稽綜貫以淹洽名家者精深鴻富號爲極盛大抵吳越之彥爲多而吾楚譚君力臣生

數十年後起穹山幽壑中聞風嚮慕積所研窮遂與通才奧
學相頡頏可不謂卓然奇傑也哉君諱大勳字兆元一字力
臣先世自巴東徙居長陽磨市代以文學相嬗曾祖鏞郡增
生祖應洙邑附生 馳贈修職郎考楚歲貢生鄖陽府學訓
導子二君其長也誕時重闡在堂稱爲充閭之慶甫四齡白
蓮賊起訓導公練壯士從征君母彭孺人攜之遷避試以字
能識卽爲授經十七補縣學生旋食餼訓導公客幕府命君
問業外祖良菴公蘄水學舍道光乙酉科選拔貢生 廷試
後遂羈輦下應京兆肄業太學凡六年同輩多騰騫或諷以
謁要津君謝曰日下人才藪吾來求廣吾學不圖仕也主蔭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三 三

副憲葉給諫宅以熊腴村大令陳其山比部爲師而友仁和
龔定盦舍人江都汪孟慈農部定盦才雄學贍一時孟慈又
容甫先生子也故君之探討聞見益渾渾無涯洙所作復禮
書朝鮮使者索之播其國中比歸居彭孺人憂侍訓導公于
鄖主鄖山講席兼治郡守幕中文字訓導歸田君乃遊中州
湘桂兩至粵東爵相葉公薦主惠來講席亦兼治高要記室
是時兩粵盜賊方起君亦倦遊歸矣歸而賊氛延于楚所在
郡邑督治團練里中推君董之獲盜未嘗濫誅訓導公年九
秩親見五世同堂守令上其事鄉人榮之逾八年訓導公捐
館君耄矣哀毀如禮邑田逆稱亂都轉唐公以師平之慕君

名殷勤延攬乞君文紀戰事勒諸石薦主本邑書院徧語人
曰此經師人師也因主修邑乘勒爲成書會胡恕堂中丞走
書相招擬赴之疾作遂不起君治經史徧覽百家獵微探蹟
以精博稱爲駢文自東漢六代至三唐鎔冶而出之閎整若
彥昇休文鋒穎則劉孝標劉子元詩典則冲和體潔而意遠
世之矜淵雅者則不工詞藝詡才藻者又多涉孤陋君乃兼
長並擅破小儒曲士之樊籬蓋超然比肩大雅之林矣顧華
首含章不得如稚存淵如諸老輩取巍科上第名震遠近持
著作照耀承明石渠間獨韜光歛耀偃蹇空山至于歿齒嗟
乎其可悲也已君於事機尤識大體在邸時准引多滯商白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三 三

大府請搜索南旋糧艘絕夾帶君上書郡守寬其禁在高要
粵民已多剽掠君憂之作團練論上郡守用其法郡以安吏
某甲失當道意以千金丐君緩頰却其金卒爲斡旋之事竟
解君語人曰受金則汗吾節矣然渠理直不言且別生事端
歸舟遇盜胫其篋惟研材盜笑曰公何廉也所著駢散文古
今體詩讀書一得讀詩一得水經注刊誤新唐書摘繆明事
類編焦氏易林辨同長陽志備攷惟駢文及詩梓三之一配
楊孺人子四啟垣縣學廩生啟墉恩貢生啟塾啟壁郡增生
璧早卒塾後公數日卒女二皆適士族孫四文錯縣學廩生
軍功候選訓導文鑑嗣壁後文銑文鑠曾孫二垣葬君祖塋

側請柏心爲銘納諸壙柏心惜君之韞櫝藝文而不登東觀
歷西清也銘曰

高文未掌乎典冊膺仕未躡乎公卿夫孰知不我假者其浮
榮而不我閔者其菁英耶

彭宜人墓誌銘

道光戊申冬彭于蕃太守自滇南上計朝京師相遇於鄂渚
謂柏心曰亡室饒宜人葬有日矣心哀其賢淑懼沒沒也請
以壙石之文屬吾子卽出示所自爲傳略則謹就而敘之宜
人長沙縣人也世爲衣冠族考宗衡娶於江夏陳氏遂僑焉
故宜人產江夏兄殤考繼沒嗣子復病廢依母氏以居貧甚
仰食刺繡工敏奇麗見者驚爲神宜人舅氏陳叟善知人于
蕃時猶童年一見卽偉之走語宜人母曰爲女甥相攸無若
彭氏子者遂以字焉年十九歸于蕃貧亦相埒恒斥歛具佐
其乏事舅姑尤謹家無婢媪躬井臼烹飪不言瘁雞鳴卽興
宵分未寐事無不整理者姑馬太宜人嘗慰勞之曰盍少休
矣然勤動如故舅感末疾卧不起者彌年姑得痰疾五年不
廖日夕侍側湯藥食飲手進之姑疾亟執宜人手曰若爲吾
婦直吾女也哭失聲乃沒初于蕃以孝廉計偕不能治裝襪
被空兩手入都委家事宜人涕泣訣曰苟富貴毋相忘次年
遂成進士入史館久之于蕃北上旣改官復偕至滇涖浪宮

大關昆明各邑凡金穀事悉宜人代之勾稽分欸目爲正雜
二簿其正欸則封置別所題曰官帑不得移他出納亦謹登
諸籍戒于蕃曰非義毋溷吾籍毋入吾室于蕃心重其言適
北平劉雲者于蕃女弟也宜人絕愛憐之間遣相繼馬石
夫先生者于蕃母舅也宜人不以途遙忘飲助于蕃從弟岱
者少孤露來依宜人撫之必以立志行爲勗始宜人與于蕃
兩家困約同終鮮兄弟又同伉儷間相視如同氣比于蕃登
第出宰崎嶇相從踰萬里於是有祿糈有黻佩榮貴鼎鼐子
婦諸孫列侍非復牛衣對泣時矣不旋踵而朝華先萎須臾
之欣快償夙昔之况瘁萬不及一焉淑德惠問不以延福算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二

四

益以增惋悼嗟乎其殆所謂命也夫宜人之卒也以道光某
年月日其生也以嘉慶癸亥年十二月朔日春秋四十有四
覃恩勅封孺人晉 贈宜人子四汝琛某官娶婦童汝琮
邑庠生娶婦蔣汝璋六齡而殤幼者彌月殤女五長字馮次
殤三字徐四五尙幼孫二念宸念宇女孫二皆汝琛出宜人
好書史時時有所鈔纂獨未嘗爲詩某年月日葬某原宜人
事舅姑以孝佐夫子以廉律身以勤鞠育以慈準於法宜有

銘銘曰

奚福之嗇而德之厚儲祉衍祥以翊厥後

譚太孺人墓誌銘

嗟乎自鄂經三陌士女之引決者不勝計瑤璧璿珠相率委
於烈骸凶鋒豈非禮義之防教澤至深雖閨幃皆能與志士
同趨哉今又得譚母余太孺人殉難事太孺人者譚本中之
本生母也泣請於柏心曰日本中幼出嗣伯父爲後當吾母殉
難本中出館武昌惟弟應中侍其事慘其志最烈吾子其闢
之以辭光於幽壙死且不朽乃按狀序之太孺人江夏人也
考文炯廩生年十九歸候選縣丞如亭先生能婉以敬處娣
姒也和待姻隣也惠御婢媪也寬治酒漿也潔生子四女二
譚氏本籍南豐後乃附籍江夏世治法家言縣丞君恒遠館
家事委太孺人黽勉支持多倚以濟自其少時已解文義多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三 五

識前代淑媛事後遇暇時往往執卷潛玩尤喜呂新吾先生
集采其可爲家法者呼兩女講授之咸豐二年十二月四日
粵賊陷鄂其長女及應中婦侍側長女請曰兒與弟婦義不
受辱惟死可以全貞弟當走免往求父兄子婦楊意亦同太
孺人曰善出緜丈餘裂爲三分授之長女及子婦楊趨樓上
縊死太孺人呼應中曰吾亦死耳汝視吾氣絕卽移藏僻處
卽速走求汝父及兄存譚氏宗祧應中伏地哭則怒叱之曰
若欲殉我乃昧大義令我無以下見舅姑安在其爲孝也起
自經於厨應中號慟昏絕周輔廷者其次女夫也適來探視
掖應中起語以賊尙無城禁疾走可脫相與坎地覆尸挾之

出城竟免間關十餘日始達其父兄所次年正月賊走其兄弟奔還啟視遺骸無恙備槥改歛而葬諸先塋之次子婦楊祔焉以長女柩還吳氏葬於字壻墓側大吏以事問諸朝得邀 褒卹入祀昭忠祠邦人以爲榮太孺人生於嘉慶己未九月五日亥時年五十有四長女曰寶貞字吳氏子達芝未行而壻死遂往守貞臨難死馬次女曰寶淑旣嫁以婉難死其壻卽周輔廷也太孺人懿行多矣至其蹈義之勇屹乎若植天柱而絜地維也銘曰

婦德之稱不出內則孰謂橫流有此毅力軀命甚微義不可忒女及子婦均無孺色從死如歸臨危不惑賁育雖勇豈逮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三

三

巾幗我爲銘之禮宗是式

百杜堂全集卷四十四

監利王栢心子壽著

忠蹟贊

有序

忠蹟者贈朝議大夫知府銜廣東從化縣知縣李公心奮殉節之所也謹按公諱福培字仲謙其自號曰心奮無錫人也弱冠舉於鄉公車十三上不第道光丙戌考授左翼宗學教習期滿以知縣用咸豐庚戌謁選授廣東從化縣知縣邑荒瘠頻有潦旱公至力請於上爲緩征奉檄會擒不軌之民百餘人置之法癸丑鄰邑賊起嘯所屬之烏石墟奉檄會勦親冒矢石受創者三仍督戰遂誅百五十人餘黨潰走甲寅五月各邑賊大熾犯廣州擾佛鎮邑介居萬山中毗連七邑皆盜賊之淵出沒煽誘防範綦難地又荒儉募勇不可得經費道梗與省門聲聞俱斷乃密申牒請於制府選勁兵二千分屯花縣石角及從化太平場保障諸邑且斷賊糧道不得報乃自募壯丁財數百人與少尉趙應端及其從弟性培分將之七月賊數千突至公與趙尉迎戰賊分陷北門公潰圍出適邑人以鄉團來援潰卒稍集率以進一戰而捷城乃復自是連戰凡七勝殺賊八百餘賊將遁矣而奸人碁之益召賊黨遂不敵壯勇皆無鬥志東門陷公與趙尉登學宮尊經閣北面拜曰臣力竭惟一死以報國賊蠶至公嚼血罵不絕

百杜堂全集

卷四十四

一

賊猶戒勿犯好官稍引去公氣益厲投石擊賊傷數人賊怒積薪燔之公與趙尉及從弟斃煙燄中從而殉者家丁壯勇凡十一人皆燔焉甲寅九月二十七日也事聞 贈卹有加當公授命處與其弟血影在地灌之愈顯後任令尹加石關護之題曰忠蹟昭然嗟乎烈哉柏心客漢陽公之第三子鎮衡持公遺事徵題聞公有遺像未之見也覽誌傳中載忠蹟一則凜凜有生氣乃作贊曰

公之英靈當騎尾箕不游天上瀆影階墀尊經之閣萬古屢屨糜軀噴血風雨不移久滯春官縮符嶺嶠山藪叢深民風凶慄七邑之衝奸徒聚嘯掠市屠村矜其桀驁公奮厥武禁百杜堂全集 卷四十四 二

奸詰戎荒瘠下邑軍實不充然猶激勵躍馬彎弓大呼深入屢挫賊鋒反側四起進犯羊城長蛇毒虺引類縱橫道梗援絕彈丸震驚公乃揮淚削牘請兵勁卒二千分屯險阻以斷賊糧以固吾圉其旁七邑皆得安堵良策不從嗟哉大府賊益麇至日爲鬥場七戰七捷我武猶揚有尉有弟飲血裹瘡賊至愈眾勢乃披猖公退而憇尊經之閣與尉及弟授命相約厲聲罵賊恨不吞嚼賊曰好官稍稍引却公憤投石裂賊之顛羣賊乃怒大積薪芻縱火焚之燄過洪鑪身與六經併此焦枯亦聞趙尉與公從弟尚有從者十餘壯士同化埃塵崑岡玉燬垂作耿光與公並燁事聞 贈卹 優詔特褒所

尤異者濺血不銷宛然具體鬼雄可招雕闌加護忠蹟彌昭
昔聞卞壺握爪透拳忠貞之性沒而猶堅以公方之夫何間
然精金百鍊光氣逾鮮吁嗟劫灰獨留毅魄祝融之威難燬
此迹死所得矣見者護惜勿踐履之千年化碧

李萼村太守像贊

并序

柏心未識萼村先生其嗣君紫藩明府令吾郡之公安頻歲
泊灾活飢黎無算他所行惠政不勝舉楚之言循吏者未能
或之先也心敬之遂定交焉紫藩時時爲述其先君子治績
又出諸賢所撰誌銘表傳誄詞讀之諸賢皆能文章不妄褒
美者以是知先生起佐史至二千石受天子宰相之知遺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四 三

家所論次者敬系之贊其詞曰

公昔抱關威行惠流何秩之卑而績之優秩卑何傷余不負
丞不負伊何曰余飲冰十有餘年乃得飛鳥匪衝則邊匪疲
則瘠折腰奚辱塵甑奚貧遑恤其他唯卹吾民春陽之煦蘇
及根菱誠心之積金石爲開逃矣窮櫛幽隱不遺嘖呻疾苦
如在帟帷撫之字之教之誨之早夜思之唯恐弗逮彼勢如
山剛則不吐顧此矜寡則不敢侮鶴鳴九臯美政流聞輔臣
推轂 帝獎厥勤高車形旌專城海隅俄而恒化父老歛獻

論者惜公蘊此奇抱遇合太遲未竟長道誣雖近似詎得其
眞公之康濟在屈猶伸其視蒸氓不啻鶉鷄均哺共乳直以
翼覆民之舍德譬飲膏露醕醲甘芬忘其饜飫桐鄉嗇夫頴
川令長匪公匪卿名播天壤公之微猷豈以位掩大用非加
小試非貶何況聲勳揚於帝廷有子繼之仰紹先型未識
公面今覲遺容洒然清飈謾謾長松緬稽治行近代循良敢
告史氏青簡用光

心耕圖贊

爲李紫藩明府作

方寸之田知愚共有耕焉則獲倍億萬畝本仁陳義或耘或
耔善禾性米其實離離盛濟不傷大旱不槁達以贍世窮裕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四 四

其道昔之賢聖菑畬是勤厥功所極配天粒民毋曰美種或
爲穉稗毋曰沃壤終焉荒穢墾而藝之紹彼聖功情而廢之
趨與愚同勉勉李侯循吏子孫稽田力穡施於後昆侯不敢
怠肯播肯穫出試烹鮮輿頌交作侯益勤止願圖自勵廉以
律躬豐以利濟民曰我侯匪直聰明撫字安集人獲再生祝
侯登進豈第干祿宏此有秋皇人壽穀

汲黯嚴助終軍王褒張敞贊

在漢武宣之世崇儒雅飾治具招徠魁傑布之闕下異人輻
輳應時而出若汲黯之補闕禁中嚴助之出入風議終軍之
奉使請宣國威王褒之奏頌張敞之上書願治劇郡皆閑駿

博辨英達奮擢泥滓之中吐奇禁闔之前忱慷自負伸其素
懷流聲將來偉矣然非遭逢英主須才之會且蚶蟻潛屈垂
白不見錄用烏能建節效能卓卓若此乎雖然數子者材略
殊絕不甘掩遏卒致顯遇不可謂非善於用時者也余覽其
行事有慕焉均爲之贊

汲君忠懇國之諫輔天麟峙角霜鶻薦羽維帝雄侈外施仁
義絕漠窮兵介邱飾瑞君刮其藁亦挫其株雖復萌盛終顧
而吁大臣阿旨小吏文深脂韋其舌戈矛其心君獨巖然正
色譏彈將軍敬禮逆藩寢奸山有猛獸藜藿不采滔滔頽波
杌石崦岫宏方被譴湯亦下吏君獨委蛇出入禁地搜龍不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四 五
怒履虎不啞古社稷臣復見遺直義激懦夫百世猶興願懷
懷亮獻納丹宸

東海巖生承明侍從偉辯湧泉捷詞飛韉維時枚馬東方之
儔並參紫闥貢策紆籌蠢爾閩夷侵鄰犯順帝赫斯怒風霆
其震舉朝牽制議稽天誅生也抗辯持節長驅央央白旆桓
桓虎旅往批其險遂刊其阻小醜惕誓自斧厥吭天討有罪
順撫其良南越懷德如彼覆幬殊荒率俾日月所照殲凶擾
氓惟帝之功鋪威抗稜惟辯之雄惟漢遠駕惟生燿奇休矣
竹冊千載一時
英英子雲西遊帝都黃鵠遠舉豈眷泥塗大漢綌休薦燎郊

宮標訛炎感芬懿豐融般般之獸來遊來止亦有奇木交柯
異祗首陳偉對嘉應以明皇帝盛德塞于無垠昆邪右社單
于犇漠宜登東岱顯應祓飾藐茲南越憑險而驕請受長纒
繫之入朝單車所指望風頓首舉國內屬依漢高厚漢威有
截達于嶺表生建其策功逾橫草緬想棄繻抑何雄恢因緣
嘉會鬱爲雲雷

子淵軼才中和作詩英譽颺起溢于彤墀峩峩攬轡碧雞金
馬鋪張閔床摘揚文雅猗歟獻頌慕說津津曠世聖主篤生
賢臣尹旣鼎耳說操縮版泥滓淹晦屈躓蹇舛一旦奮驥大
風吹垢三光照身萬象在手寥寥曠古何代無賢荀卿去楚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四

六

樂毅辭燕雲雷屯鬱魂潛意傷匪世乏才遭時則良我諷此
詞感極涕零吁嗟旂常望古如新

子高幹敏吏能爲最攘臂匡贊動奮時會明明天子勵精在
上有位于朝宜思弼亮臣儆庸愚仰祿天室豈敢憚勤自暇
自逸臣聞膠東渤海之間有莠有菑蘊其狂姦臣請自效得
領劇郡奏上方略以擾以鎮天子曰俞試之膠東膠東翕然
人和政通繼遷京兆亦有能名數上封事譽譽直聲嚮使盤
桓保寵全身鋒穎韜韞奇節以淪偉哉良牧自垂懿績視此

恍惚志士之則

恩慶編頌有序

恩慶編頌

有序

雲間姜氏其家六世以孝行聞又屢邀旌閭之典故彙爲一編顏之曰恩慶余讀之終卷作而曰盛矣哉古未嘗有也昔者孔子志在孝經嘗舉以授曾子及門中唯稱閔子之孝蓋其難也漢世舉吏多察孝晉書始以孝友立傳自是以降史不絕書然未有一門累世克濟其孝者唐書載朱仁軌楊炎之家皆門立六闕亦不聞其孝子孝婦競爽儷美若此之盛也姜氏之先其刲股者一冒又救父者二以毀與吮癰得疾且死者各一吮母目復明感夢心動罷試奉母者各一其孝婦則有乳姑者忍死繼嗣以慰堂上者有劓肱愈姑者其餘承顏奉養之節不勝紀也有一於此皆在必傳况其紛綸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四

七

若此耶况其內外蒸蒸駢見疊出者耶今夫閭巷之家有秉性淳懿者其於天顯民彝未敢或斲也然漸漬未深不再傳而愛敬之情竭矣若姜氏者口未嘗相語以孝也而目所染者莫非豫順之象情未嘗相示以孝也而耳所濡者莫非雍和之風前無所勸後無所傲油然而與之俱化彼其於孝若水火之趨燥濕陰陽之運寒暑若飢之求食寒之求衣也此無他觀感切而薰蒸久也崑山產玉皆爲夜光鄧林擢材皆爲豫章姜氏之孝蓋若性然天固特鍾之以薈美而萃淑又沐浴於聖代孝治之化鴻龐溥洽故應期而出發於一門適與清風相應閱二百餘年如蹈一轍累朝褒嘉彰厥宅里

史臣書之爲曠數千載罕覲之奇薄海內外傳之使丈夫女子皆興起其孝愛之心盛矣哉古未嘗有也於是爲作頌曰
彭城廣漢是爲二姜曰肱曰詩至行聿彰雲間繼之先後相望載茲孝德克篤前光孝德不匱六世弗失奇節庸行厥趨則一化彼相內是循是率愛敬內隆孝各相匹美士之區嘉禾遂生層城之巔靈草敷榮玉無不粹金無不貞惟孝繼孝習與性成稽諸曩史孝友立傳永世克孝實爲覩見歷二百年家風相扇彼若故常人自耀炫天非偏毓 帝豈虛褒醕醲蒸被適與運遭溫綸駢疊綽楔增高陋彼漢世七葉金貂我求孝德莫如姜氏峻比吳山源同婁水天道輔仁永錫無已何以錫之世世孝子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四

八

孝婦頌

孝婦者潛江劉君某之室余孺人也姑病甚醫者術窮孺人潛剖臂肉投鼎中濡藥進之飲訖病立愈劉君後乃廉得其故孺人猶戒勿言今年夏其次君崔然茂才過訪徵題其事爲作頌一篇

有姑遘疾殆將不支婦也露禱涕泣承頤剝臂取肉投鼎卽糜和藥以進立甦阨危闕不自言以手加額天子廉問乃得其迹諦視血痕羅襦盡赤仍戒勿宣默如平昔嗟乎至孝母忘其愚頂踵可捐遑卹肌膚精誠上感神明下扶緣性所發

豈名是沽天之祐之姑也壽考身亦逢吉克昌厥後蔚起機雲荆璆並剖亭亭孫枝亦拳頰茹驂鸞渺矣播美青珉我爲作頌用獎彝倫誰司煒管曷告 楓宸表閭旌孝以勵千春

白鳥頌

有序

徐州張石卿先生總制滇黔部下回民以白鳥獻今年十月公舟赴長沙將奉 命赴 闕柏心往送舟中公命出籠中白鳥見示質潔而性馴因謂柏心曰子爲我記之謹按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鳥孝鳥也白者色之潔者也又有反哺之義爲遠人懷惠而來之占前史所載漢章帝元和元年詔曰白鳥神雀甘露屢臻北魏時凡七見南齊高帝謁廟始畢有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四

九

獻白鳥者宋治平四年贊善陳世脩獻白鳥其餘士夫家以孝德感致亦往往有焉往者滇南民回文訂釁作禍深斬刈相循反覆不休殆十數稔矣自公以文武威信往涖之誅其桀驁撫其柔良選吏脩政務農通商無偏無黨惟詐虞猜嫌之是泯久之眾皆翕然從化無敢胥戕胥虐者遠人畏威懷德來獻茲禽又適出於回族此其革面去污作新之效也和氣感召至速且著茲者公朝京師值 新天子嗣 初服諒 陰宅憂 聖情哀慕方奉 大行梓宮營治 山陵攀號雨泣感動萬方俟免喪乃祇見 宗廟舉行大禘蒸蒸至孝格於幽明 中興應運四海以爲殷高周成復見反側不逞之

徒必有滌除舊惡投戈自縛請歸死於司敗者白鳥之見適
當斯時其爲二事應昭然無疑公宜以是表獻且請宣付史
館登之圖牒用彰我國家貞符靈貺永永無疆之休柏心
不辭舛陋序而頌之其詞曰

滇暹之民回族雜處同壤爲仇流血邊土諭之不率禁之不
從蠢爾蠻觸迭肆其凶覆載至仁豈棄荒服如何蚩蚩自相
殄戮顯允張公文武爲憲殲其首亂平其宿怨罔有強弱悖
者斯芟罔有族類良者斯安爲別宅里爲選賢吏以杜詐虞
以閔顛顛翻飛煥動和氣昭蘇回族有叟來獻白鳥素羸皓
尾立若凝雪旣惠且馴振鷺同潔威德遠被瑞應斯來洗心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四

十

革面好音是懷王者大孝茲禽乃見強梗來歸亦著其驗嗣
皇宅憂感愴靡窮聖情哀慕上徹昊穹天贊中興萬方效

順孰不祇懼敢不承命茲禽遊止休覬炳靈公朝帝所宜

獻闕廷告於中外無或干紀震動恪共戴新天子公作

名公對揚王麻罔俾白雉專美有周

蔡蓀庭上舍貽墨石文具六種各繫以銘

緇而入素而出此知白守黑之術也亦藉以滌吾之時質

筆孟

濟濟筆公森然格載錫元圭以彰正直

筆牀

黑守是間積爲元石之山

墨牀

漆城蕩蕩毛穎所居元雲欲起渴蛟怒攄筆筒

墨胎析壤內蘊赤忱面如冷鐵報君丹心印泥盃

毛錐列陣拳石崢嶸立而望之森然五兵色如浴鐵戰氣方

盈金壺翻汁碧海掣鯨筆架

竹根爲石所壓形狹而匾截爲筆筒作銘三首

嘉汝節之疏直略汝貌之龍鍾汝孤竹君之裔也宜大啟管
城子之封

裂石而出不作圓通古之遺直尙友筆公

抱茲狷節腹儉無傷五千文字助汝撐腸

芝鹿几銘三首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四

十一

支離其德我與爾卧隱嗒然南郭子蒲輪徵車不及此

安不汝離危不汝遺予散人也故惟散木之是知

汝歸於樸我息其孱將共處夫材不材之間

百柱堂全集卷四十五

監利王柏心子壽著

朱伯韓侍御新鏡歌跋

新鏡歌者侍御桂林朱君伯韓作推述本朝列聖武功起太祖高皇帝至仁宗睿皇帝戰勝攻取之迹紀其大者凡五十有章洪惟我列祖列宗肇造區寓龕暴定亂兵如雷風無敢旅拒窮沙遠海重譯數萬里皆郡縣而尉候之盛哉開闢所未有斯實恭天成命亦廟算之勝也而軍容武德猶未被筦絃薦郊廟中外臣子之心咸懷蘊結雖列聖謙讓有功不伐抑豈非闕美歟且兵者國之大事爲後百柱堂全集卷四十五

一

代法 聖清武烈凌跨萬古載於累朝實錄及方略諸書綦備矣然機要在未盡顯揭於篇也夫默運乎神明而綜攬平權綱創之於前爲於鑠者定之原垂之於後爲千萬世聖子神孫紹聞率履之規斯豈非機要之大者歟豈若聲之於詩諷誦在庭尤深切而著明也歟嘗推論帝王用兵謀與斷猶次之其機要最先者有二端焉曰知人善任使而已曰信賞必罰而已自黃帝以來未有不由是者故敵之強弱不同也功之遲速不同也親征之與命將不同也安內之與攘外不同也然揆夫制勝之道唯此二端校千代等百王累黍不差而最易明者尤莫如我朝 祖宗近事蓋機要旣握

則天下之豪傑我得而制馭之矣九服之干紀我得而芟薙之矣四夷之桀黠窺伺我得而鞭笞之臣虜之矣然則侍御所以長言咏歎者在斯乎意在斯乎昔周至成康爲極盛而采薇治外猶咏歌先世征伐之事周文公告成王則曰克詰戎兵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烈召康公告康王亦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安不忘危之至意也侍御起詞臣踐諫垣文詞詠歌固其職又法周召所以告君者雖未及奏御於朝播諸樂府可謂淵乎有大臣之慮矣不然夫安取朱鷺橫吹鋪張而揚厲者爲

跋王文成手書君子亭記長卷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五

二

右王文成手書君子亭記蓋謫龍場時作夫險阻之來豪傑得之爲功名聖賢得之爲德業文成者豪傑中之聖賢也昔者重華之納風雷文王之困玉門周公遭狼跋宣聖阨陳蔡其爲險阻也多矣然履屯蹇而終濟遇明夷而不晦者惟艱貞惕厲故其道卒大亨以正也文成之處患難夷狄亦用是道爾世但震其擒逆濠平叛獮以爲儒者中有文武方略機智勇決莫若文成不知操存鎮定皆得之龍場驛中當其少年爲郎時一日策馬出關外遍覽戰守形勢詣闕條上兵事使卽見用豈不足樹勳中外然非進之憂危坎壈震撼摧挫益底於韜養深沈則功名雖盛德業未必崇也嗟乎上知如

文成猶借資險阻况挾中材而蒙晏安者哉方伯厲公伯符
市得此卷絕矜重之命柏心識諸末文成書出入二王是卷
道逸超動決爲眞蹟無疑方伯重文成書尤慕其功名德業
誠尙友而取法焉柏心卜方伯之功名日以盛德業日以崇
記中所稱君子者庶幾將復見之

跋如冠九觀察自西山卧佛寺移奉于先師畫像歸闕里紀
事册後

冠九觀察因閣讀曲阜孔君繡山之請毅然詣西山卧佛寺
僧乞得明蜀王所畫先師爲魯司寇時像復藉繡山歸之
衍聖公府始免老釋雜處事詳繡山及觀察所作記中遂裝
百柱堂全集卷四十五

三

册徵題焉觀察往在楚治郡最有聲今以持節仍來鄂渚出
此册相示柏心竊觀後世與吾道敵者老釋而已流及旣衰
怪妄叢興乃有鼓其猖狂倍譎者軋二氏駕其上彼二氏何
足惜今且駸駸欲凌蔑吾道舉一世風俗心術而陷溺之豈
不大可懼乎昔吾夫子爲魯司寇時七日而誅少正卯今此
猖狂倍譎者其爲僻萬倍於少正卯使生當時伏兩觀之誅
不待七日明矣然今也斧鉞不及施雷霆鬼神不加譴彼其
勢方橫甚則奈何曰拒敵者峻其墉障川者繕其防亦尊吾
夫子之道而已尊其道當弁尊其貌老釋且不敢雜况下於
老釋者乎夫道何道也人之大倫五帝三王之大經大法是

也由其道則人也背其道則禽也禽者又何誅焉天理無時或息人心無時或亡尊道以扶天理以正人心俟彼凶醜漸衰自歸澌滅吾道固終古常新也觀察秩益崇施益廣本衛道之心與當世維持而昌明之道其不終晦矣乎相心承命爲跋既重有感於世變因致所願望於觀察者竊不禁其言之長也

跋賢母錄

賢母左淑人者黃琴鳴觀察之室而同年子壽太史之母也淑人既歿太史重有哀者紀述賢行徵能爲文章之士得誌傳銘誄頌贊詩歌若干首都爲一帙曰賢母錄寄示柏心且百在堂全集

卷四十五

四

徵言焉錄中載賢行備矣竊考淑人所處其食貧茹荼僅十數年間事耳餘皆恬愉之境也親見觀察公擢第持節其子用文學早貴入直承明又輟天子侍從獻納之臣陳情乞養侍起居食飲者七八載年踰六十矣乃捐簪珥未有見其可悲者也然而太史之哀則以爲黻佩之華綸詰之美極人世貴寵難得之數與欣喜可羨慕之事畢致之吾母徒榮其外未足以少紓吾哀卽能采三秀擷九光立起沉疴助益年壽其以答春暉而酬罔極也亦直毫末耳於是灑泣頓顙臚賢母行事請於四方能言之輩論譔而咏歌之俾聖善徽音光昭圖訓垂之千百世而未有艾庶幾寒泉之思可以稍慰

矣乎嗟乎非賢母不能生孝子非孝子不能彰賢母養者有
涯也孝者無涯也充孝子無涯之心揚賢母無窮之名然後
乃有是錄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聞淑人嘗剖臂以愈觀
察公太史室劉安人亦爲姑剖臂若太史者其不匱也夫其
錫類也夫

跋荆宜施道續題名碑記後

荆宜施道續題名碑者觀察嚴公涓春所刊屬李香雪司馬
爲之記出示柏心命爲之跋是職也昔號簡靖今最爲雄劇
以公才略優爲之無難焉者柏心嘗攷唐大厯貞元間四方
跋扈用兵不休度支軍糈往往告罄貢賦道梗惟仰給於江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五 五
淮其掌轉運鹽鐵者則劉晏韓滉至加使相領之稱爲才臣
第一論者謂二公勛績與臨淮汾陽西平北平諸元功略等
豈不以居財賦之地宜其才略加之以忠力上助朝廷削平
禍亂下不至厲及閭閻故能翼戴中興爲有唐一代方鎮諸
臣所莫能望哉今之荆郡猶唐之江淮也巨猾橫東南楚地
最直其衝連兵攻討飛輓不絕商賈縮轂悉萃荆郡征權所
出歲恒二百萬緡以上軍興供億幾任其半皆觀察使者綜
之公以才略忠力爲大府倚重 聖主特簡適居是職下車
未及三月一切整肅租緡灌輸諸軍鳧藻暇乃具書前使者
姓名用資攷鏡柏心則謂以今時勢與公所自期者微劉韓

二公誰與歸矣區區筭權報稱之效何足爲公道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五

六



二公誰與歸矣區區筭權報稱之效何足爲公道

百柱堂全集卷四十六

雜著

監利王柏心子壽著

答客問一首

客有問於螺洲子曰鑿齒噬東南盤牙固結已四稔矣貲糧
廣人徒多未易與之爭鋒子每言賊不難平於何徵之答曰
以其勢徵之而已賊之勢異於昔矣昔以少而強今以多而
弱昔以合而盛今以分而衰昔之前驅者皆百戰凶徒亡命
劇盜今之響附者皆烏合散卒與夫驅脅民人耳以此揆之
屬數雖眾虐燄雖熾殆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今
楚南精兵莫不驍壯伉健銳於攻戰舟楫火器堅利迅疾賊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一

無能當者且民之怨賊痛入骨髓彼逼鄰賊境者特劫於威
虐耳稍遠焉無復有從之者矣凡此皆逆賊亡徵也賊踞金
陵爲窟穴游兵蠶食皖省之大半時復分擾楚北江右爲掠
糧計然東不敢窺齊北不敢犯豫者則以爪揚廬江皆爲我
所扼故也但使江右楚北悉已肅清則全據上游尅期大舉
直搗建康取之若拉朽耳取之之策選將爲先次則選兵得
良將數人勁兵十萬足以梟夷羣逆矣方今文臣習與賊戰
勛望赫然者少司馬曾公都轉李公副憲袁公其尤著者也
武臣則軍門向公威重爲賊所憚水軍之帥則軍門楊公雄
略爲一時冠若明詔專任此數人爲將委以平賊必能奏

績此外爵秩雖高不習兵者毋得預焉 命曾公率楊公以舟師自上游進發都轉李公率陸師翼之會袁公引軍俱前掃除瀕江賊壘焚奪賊舟則專責之曾與楊拔取安慶甯國凡賊所嘯踞各城邑則專責之李與袁既下蕪湖使與向公會師共議攻圍又 詔兩廣督臣將舟師由海道取鎮江斷賊走路上游舟師抵白下先燔賊之舟船浮橋以戰艇載江北騎兵會於金陵城下諸軍畢集然後分方面結營每一面大將統之副以數營厚集兵力屯壘相望約令互相策應首尾救援如常山蛇勢賊不出則樹柵掘塹築長圍困之賊來戰則羸兵誘之伏勁卒於旁俟陷伏中則出縱擊而用驍騎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二

廟謨非蒙所敢議也但仿古制置護軍一人往來各營調
協諸將置軍正一人專錄軍中功罪以議賞罰此則事機之
不可少者要之以擇將爲本客退遂書所答者著於篇
論軍政

今兵久不解矣而師出無功意者徵調猶寡耶芻糧不足耶
地利尙乏險阻耶曰法強則兵強法弱則兵弱軍政不修三
者雖備猶爲敵資不修之失其大者在不擇將不選士不明
賞罰或任賞而無罰凡此皆取敗之道因循不變至於將偷
士懦避賊養寇財賦日以耗竭人民日以憔悴經年累歲奔
命不暇坐視城邑覆沒險隘捐棄羣盜滿山相挺而起而終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三
無策以制之也今將有以矯之必先於數者大加變革乃能
振刷頽玩轉敗而爲勝轉弱而爲強夫用兵莫先於擇將古
者四方有急則求猛將於是羣臣薦舉或拔自卒伍或起自
草澤往往得人今則此法久廢文武大臣推轂仗節者但先
官秩率用資格不必其曉兵善謀也及其爲將又不能納用
羣策故浪戰而敗反謂兵不可用夫軍所恃惟將將所恃惟
謀將無謀則設伏擣虛曾無勝算徒驅士卒陷之死地眾知
其不足恃也於是揮之不前鋒刃未交而先潰北是將之咎
也非盡士之怯也今卽不行薦舉或卽軍中擇其屢戰有功
者專意委任使眾心有恃庶幾士氣可以復振古有選鋒又

有百金選士貴精非貴多也無問營伍與召募皆當擇其驍武魁健與材藝矯捷者加之以服習訓練紀律分明方稱節制之師可倚以摧鋒陷陣所向無前今皆反是但欲充數惟取眾多轟飲縱博悉忘警備進不用命敗不歸營第見其雜然集渙然走而已矣坐糜廩餉益損威聲雖連百萬之眾豈足以一戰哉今宜力加澄汰去其驕惰而畱其堪戰者申嚴號令或者簡練之後皆爲鬥士乎軍志有之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欲得士之死力非重賞不足以啗之然行賞必計功伐無功而賞眾不知勸荀卿所謂于賞蹈利之兵也賞竭則怨不可用矣且賞行而罰不行無怪其威武益屈屢

戰輒敗既敗又不行罰此如驕子不可使也夫將不奉節度或異懦退縮則將宜戮士不力戰或至奔北則士宜戮而自軍興以來未聞誅一懦將逃卒欲望其前嚮殺賊死不旋踵安可得乎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速覩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速覩爲不善之害也今誠能脩明賞罰力矯前失則機猶可轉不然雖使太公爲將賁育爲卒亦不能戰勝而攻取矣又有宜矯者各省額兵孱懦所從來久遠矣疆臣諸將乃變而募勇遂成偏重然而勇之弊其最大者有數端焉今尙無術以矯之也倉卒召募未經選擇無技無膽臨陣輒北其弊一也虛張隊伍日圖支餉核其人數大抵浮冒其弊二也

本無尺籍不樂長征去來自便未加限禁脫有緩急難可倚仗其弊三也前隊失利後隊輒亂遠燒本營爭掠糧臺相率潰歸所在剽斂其弊四也激其敢戰誘以厚賞奪營攻城必先議價機即可乘無財不進其弊五也前後左右勝負進退各不相應亦不相救未陣而囂未戰而餒其弊六也賊或僞北委棄金帛貪掠賊財趨利妄進賊返乘之屢墮奸計其弊七也其前五弊惟勇則然其後二弊兵勇皆同夫募勇特應猝之法其剽疾敢戰誠勝額兵然統御非才輕進易退動致撓敗且習見戰鬪難安鄉里其後患尤有過於額兵欲偏重者失之矣又軍法主將死而卒不救者斬全隊今有將死於

陣而卒伍全逃者事後亦不治其罪是爲士不顧將軍法臨陣潰逃者軍正斬隊長隊長斬卒伍今則不然逃潰者反出資糧招其歸伍及至軍中將戰復逃視爲固然殆同兒戲是爲舉軍無法此二病者兵勇所同尤非痛革不可今賊勢漸衰有可乘之機我軍進取當先自治以上各弊能掃除而更張之然後軍政脩明銳氣頓振廓清摧陷投之所往無不如志殄羣醜如振槁矣

論四間

兵無常勢攻取無定形審其先後而已孰爲先視其間而已形勝在焉渠魁在焉彼有內隙我有餘力是謂四間四間旣

備攻取宜先今之滅賊必先金陵四間備焉故也言者謂江
右賊勢方張我舍而攻金陵金陵未易下也江右與楚壤地
連接彼乘虛而入全楚震擾東討之軍且憂狼跋故莫如先
事江右此說似也而未知四間之所在夫金陵自古立國之
地形勢重矣坐視巨猾盜據五稔肆其毒痛甚於蝮螫窟穴
愈深根本愈固南可以瞰吳越北可以窺燕齊淮泗汝潁又
其所左縈而右拂者也此其關天下輕重豈異東西秦哉宋
藝祖有言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卽指今江南其間一也
且竊號者在彼僞相署置四方羣盜依託響附皆假名遙隸
災亂民間之耳目阻遏 朝廷之聲教夫名其爲賊敵乃可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六

滅堂堂義兵征討所加不先事此何名爲除殘去賊之師奚
以示天下逆順耶其間二也今建康承內釁之後亢旱之餘
僞黨解攜無所掠食其間三也我又據上游糧食有餘師武
臣力乘勢席卷水陸東下何征不克何攻不破其間四也彼
方謂我無志於經營而不虞猝至也出其不意徑抵城下假
息游魂安所逃死梟誅元惡解散脅從拔赤子湯火之中掃
東南腥穢之氣凶渠殄滅其餘反側自然瓦解四間旣備是
攻取所宜先也雖強有所不避雖勞有所不辭也若江右之
賊但屬支黨且其地不得與金陵並論何者豫章僻在一隅
自古霸王及劇盜皆未有專據彼境得以雄長者蓋扼湖口

則不能出大江塞庾嶺則不能入交廣其所侵軼僅楚境耳
今既有王觀察一軍留屯岳陽策應防禦又有曾公及諸將
之師躡之於後彼卽欲送死終憚而不敢進遷延數月而我
已舉金陵矣必如眾說江右肅清乃圖東討竊恐彼間未可
旬月剪除而金陵大盜得以其間撫定僞眾然後圖之殆難
得志斯魏武所以致悔於西蜀高歡所以遺恨於關右者也
故愚意謂今且以江右委賊而亟圖東討以赴四閩用偏師
綴潯陽大軍徑搆金陵旣平江左豈憂豫章不下哉夫伐木
必拔其本遇流必塞其源明於攻取者必有以辨此矣

論秦豫宜備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七

天下知以戰爲守而不知守之卽爲戰又以止戰也天下知
備寇之所在而不知寇所不在者備尤急也夫吾之宿師皖
境恆數十萬者何也曰與粵逆鄰能戰乃能守也吾又宿師
山左及畿輔恆數十萬者何也曰皖豫捻賊與粵逆首尾頻
歲侵犯故以戰爲守也凡此皆視賊之所在而謹備之將卒
必居天下之選可謂守嚴而備固矣然而豫州之壤方數千
里居九州腹地道路四通三秦全境亦方數千里被山帶河
自昔號爲天府雖疆臣相望兵未闕伍土團村砦聲勢連接
皆未嘗教閱取文具而已苟幸無寇偷過目前一旦有警不
可應卒此與無兵者何異自軍興以來未聞選才臣名將開

府治師於其間當無事時蒐練軍實獎率驍銳以待緩急之用夫豫州前阻大河北接燕齊秦中爲神皋輿區肘腋并汾皆海內膏腴土產富強形勝之域今幸烽燧無驚吾以其間擇大臣有文武才望者建節秦豫如古招討宣撫者然合兩行省爲一專以厲兵講武爲事豫州扼河而守則賊不得渡卽渡而吾引師蹙其後彼必狼顧不敢深入就令深入燕齊之師戰於前秦豫之軍躡其後賊必殄盡矣秦守陝洛崤潼之險無令賊得正目而窺則雍涼安堵三晉晏然九邊諸關鎖鑰皆嚴然後以餘力分師助東南將帥速平巨猾此所謂守先於戰寇所不在而備尤急者殆無重於秦豫矣及今猶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八

可圖也因循恬嬉萬一捨賊粵逆連衡衝突秦豫瓦裂燕齊之禍必重區區三楚甲兵能救燎原哉夫竭天下之兵糜天下之財專事皖境及燕齊以成偏重之勢而委中原饒沃雄固數千里之地無良將勁兵先事守禦以示天下形勢設也狂狡窺其無備大譎長驅而犯秦豫危可立見不見元季劉福通關先生白不信與明季李自成之事乎然則以今計之莫如重秦豫重秦豫莫如擇大臣強毅有智略數將習兵者專任之使治兵於此高可建勤王翼戴之舉次可爲四方助討不庭及今圖之猶未晚也或曰是則然矣如乏財何曰合秦豫募兵不過十餘萬歲需餉不過二三百萬日夕訓練足

成勁旅所向無敵以秦豫之大籌此非難如使惡氛壓境徵兵召募財又可勝計乎或又曰舍晉地不論何也曰吾之說先其急者耳經略秦豫既有端緒晉地亦宜建軍府以戒厲士馬如此而犄角勢成何憂反側哉謀國者得吾說而次第規畫其時務之最急者乎不然竊慮他日有噬臍之悔也

兵事臆議

五則

乙卯二月作此上少司馬曾公

論固根本通饒道

楚北襟帶江漢翼蔽湖湘饒道所經最關衝要圖進勦者不可不先清內寇以固根本方今漢陽之賊與崇陽沔陽等處土賊合計不上萬人皆無舟楫資糧援師駱驛戰舸連江比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九

聞軍門塔公旋師回勦勢當易於拉朽乘此兵力勒令羣帥期以旬日滅賊務使根株盡剷芟蘖不萌然後椎牛饗士休兵一月蒐練軍實會師東下根本固饒道通自此以往皆破竹之勢矣

論進勦宜三路出師

大舉勦賊宜三路並進尤宜歸重北岸陸路之師聞金陵賊巢留守者無多其眾皆暗中抽換分據於安徽境上跨江南北屯壘相望在南岸者不過輕兵分駐掠取糧食以饋金陵在北岸者多係勁賊安慶廬州二城彼最視爲要害賊眾獷悍敢戰者往往聚此夫此兩郡途當陸路上達楚北步騎皆

可通行彼若來犯不旬日可抵蘄黃如令我軍仍前但用水路及南岸兩路出師卽使所在告捷而彼以精銳徑由北岸陸路繞出我後首尾受敵不還救則恐餽道中梗根本動搖還救則往來奔命進勦之期又涉遲回故兩路出師欲速轉遲不啻驅使上犯前事可鑒亟宜變計且我能往勦則彼不敢來犯此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若第委之北省防禦名爲拒賊實同召寇何者北省今無名將兵力最孱屢經喪敗之後望風輒潰沿江鄉團皆不可恃非變防爲勦不足紓禍通計見軍折而爲三水師則少司馬曾公自將凡諸軍進止皆奉節度焉南岸則軍門塔公將之檄江右濟師佐其後北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十

岸宜擇良將聞羅廉訪威略甚著以此一路任之而檄河南濟師在其後得習戰之士五萬足以破賊誠使水陸軍士分配旣齊糗糧火藥裝載全備尅期東下三面犄角相輔而進則制勝有餘無復返顧之憂矣

論審虛實

聞之兵家有形有聲有虛有實此數者不可不審也賊舟最盛時有二萬餘艘大半朽敗不可用今我之舟楫甚利且多賊水戰不敢與我爭利水面之賊少卽我亦無事多舟見造之艦盛載輜重憩息戰士津涯無阻取壯威勢足矣此所謂形與聲也虛也至於精銳悉力攻擊盡在陸路尤在北岸則

所謂實也賊既不用舟楫必窺伺利便挾乘風縱火之奸謀我軍帆檣太盛日夜多虞此危道也愚謂見存戰艦備用有餘宜停增造專重陸師以壯實力又我軍去秋自城陵磯至田家鎮戰無不勝全資戰艦礮勇之力今水戰漸少礮勇不能上岸殺賊自此以後亦宜停募惟簡練鬪士由陸路直搗其堅孫武言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者此類是也

論量勝算

用兵之道先料勝負不待兩軍相當也今我軍勝算有五以順誅逆一也以上游攻下游二也以飽制饑三也以整禦亂四也以有舟擊無舟五也挾五勝之勢討必亡之寇何疑何百柱堂全集卷四十六

十一

用兵先後之序

我師東下沿江賊壘若和州東西梁山采石蕪湖板渚各險要聞賊兵屯守不過各數百人剷除尙易惟安慶郡城其眾頗有一二萬人負隅死守以全力攻之拔安慶卽分兵駐守爲後路接應聲援防廬州之賊出斷江路大眾鼓行而前與向帥會師合圍彼時金陵定當瓦解覆彼窟穴俘彼凶渠四方羣盜聞之無不投戈頓顙震懼請死孰敢復有跳梁山谷

問者哉彼廬州之賊亦安所逃死乎此用兵先後之序也至於決機兩陣因敵變化出奇無窮是在臨時運用非可預定亦難遙度特師出之初方略部署大要不出乎此愚者千慮聊備芻言惟明智裁察

事機臆議

上胡潤芝撫軍

目前機宜有進勦指金陵防禦撫治三策柏心謹就管見所及掇其大且要者爲麾下陳之所賜裁察焉

興治蕪黃等處縱有殘賊旬日間即可掃蕩淨盡騰檄江右宣布兵威聲言乘勝會勦彼聞賊眾聞之自然震懼不敢萌窺楚之念然後派江東騫席卷而指金陵至此次兵勢與少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十一

司馬曾公前次克復時微有不同蓋今者我兵視前更壯賊勢視前更衰我據長江彼難掠食江左旱蝗米穀乏絕我飽而賊飢兼之金陵內訌自相剝屠黠桀悍戾者翦除過半餘眾特強附耳內隙已開其志攜矣軍出上游以武臨之自當瓦解聞麾下氣吞江表毅然以東征自任乘此威勢風行電邁戰舸當中流而下左步右騎夾之而驅直抵建業兵不血刃而一舉廓清以我懸河注海之勢乘彼亡魂禡魄之秋雖有孫吳不能爲彼謀矣速赴則摧枯拉朽而有餘遲進則踰月淹時而不足此機不可不決也既決進取之機雖時當支絀然餉糈不憂乏闕也竊意楚北荆宜襄三郡鹽關二稅辦

理得法合之武漢黃三郡全得籌餉猶可推廣計其所入足給軍興况由此至皖至江左收一邑則增一邑之餉收一郡則增一郡之餉俟克建康不但充費尙可富國以麾下之雄毅與迪蒼方伯厚蒼軍門之善戰無前何疑何憚而不投袂長驅以赴機會也哉所過堅城不必留攻出其不意從天而下蕭勺羣慝不過兩月大事濟矣

麾下旣綜水陸之師鼓行東下則楚境下游無事重防惟崇通興冶山谷叢雜與江右出入者甚多將來彼間敗竄餘賊猶不免窺伺此路今幸南省派遣之王觀察有眾五千專勤崇通等屬土寇若檄留此軍且駐崇通要地專防江右之賊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三

則僞黨不敢復萌覬覦此虎豹在山藿藜不采之效也如是而楚北安枕矣又楚北以水爲險當增設舟師方今戰艦當以什之八進勤金陵而留什之二駐泊楚皖交涉之地以防他寇上犯以護米船餽軍俟克金陵他日舟師宜於岳鄂荆襄四郡分駐無事則彈壓奸宄有事則首尾救援此設險之第一策也至崇通興冶山谷盤互民風黠悍最多反側四州邑幅員稍廣或披其地而小之使附隸旁縣或移武郡同通分駐或移叅遊等營屯駐庶足以杜奸萌而資控制其楚皖交界宜駐舟師者請移司道大員領之一以防餘寇上竄一以護餉餉下行

平亂之後選吏爲急楚北州邑吏治窳惰極矣被兵之區宜擇廉慎有方略者任之此最安民要策也江漢等邑被兵最苦者宜奏免來年租賦其荆宜襄三郡鹽課關稅與夫著名市鎮之釐金及武漢黃三屬將來推廣之抽釐牙帖足供軍餉此外山僻州縣及鄉村小集抽釐更帖捐輸一切悉可蠲除以甦瘡痍而慰人心官吏若丞倅雜流可併捐者併捐之稍節浮糴倉庫驛傳宜先修復廣軍儲通軍情此不可緩者也大小公署請俟金陵克復再議之暫用營屯之法以兵爲衛瀕江州邑仍理團練以清餘匪但團局無取科斂藉口供億至濫誅賄縱等弊尤當痛革他日兩院不必同駐一城一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十四

治鄂垣一治荆襄水陸扼塞皆有重鎮則猿臂之勢也惟此舉必須陳奏乃能定局耳

軍事臆說

與李鶴人方伯

論議變更

凡救敗之策在鑒吾所以失者變更之而已若孟明之增修國政武侯之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功布所失於天下卒能補過立功克展前志初無待於增兵益將也今我軍所以先勝後挫者非兵數少於賊也非器械不精也非形勢地利不便也又非賊之驍銳不能敵也失在眾心不和法令不明謀畫不定而糧料支應多寡遲速相去懸殊遂令軍士得以藉

口譁噪屢致潰散者蓋職此之由今惟力加變更先使知恩繼使知法後乃定謀三者立乃議進勦自無鄉者之弊

論奪賊所恃
糧之與舟賊所恃以爲生與恃以進犯者也勿令得掠以爲資此最其要宜以死力與之爭謀知賊有掠糧掠舟之謀則輕兵掩襲或縱火焚之賊食少而又無舟乃可制也

論聯鄉團

江漢二邑最近賊者鄉民忿賊痛入骨髓往往團結丁壯能與之戰此屬與賊勢不兩立惟乏火藥火器但能抗小賊若賊眾大至則股栗星散誠使以恩信聯結之稍分官軍助之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五

濟以火器令有所恃自然敢戰無前但嚴飭軍士秋毫無擾於民則眾感且奮賊無所掠漸當衰困

論借南師保南岸

檄借岳州之師平江臨湘之勇連營駐通蒲臨三屬交界要路直出江岸此既南省屏蔽與其拒之堂室不若禦之門戶如此則北省得專力保北岸庶少兼顧之虞

論戰船泊停宜擇地

江水入秋潦退多淺港渚雖多大恐膠滯必擇善地乃可駐泊晝巡夜警嚴防火攻又重陽節近風信必猛時諭舟人占視雲氣屆期泊舟必求避風之浦庶免失損此後修造力不

速前宜加慎也

論請援於江右

聞羅羅山廉訪新克義甯駐軍在彼雖有檄還江右之說只廉訪獨往猶留軍義甯統之者爲李太守續賓聞頗善戰宜速往請援具餉待之促其道通城而入轉戰至金口與之夾擊則南岸早冀肅清又足助振軍勢此機似不宜遲

論明法令

我之兵力既不及前惟有據險扼要深塹重濠日會將士而訓勵之獎其敢戰者汰其怯懦者覈實人數申明約束餉毋久懸賞毋過愆先結以恩而後行吾法有犯吾法者先戮弁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六

校而後及士卒法令既行節制既嚴然後擇利蹈瑕而進攻乃可圖也

論圖恢復

恢復之機必俟德安既克北路之師至蔡店而下義甯既克南路之師道通城而入方能相機乘勢決策進取用北路之師攻漢陽南路之師攻金口以水軍戰艦截江中流勿令武漢之賊往來相救視漢陽可拔則率北岸陸路之師因而乘之視金口可拔則分水師因而蹙之此二處皆下則省垣之賊孤立無助南北水陸四面會攻可使賊無應類矣

行營事宜管見

九則

上朝潤芝中丞

論進兵次第

方今賊踞三面我軍擊之三面並攻於策非宜蓋兵勢好合而惡分合則力多分則力少當視其瑕者攻之以愚意揣度鄂城殘破僅餘瓦礫不必急攻但外示攻勢以兵綴之勿令逸出至於賊之窟穴實在漢口其漢陽郡城地勢孤弱賊眾必少當易攻取先從此處圍擊賊委之而走既復漢陽便分戰艦數百艘駛入漢水衝賊心腹焚其浮橋及舟楫一面卽分奇兵爲二道一從漢口上游渡後湖一從塘角渡江皆會於漢口直搗其背礮船臨擊其前賊旣前後受敵勢必不支如仍伏而不出則水軍直泊漢岸陸路之師連營進逼漢口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七

掘塹守之斷其鈔略樵採不過旬日賊勢困感自當潰走隨而擊之一舉可以殄滅然後旋師拔鄂城如取檻中之獸耳是爲批亢搗虛形格勢禁之策若先事省城則彼按兵不出以逸待勞或乘我衰城堞高峻梯衝不可驟具江岸水漲穴地又不能入相持歲月徒頓兵力且兵法什則圍之今我之兵數未倍於賊不若姑置鄂城所謂兵有所不攻者是也若鄙論非繆則望且蓄兵力勿事浪戰料簡精銳激勵將士謀定而後戰聞羅廉訪已自九江率師來援俟其至也剋期同爲大舉先下漢陽卽會水陸之師夾擊漢口以全力攻之拔其本根餘若振槁矣

論襲奪資糧

聞賊在江北岸者以漢口爲正巢而以蔡店爲輔車留置輜重四出掠糧由彼處饋給漢口此可襲而燒也賊在江南岸者亦恃鈔掠爲活此必稍近要路依傍港渚乃能運送諜知所在徑往襲奪或縱火焚之賊無食必困乃可乘機制之至於小小徑路官軍不能盡知可募鄉民乘間襲奪聞江漢各鄉距賊稍遠者自相團結頗能保境渠等雖不能應赴徵調顯與賊戰然賊之掠糧村堡者多係游兵並無大眾暗諭村民勸以官賞使之潛往燔其資糧或鑿沉其舟若勢不敵但至軍前來告卽分軍馳往襲奪如此則兵民聯絡賊無所掠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文

其勢自衰昔魏武官渡之役以寡弱拒強眾所爭在糧惟能用計襲奪卒至大克光武亦謂赤眉無食吾當折箠使之蓋坐得勝算也

論用奇

聞之兩軍相當以少制眾以弱當強在於用奇用奇之道變化無窮大要不出設伏與乘夜攻擊耳凡戰必用奇正必擇險設伏徒恃勇敢深入而無後繼者最爲危道又所在防遏備多力寡情見勢絀使賊得合力以乘我虛非計之得者也賊舟賊營所在每夜縱火鼓噪擾之久則彼將習而不備我乃乘間襲擣必可得志卽謀斷賊糧亦不在處處宿兵但令

間謀精明先知所在徑往掩取疾若鷺鳥之發使彼不測多寡不知所備自然震怖不敢縱掠而我又無屯戍暴露之勞得以全力乘賊凡此皆用奇之術也

論因敵制變

孫武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聞我軍耀武索戰賊每閉營不出久之我眾饑疲彼乃開營先用馬隊衝突此欲擊吾惰歸也今當反其術以制之欲攻彼營但遣勇而無剛者先嘗之而伏精銳於旁彼出則佯北誘使入伏乃起奮擊如此者必勝是爲因敵以制變又賊每僞北委棄金帛我軍見利爭掠賊返乘之遂致挫衄自今戰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九

勝後當戒軍士有臨陣掠財者斬則隊伍整而不墮賊計矣
論嚴戒備

麾下偏城而營屢臨賊壘而賊久不出戰者此非盡其勢屈蓋將有奸謀也非圖斷吾後卽將乘夜突犯吾營否則潛結土匪期會犄角三者不可不加意嚴防夫兵者詭道不厭詐僞賊習戰已久黠猾有餘我之備豫當如周條侯李臨淮之堅壁不可犯乃爲無虞耳

論和將士

軍中所乏者良將此誠有之然才智各有高下亦在節取而用之耳或謀或勇有一於此卽可拔擢示之表的餘者自知

效慕卽如王鎮軍國才將略雖未過人然尙敢戰此輩武夫賦性獷悍不免驕蹇用人之際望曲容之獎其所長而訓其不逮使之感奮收其力用足矣不必求全也軍中有如此類者均望包涵而陶鑄之蓋武人所尙者氣也使得奮揚其氣則人人鼓舞皆能以策力自效矣方今水陸主客之師咸萃沔鄂調勦之權惟在麾下師克在和想大度必能曲示包容廣加激勸也又水師不知有總統否急須擇將以領之庶幾進退畫一號令肅然

論辨勇怯

軍中士卒勇怯不齊自古皆然今惟有精加簡別以怯者誘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十

賊以勇者擊賊嘗任智計每戰一勝眾有所恃則銳氣百倍怯者可使變而爲勇矣

論籌捐募

行營所乏者餉爲最急楚北三經賊擾民間財力殫矣請欸旣無庸議卽偶有撥解道經德安荊郡輒爲有力者先行截留而行營擊賊者反不得餉今惟有急飭羅莊兩觀察於襄陽荊宜三郡設法勸諭捐助兩觀察皆賢者能顧大局必竭力籌濟以救艱危縱不能應猝猶愈於無又鄖襄二郡民氣稍爲勁悍飭羅觀察招募勇健得數千人亦可成一軍或檄令斷截蔡店楊店賊之游兵旁犯者亦可斷賊之一臂雖未

能旦夕取辦然視他處調發似爲稍速

論臨戰勿用北軍

北來之軍只可張虛聲懾賊耳實於事勢無補也北軍旣未曉賊情勢江干非用騎之地又燥溼不常膠解筋弛弓矢難以及遠此不可使之當賊或者會攻漢口之時列騎兵於陣後助壯威勢俟賊敗走乃縱騎兵追逐耳要之我能決策鼓銳先下漢陽進攻漢口卽不待騎兵亦可制勝有餘矣甲而林居芻議 乙丑秋仲作

有經世士過林居叟訪焉曰自巨猾盜建康議者謂但覆凶巢餘黨自解澄清之期在是矣今江左全復而殘孽之轉入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三

閩廣者自如也捻賊又以其間出沒皖豫犯楚犯秦犯山左至殞我名王殲我勁騎所過斬刈焚掠無敢撓其鋒者花門部黨復相嘯聚暴骨如莽天山南北路吞噬殆遍旁連青海內逼隴右駸駸欲入邠岐關中郡邑屯險乘城不敢解甲而卧東南未靖西鄙與中州勢尤岌岌安在江表之克遂可拱手以待澄清也林居叟喟然嘆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江左旣下羣盜瓦解諸勳臣若會師并力疾追餘賊死灰何得復燃捻賊膽落矣安敢鴟張卽令送死而東南無返顧之憂以全力制之有餘矣各顧疆圉急於善後緩於追賊致蛇豕逸出復縱荼毒西征之役調發過迫士不樂行中道鼓噪潰散

相望澄清之期坐是失之此計畫之疏非鋒勢之不利也經
世士曰是旣然矣然粵逆殘孽與捻逆叛回三者皆劇寇制
之策安出林居叟曰拯溺而蹈流者俱溺救焚而灼膚者俱
焚絲亂又益勞之庸能治乎夫患有先後治之亦有先後以
愚度之粵逆殘孽其氣已衰閩廣江右之師合勢蹙之直振
槁耳叛回雖根柢已深凶性悍鷲其志不過蠶食吾不必與
之馳逐沙漠苦寒地卽隴右州郡已淪者姑且置之第斂兵
斷隴而守力保三秦徐爲之計若夫捻賊飄忽馳突兼善用
騎不持糧精望屋而食最爲難制又所蹂躪齊魯中州楚之
漢北秦之南山是皆腹心之地膏腴之壤使我南北頻梗首
尾橫決甚且震動 神京今東南將土地利不習憚於長征
中州西北久不產將若聽其虎兇率野化中原爲榛莽民不
聊生恐有他盜乘之而起此腹心之憂也故方今之策以先
滅捻賊爲急賊近聚豫境愚謂湘鄉相國宜急合江左皖楚
之兵出境陣其南護皖楚之邊豫與秦亦各出師陣其北無
使旁犯皆深溝高壘勿與浪戰分兵斷賊後無令仍入齊魯
起秦兵前塞潼商中空數百里聽賊跳梁其間但當力固堡
砦聯絡村團約以大小相維兵民一心不與賊鬪惟堅守城
砦無令粒米束芻爲賊所掠村砦有急官兵赴援官兵有急
村砦赴援果能斷賊芻糧彼自人馬飢乏雖聚眾百萬不出

旬日必將潰亂然後四面夾擊可一舉殄之不然俟其困甚縱使西行入谷密令秦兵伏商析盧氏內鄉等險阨處楚豫之師乘其後伏起而賊飛走路絕皆机上肉也昔漢高守滎陽困項羽條侯壁昌邑困七國曹公扼官渡困袁紹皆用此操百勝萬全之術不煩一兵不折一矢坐收滅賊之效賢於血戰萬萬况戰有不利大事且去僧邨敗轍豈可循哉竊計今時團練惟中州最可用彼其人皆習與賊戰他無險阻可恃託命堡砦心志久定凡大堡砦能統眾至三萬人以上者其長必豪傑之士大帥行營所在傳集其長傾心撫慰加意延攬申明約束必皆感奮不時輕騎攬轡按視其壘與論兵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三

事察有方略而性懷忠義者破格特薦以鼓其氣以勵其才皆異日將帥選也十數年來熊羆不二心之士悉起湘東然其驍武者半殞鋒鏑矣存者百戰之餘未得休息中原西北久不產將禍患又烈於東南一二閭臣誠能擇豫州團長如晉祖逖宋王彥吳玠吳璘之流拔取其尤薦之於朝儲將來中原西北公侯干城之用豈非大臣爲國家樹人之至計也哉中原西北有事自有中原西北良將任之東南虎臣得以優游養其勛望此亦所以均勞逸也若夫叛回非有劉石之梟雄赫連禿髮之凶詐目前猶未爲腹心之疾俟吾廓清中州芟夷略盡鼓行而西引戰勝之師問罪隴表高則洗

兵條支之海內次則盡驅羣回閉之玉門關外澄清之會固未遠也故曰患有先後治之亦有先後不然頭足兼顧腹背並捍頓兵無用之地角勝不可知之數是俱爲焚溺而已矣治絲益棼而已夫事有愚者能料而智者反昧怯者能舉而勇者不任僕懼斯言出聞者嗤其愚且怯也經世士作而謝曰子言誠類愚且怯然天下智者必能用愚勇者必能用怯吾將留以爲世之智勇者告

博采廣鑄議

乙丑秋仲作

古之所謂利者導之上而布於下者也亦有取諸下者則租賦也貢獻也山海之稅也雖於民乎取之實於土乎取之故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三

利阜而民樂其自朝會祭祀百官之祿胥吏廩食戰士餼餽以及賜予犒贈度支所費凡以爲民也秦漢以降盜賊起而征討繁軍興告乏乃始征關市算舟車權緡錢鹽鐵茶酒竹木百稅叢興至今日而連兵數十萬營壘半天下糜財至千億萬不可勝計於是抽釐行而纖悉之財無得漏網者所取非粟米絲縷而悉併出於錢之一途錢非民所自爲也取之極於錙銖民乃大困轆弓脫劍尙未有期萬一乘之以水旱竊恐禍患起於意外而持籌之徒猶用前法推析至秋毫嗟乎流血刻骨傾膏漑髓民所不盡者命耳猶曰吾以濟軍也不知軍日以驕募而復潰潰而復募民旣疲矣師益不武握

算者曾不知變計其危可懼其愚尤可哂也今且有策於此不損民不傷財取山澤自然之產濟軍國無窮之用倘可聞於上而決策行之乎策安出曰采銅以資鼓鑄而已往時

國家歲采滇銅數百萬運之京師近者滇南屢詎道閉不通各行省停鑄將二三十年民間錢既不饒各稅所括悉輸行營皆往而不返又爲之嚴禁夾沙小錢錢乃大荒小民日用非錢不生活搜索不已不一半歲錢大小悉絕矣民窮財盡不待論軍潰賊熾勢又必然自非博采銅坑益廣鑄錢不足救之議者言施郡利川有山產銅廣袤五百里鑛苗甚旺今若募民自出財力鑿山取銅卽因山鼓鑄但遣官監視如式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五

足任行使可矣三年之前利盡歸民三年之後定額報稅運錢至京師以代銅運其利殆不可勝言最大者有七焉山多薪炭購鉛亦近地豐稅稻工匠易集一也運錢捷於運銅山鑄省於京鑄聞其地距清江及公灘河水次不過數程可達大江轉輸非難鑄錢益多或按數折銀輕齎至京左藏可以充積二也養兵募士以戰則克以守則固救荒卹災調發既速賑貸尤便三也冗官貧士資其餼廩或助巡邏或司鈎稽四也錢幣流衍百貨通利物價皆平民用饒給五也遐壤邊陲漸成都會奸宄屏迹桴鼓不鳴六也一切征權悉可罷去歡忭之聲感召祥和七也民力寬矣兵氣揚矣司農無仰屋

之嘆矣司計者何憚而不行此之不行而顧彼之是務譬拔其根以求萌芽塞其源以冀涓滴所營毫末之利所獲邱山之禍則非蒙之所忍聞矣

論詩

共七則

詩言志一語蔽之矣然漢魏唐人宋明之詩各有從入之途漢魏從興入者也唐人從聲入者也宋人從理入者也明人從格入者也從興入故離合往復其旨最遠從聲入故亢墜疾徐其調最永從理入故切近詳密其趣日新從格入故俯仰步趨其變易窮興也聲也理也格也四者不可偏廢者也興體最高流弊亦少聲與理與格偏溺焉則滋弊溺於聲者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美

索然矣

興體肇於國風而離騷繼之後惟曹子建阮嗣宗李太白最窺其妙

魏武雄直之氣自是創調得其體者其在劉越石杜子美乎詩至陶始言理然緣興涉理化其迹故不滯於理杜亦然太白絕不主理純以逸氣勝史之馬遷文之莊周不可無一不容有二者也韓歐多主理韓才雄而體尊非理所能縛歐韻與意並雋雖主理而往往超遠子瞻主理妙處多故亦無滯介甫於唐人特近用意較深耳

明代李何之才洩於歌行合處真可逼子美但不能去擬議之迹然偶一離去則又露躑躅李傷樸拙何病淺易是其短也才之難兼也如是

高青邱與何大復才略相當兼有唐人及元人之體嘉隆作者王李又劣於何李矣惟七律殊錚錚耳

錢牧之詩牽綴裝績纖仄詭博殆類俳諧者然生平無一語涉家國事獨狹邪艷曲垂老彌甚不則託之蟬蛻耳此不中與何李作僕隸乃詆斥二子何也諸公盛推之又何也

靈筮

爲王恬菴作

若有人兮躡綵雲
寥芙蓉兮騰而上
超劫塵兮返吾真
睇兜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七

率之宮兮縱長往
予組織兮仁義復
紉緝兮孝恭控金羈兮
馳藝苑揚玉軼兮
驂詞雄彼黨人兮
盛怒子陷峻文兮
投異域
猿狖兮與遊魑魅兮
薦逼朝望兮
陟山夕睇兮
蘭倉之津
忍尤兮負臯棄骨肉兮
若越與秦屢疏兮
乞赦天聽兮
難回
值蠻觸兮交鬪奮提戈兮
銜枚親縛渠兮
功未論彼冒竊兮
乃爲利謂援勞兮
可請贖又見格兮
文法吏獨超然兮
大笑
臨觴酒兮浩歌昔夷吾兮
越石就遠免兮
軾軻儲善兮
慶延
亢宗兮踵起偉時棟兮
挺國楨擢高第兮
服宮綺兩問渡兮
洱海謁萬里兮
趨庭路人感兮
雨泣勝韋氏兮
傳經天門啟
兮鼓隆隆金雞竿兮
赦書下閱歲星兮
兩週返衡門兮
稅駕

龍擘兮鳳翥五色兮天章吹笙兮馨膳禔福兮壽康嗟枉矢
兮南流始薦食兮三楚考贊畫兮子佐籌濟芻糧兮壯干櫓
既助張兮敵愾亦屢進兮仁言釋脅從兮斧蹟返俘虜兮田
園何魁傑兮奇莫未永延兮椿壽將壑舟兮有窮豈司命兮
不佑告巫陽兮下招托靈筮兮敬訊曰斯人兮異常倫來濟
世兮去委順蹈廉貞兮蒙瑕垢懷忠信兮涉險巇厯屯蹇兮
心如結適蠻荒兮節不移侗儻兮綜武文果敢兮仗忠義前
悴兮後榮坦懷兮一致崇直方兮爲室導慈良兮爲輿飾修
能兮駢眾美左珩璜兮右瓊琚秕糠兮塵世震且狹兮不可
以久留雪山兮鷲嶺仙聖萃兮往與之遊繚優曇兮以爲壁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天

斲旃檀兮以爲梁塵天龍兮渡香象餐若華兮憩扶桑竺乾
之廣兮不勝計五須彌兮皆靈山琉璃界道兮金布地樂淨
土兮遂忘還悼蜉蝣兮下土爭駒隙兮徒勞冢纍纍兮蔽蓬
顯曾不逮兮九牛毛偉畸人兮超世得導師兮維摩亮人天
兮證果奚儒釋兮殊科稽眞靈兮位業信顯道兮惟彰蒼蠅
聲兮下士笑譬河伯兮驚望洋

擬蘇武答李陵書

少卿足下省書哽慟自陳虧功負謗家世夷僂決絕本朝甘
淪異域少卿之志則悲矣少卿之節則非也武聞事主無二
者貞也臨難不屈者忠也爲法受惡者義也去國不忘者仁

也是以狼贖赴敵而致死于胥沈尸而無悔申生再拜而縊
乃謂之共樂毅被讒去燕不忘報書何者結忱銜愛不忍怨
懟其上也少卿雖前有提兵深入以少挫眾之功然已覆軍
失律解甲稱臣事聞于朝會言者錯誤罔上謂少卿教單于
誘困漢師先帝赫然震怒至使少卿闔門嬰戮夫賞罰者國
之常憲也向使少卿絕大漠殄龍庭斬單于之首而歸懸之
藁街則已裂土剖符傳之子孫世世毋絕矣不幸援絕矢窮
南向刎頸以報國恩亦當祀爲國殤錄其遺孤至于金軍淪
歿身爲降虜則舉宗伏法以正喪師辱國之罪爲人臣避禍
難倖生全者戒誠非朝廷之過也少卿云前所以降者欲得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无

當而報漠然亦至今未有顯節夫先帝不能以冀望難期之
功而寬喪師辱國之誅也明矣且君猶天也天可逃乎雷霆
之下何弗摧焉霜雹之下何弗實焉鯨被極禹佐舜益勤伯
邑考菹醢文王猶服事殷今少卿謂國家恩薄刑濫當逃之
萬里之外長與漢絕若負罪嬰釁之人而皆怨懟其上捐中
國竄朔庭以寬其誅而蓋其過是少卿且不免爲叛亡率也
天下忠臣義士其誰不北向而痛心疾首也哉少卿謂武還
朝恩賞太薄此非臣子宜言也武一介行人不以大漢之威
辱於匈奴之廷亦固其軾非有攻城破敵之效于漢法不當
侯躋于列卿已踰分矣方今主上寬仁四夷嚮風霍與上官

少卿故舊也今皆柄用日夜望少卿歸漢當此而能奮然決計復我邦族爲國家折衝禦侮庶幾乎曹沫之返侵地范蠡之雪會稽然後告于先人邱墓永滌降虜之羞斯乃忠壯雅志所以流榮竹帛者也若但倔强椎結竄伏羶裘虧義烈墮先聲取快讒者爲世笑僂豈武所望于少卿哉語云智者轉敗爲功明者見事于蚤唯少卿熟慮焉勉圖相見時不可失書不盡言

代彭澤父老留陶淵明書

彭澤部民謹奉書明府執事敝邑荷明府之仁忘其愁苦歎恨涓涓悶悶如遊懷葛不圖明府一旦棄組綬脂輕車指鄉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三

閭而逕返遂雲壑之幽情此自雅量高致然非鄙邑士女所望于明府者也民間與時委蛇者明哲之通軌也與道污隆者至人之妙應也故柳下惠壇迥于士師李伯陽盤桓於柱下莊生之達而爲漆園吏東方曷倩之諧而索米金門彼豈汨榮利薄冲澹哉蓋蟬蛻泥滓之中則軒冕亦土木矣螻屈風塵之下則曹府亦蓬華矣奚必入山棲谷始謂之隱遯乎彭澤地雖迫狹然枕廬阜濱彭蠡民聞明府當留相與還淳返樸以無擾明府之耳目但卧而治之彈琴咏詩停雲在天引觴酌醪春風扇和適野則與耕者雜陟山則與樵者俱醉則與夕月卧醒則與倦鳥還爲華胥之國乎爲畏壘之鄉乎

皆不可得而知也又此間與柴桑都屬邑望風氣非甚隔絕也地饒松菊南山悠然部民子弟能昇藍輿願明府無但以吾廬爲愛民亦願自今以往營林田五百頃稻田三百頃麴具備以待明府昔青齊立樂公之社桐鄉爲朱邑之家想明府亦當惓惓茲土也幸捐三逕闔柴扉孺人稚子盡室以來言旋言歸復于敝邑則民幸甚不勝瞻佇之情

戒戎首

自古應運而興者莫不起神明之裔由積累之仁功濟時艱德覆區寓其集勛也常居天下之後其舉事也必埃人心之歸蠢彼盜賊不察其故徒見漢祖奮劍而帝六合唐宗建旗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三

而清八荒遂謂神器可以力爭天位由于崛起權舟船而犯弱水執毛髮以當洪鑪至於殞首糜軀覆宗赤族毒流寰海既及生民悲夫語云不爲福先不爲禍始豈不諒哉余故總昔之首禍者備及其終爲世炯戒焉嬴秦之季勝廣起輟耕于隴上駢亡命于澤中兵未入關滅已旋踵然後高帝憑風虎嘯投袂龍興夷秦項如摧枯舉殲函如拉朽因河踐華遂定皇基嗣是赤眉銅馬之輩黑山黃巾之羣嘯聚中州憑陵畿甸亦皆身膏斧鑕血潤泥塗而赤伏有歸黃星載見扶危戡難乃屬真人晉氏則樹機煽虐于涼州孫盧嘯呼于海上或遠窺關隴或近犯闕廷然亦戮爲鯨鯢築爲京觀隋則李

密負梟雄之略唐則黃巢席攻劫之威夷郡屠城風驅電疾
大業指揮而可定丕基顧盼而將成矣而亡也忽焉曾不遺
種有明之末張李構災破鏡飛梟虐始君父長蛇封豕薦食
都京亦既僭據宸居盜持魁柄然 眞王受命底定戎衣醜
類倒戈遂同漂杵此皆凶頑之自斃前事之已然也由是觀
之國家方若金甌無故而倡兵戈之釁海宇已同沸鼎乘危
而啟覬覦之心豈知夫掠野括財者乃爲眞主封守以供餽
餉也推鋒冒刃者乃爲興朝百戰以取山河也假手驅除踰
時殄滅神武應運從容廓清刑馬牽牲不享功臣之茅土檻
羊桺虎徒污司寇之刀礮嚮俟景之軀而人未快其憤磔蚩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尤之髀而世不哀其愚爲厲之階何其悖哉且夫天心至仁
愛也兵事至凶危也驅丁壯于鼓鞶以逞恣睢之欲陷神州
于鋒鏑以行悖逆之謀遂使枉矢交流櫓槍四出叢社之妖
狐夜語翟泉之蒼鳥羣飛農不得歸耕士不得解甲川谷流
血鬼神鍾怨乃欲以定皇圖擬帝制此卽兵威震世雄略冠
時天道好還眾怒難犯覆亡之機斷可識矣况乎挾閻昧而
冀非常之位奮披猖而冒不順之名者哉然則犬羊不足以
襲虎皮蛙黽不足以希龍變千鈞非一髮所係萬乘非匹夫
所圖審矣是故王者肇興其徵有五流虹繞電降靈也日角
龍顏聖表也廣信崇恩本仁也龕暴澹災昭武也柔遠能邇

敷文也天下洵爭竊名號而獨遵時養晦智深勇沈及夫
天與人歸褰裳就之舉不再勞師不再動九州共貫六合同
風拯生靈於水火之中未嘗爲一己之利定功名于擾攘之
會未嘗發大難之端歷觀書契以來靡有不臻斯術而得受
籙膺圖者 國朝之興事烈于湯武功捷于漢唐方夏懷歸
上蒼眷佑休符畢闡 列聖纂承澤鬯八埏化流九域稂莠
除而嘉禾生威弧張而妖彗熄乃者西域逆回跳梁竊發
皇帝赫然震怒命將徂征天戈所指立就銜縛振旅獻馘懸
首藁街瀚海無波天山永定用茲億萬載受天成命千百國
罄地來王允若磐石苞桑之固已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三

杜延年

以漢宣帝之明魏相之賢而杜延年不得盡其材用豈不惜
哉當大將軍霍光之秉政也延年所以納說者皆忠謀至計
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又以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宜
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光納其言及舉賢良議罷酒榷
鹽鐵皆自延年發之此其知時務之要也昌邑王卽位廢光
與張安世及大臣議所立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
其有功社稷甚鉅迨霍氏廢宣帝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
而丞相魏相故有諫于光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吏
考案延年坐免官以是沉淪外郡夫延年有休養百姓定策

安宗廟之大功議論持平合和朝廷爲九卿十餘年明於法
度曉國家故事使早居三公以次魏丙其功名過于定國黃
霸遠甚特以霍氏故吏之嫌久阨不伸幸而丙吉薦之徵爲
御史大夫旋以老病乞骸骨賜罷嗟乎帝英主也相賢輔也
遭千載不易覲之會有臣如延年而酬其勳者未備用其才
者未盡吾不爲延年惜深爲宣帝與魏相惜也今夫權衡之
於物也因物爲輕重不以己意與焉者也君相之用人也因
才爲進退不以己意與焉者也誠知其不才雖周旋之舊親
戚之昵退之惟恐不速况矚近不至此者乎誠知其才雖射
鉤之仇軼袂之怨進之惟恐不速况忿悁不至此者乎夫以
一念之忤使名臣不得竟其材用賢君相卽不爲一臣計獨
不爲國家計也耶

公孫宏

公孫宏有大臣之識者三焉世徒聞汲黯庭詰之語謂宏特
詐忠不肯面折庭爭此不盡然也方武帝銳意欲通西南夷
使宏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宏起徒步年六十矣
不以此時阿上意取富貴顧獨持異議以矯拂世主有大臣
之識一也時又東置滄海北築朔方郡宏數諫以爲罷弊中
國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朱買臣等難宏發十策宏不得
一乃謝曰願罷西南夷滄海專奉朔方以宏之辨智豈一旦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書

出小生豎儒下所以自絀其辭者度帝意不可回不欲使三方騷然故請專築河南地有大臣之識二也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以語宏宏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漢方事匈奴歲征伐大農財賦不足奉戰士富民皆爭匿財式窺天子終有意誅匈奴故首爲此以風百姓其後告緒權酷之事果繇此興宏蓋逆知之矣有大臣之識三也凡此者進犯不測之譴怒退爲俯仰希榮者所笑宏皆毅然不之顧獨計安元元爲國家整齊憲度大臣不當如是耶議者特以詐忠誡之夫宏誠詐忠若其爭國是持大體引義慷慨不激不撓可不謂彊毅有識之大臣乎哉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三

答釋妙明

妙公開士塵俗牽絆久未奉訪以爲耿耿昨承手牋下問不遺鄙拙與證宗門柏心未離塵濁受性庸愚雖儒家義理多未貫通况能深入菩提之門廣探正覺之義耶承詢儒言未發之中與佛言一念未生前本來面目原是一義但兩家功用各自不同儒家雖未發却時時有涵養工夫在內佛家一念未生却止是守定湛寂絕無作用儒家雖未發譬如栽花種稻者不憚殷勤澆灌耘蒔佛家一念未生譬如積有錢財牢牢鎖鑰此其體同而用不同也所以然者儒有心於事爲既發以後必求其實有濟於家國人物佛無心於緣感既生

以後但應念起滅不凝滯於大千無罣碍於法性而已此其不能強同之故也又嘗竊論之儒釋分途儒者之道如水火真實平澹却爲生民朝夕不可離釋氏圓明如鏡如月雖極明瑩洞澈然只是空虛於人事了無關涉開士具大智慧謂此語云何

導江三議

濬虎渡口導江流入洞庭議

丁未夏作

聞導江矣未聞防江也江何以有防壅利者爲之也昔之爲防者猶順其導之之迹其防去水稍遠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又多留穴口江流悍怒得有所殺故其害也常不勝其利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美

後之爲防者去水愈近開遏穴口知有防而不知有導故其爲利也常不勝其害夫江自岷蜀西塞吞名川數十所納山谷溪澗不可勝數重崖沓嶂風雨之所摧裂耕氓之所墾治沙石雜下挾漲以行五千餘里至龜陵始趨平地經枝江九十九洲盤紆鬱怒下江陵則兩岸皆平壤沮漳又自北來注之江始得騁其奔騰衝突之勢橫馳旁齧無復羈勒而害獨中於荊州一郡家語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風不可涉也郭景純江賦亦曰躋江津以起漲荆郡蓋有江津口云江之有防自荆郡始防之禍亦荆郡爲最烈郡七邑修防者五松滋江陵公安監利石首是已以數千里汪洋浩瀚之江束之

兩堤間無穴口以洩之無高山以障之至危且險孰踰於此况十數年來江心驟高沙壅爲洲枝分歧出不可勝數江與隄爲敵洲挾江以與隄爲敵風雨又挾江及洲之勢以與隄爲敵一隄也而三敵乘之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強則下隄傷隄之不能勝水也明矣五邑修防之費一歲計之不下五十萬緡而增築退築蠲賑之費不與焉緡錢有盡江患無窮譬之以肉餒餓虎也然而吏民終不敢議復穴口者何也上游受水之故道與下游入江之故道皆已湮淤或化爲良田又其中間陂澤什九淤澱不足以資停蓄欲盡事開鑿未能輕舉明知修防非策而城郭田廬舍此別無保衛之謀故竭膏血於畚鍤而不辭也抑愚聞之解糾紛雜亂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搦以隄捍水愈爭而愈不勝是控拳搏搦之智也有策於此不勞大役不煩大費因其已分者而分之順其已導者而導之捐棄二三百里江所蹂躪之地與水全千餘里肥饒之地與民其與竭膏血事畚鍤者利害相去萬萬矣請言其分則江南之虎渡是已請言其導則自虎渡之入洞庭是已請言其所捐棄則公安石首澧州安鄉水所經之道是已禹貢之文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按水自江出爲沱枝江亦沱也澧卽今湖南澧州曰又東至於澧者是江水南出公安而下經澧州也九江卽

今洞庭以九水所入得名大水入小水曰過其曰過九江者是江水南由澧州安鄉而過洞庭也東陵卽今湖南巴陵其曰至於東陵者是江水南由洞庭至巴陵而復下合於江也由此言之神禹導江之故迹不在北而在南也明矣水經注江陵枚迴州之下有北江之名北則今荆江南則虎渡至澧之道也古時雲夢合南北爲巨浸然江之經流恆在於南後乃以在北之荆江爲經流耳昔也以長江入九江故殺而漫今也以九江入長江故扼而隘其勢然也夫導江必於南者何哉蓋公安本沮洳地安鄉尤甚惟澧州多山江行公安而下注安澧得洞庭八百里廣大之澤洄漩潏蓄其恣睢凌厲之氣乃有所舒然後弭節安行以下合於江此乃上聖因勢利導之功也今雖以在北之荆江爲經流然猶南存虎渡口以備宣洩特口門過寬寬則東水無力歲久積淤雖遇盛漲其流不暢故旁溢橫決無歲無之決而復築築而復決決與築相循環無已而民已窮財已殫矣今莫若修治虎渡口門其寬不得過三里測量口門達洞庭之道阻淺者幾何處皆疏浚深通凡水所經行處及所汎濫處皆除其糧額其翼水支隄皆棄而不治俟河身暢達水勢既定然後相度高阜聽民別建遙隄以安耕鑿若使大江經流自此趨南是復神禹導江故迹萬世之長利也卽不能如此但分江水大半南注

洞庭則水力已殺不過捐棄二三百里有名無實之租賦田畝而北岍自荊州郡城及郡屬之江陵監利安屬之潛江漢屬之沔陽漢川漢陽皆可免衝決之患上下千餘里間所全膏腴上產不可以億萬計又無每歲治隄增高培厚之費是說也不勞民不傷財不創異論以駭聽不拂眾情以難行因其已分者分之順其已導者導之而足以澹大災紓大患倘亦事之可行者乎雖然民可樂成難與慮始今建此議恐眾論之猶多異同也粗述其端隨難立解以次比附於後凡難十解十

難者曰古之穴九而口十有三南北並建故江患以紓今如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三

子說何不於北岍並復穴口善之善者也然北岸數百里內無山北則安矣南困奈何

解之曰南北並復穴口善之善者也然北岸數百里內無山彌望皆平野耳引河故道不可求陂湖淤淺水至既不能容又不能去經年累歲浩渺無涯徒有昏墊之苦而已若水注於南則惟公安一邑受浸者什之六其邑內東西兩岡廣袤各數十里猶可墾田可棲農民安鄉受浸倍於公安水當宅其什之八九至石首澧州及與澧毗連之安福則大半皆山水所浸者纔什之一二耳况虎渡受江以後入公安境又自析而爲三其一自公安之三次河分西支至澧州入洞庭其

一自三汭河分南支出安鄉合澧水由景河入洞庭其一自公安之黃金口分東支過安鄉由淪口入洞庭夫江自虎渡析而爲二虎渡又自析而爲三江勢愈分江怒愈殺江流愈暢必不至橫溢於南境其與江行北岸之浩渺無涯者不可同日語也何嫁禍之有哉

難者曰萬一經流南徙是引全江入公安而公安南境又有山谷諸水自松滋來者勢不能容必至泛溢設同時洞庭又復暴漲於下烏睹其能宣洩哉吾恐南境之民盡爲魚也

解之曰患經流不能南徙耳誠能南徙則水勢有歸矣且隨漲隨洩何至積而爲橫決乎今夫公安南境之水與洞庭之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旱

漲歲歲有之非關虎渡之浚也不浚虎渡江自決隄而南注者十歲中嘗六七見矣能禁之乎今不思順導江之迹以行水而惴惴焉恐江之入南境豈爲善慮患者哉

難者曰水注於南原隰高下蕩爲廣澤租稅將安所取未睹益下先見損上當若之何

解之曰南境江入則患水隄決亦患水歲常緩租甚者蠲賑民無升斗之利而有版築之費不足者仰給於上是上與下交損也賦額徒虛名耳方今堯舜在上至仁如天方鎮大吏又皆日夜孜孜講求利弊惟恐一民不得其所若舉災區積苦爲民請命國家隆盛擁薄海內外之大豈以此區

區一二邑租賦爲輕重者其荷 俞允也必矣然後遣清白吏按行虎渡東至洞庭視卑下之區水所能至處徵集村耆按方田圖冊豁除糧額其高阜之鄉毗連他邑者割而隸之按徵如故凡南境各隄徭役皆罷土籍存於鄉學府史分隸旁縣省吏祿減撫賑而民皆蕩然獲再生之樂矣

難者曰賦除矣南境民居當水所過者遷徙之費誰給之乎且何以贍其生耶策將安出

解之曰南境患潦所從來遠矣前此豈無遷徙誰給其費耶誰贍其生耶吾聞南境之民去其鄉井者大半矣或舍耒耜而業工商或棄隴畝而操網罟其濱水而居者轉徙無常餘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望

者皆棲處岡阜今卽大江分注水所汜濫不遇如前此歲歲之淪胥而已安在其重煩遷徙耶且暢流之水與橫決之水其強弱不侔矣况賦額已除則民得收其菱藕芡葦魚鼈螺蚌之饒而又無徭役以困之無吏胥以擾之資生之策何必盡仰縣官也語有之白刃當前不顧流血南境潦患深矣不有所棄安有所存必求百利無一害者而後行之則非蒙之所能及矣

難者曰安鄉視公安尤窪下固宜廢矣獨公安有黃山者跨兩省界三邑其俗頗悍不立縣恐強梗益甚割隸石首則中隔廢區且東西兩岡東有東河不可隸石首西有軍紀諸湖

不可隸松滋似未宜遽廢公安也

解之曰公安卽不可廢其舊治可廢也聞其邑有孟家溪者地處高阜可移治焉控制黃山甚近也若以安鄉之南連洞庭者廢爲潞澤西連澧州者割隸澧州而以其北連公安者自茶窖至黃山凡三十里悉隸公安合東西兩岡共爲一縣此則形勢聯絡賢於舊治之與獮獠爲隣者

難者曰公安安鄉故有驛傳若江水大至道路不通將廢驛傳非計之便者

解之曰徵諸公安邑乘每歲春冬置驛公安夏秋置驛松滋避水潦也松滋可任其半獨不可任其全乎改而隸之遠近百柱堂全集卷四十六

聖

相等孳畜尤宜安鄉驛卽可移置澧州皆計之至便者也

難者曰波濤出沒津渚迴迴曠無居民蘆葦叢生斯盜賊之藪也又不設縣無官吏以督之能無萑蒲之警乎

解之曰江湖藪澤所在有之盜賊常不絕也視政事之嚴與惰耳令長精強則威行旁邑桀黠聞而斂迹不然則日蒞其境而盜賊之橫者自若也若江流南注水勢有歸徐按其津途扼要處移置水師營弁以資鎮壓或遣丞倅歲一巡緝旁邑復時時近加督察則姦宄無所容矣

難者曰子恃洞庭爲尾閭然今之洞庭非昔之洞庭矣湖心漸淤濱湖之田皆築爲隄夏秋盛漲湖濶不過三四百里耳

若江水大至湖不能容濱湖之田敗矣將奈何

解之曰昔之江水入湖多而湖轉深今之江水入湖少而湖反淺者其故可知矣江之水急而強湖之水漫而弱江入多則能蕩泥沙江入少則積成淤滯湖隄又從而奪之湖之淺且隘不亦宜乎今若使江水入多而借江疏湖借湖納江兩利之道也且濱湖私隄本爲例禁卽不決去亦未見其歲免潦患也

難者曰江自龍洲而下其趨沙市也勢猶曲其入虎渡也勢甚徑喧洶洶涌驟難容納往往至於橫溢卽欲分江南注曷不治之於其上游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聖

解之曰濬虎渡者因其已分之迹而導之也今上游南口皆已閉遏故未遑兼及若能議此洵良策也聞松滋有陶家埠者古采穴口也倘鑿爲川渠使江水自此經公安孫黃河入港口合南境諸水達洞庭則殺上游霆奔箭激之勢使虎渡得從容翕張而北岸萬城大隄亦不至爲怒濤所排筭其固將與磐石等浚虎渡而並復采穴此亦輔車之勢也

難者曰是皆然矣南岸石首尙有調弦口亦引江入湖者子專言虎渡而略調弦何也

解之曰專言虎渡者先其急者耳虎渡北與荊州郡城遙相直能分江南注則荊州郡城安矣郡城安而北岸各邑皆安

矣譬之人身虎渡吭也調弦腹也先吭而後腹固其理也虎渡濬自當次濬調弦豈惟調弦哉公安之斗湖隄涂家港石首之楊林穴皆係舊口河勢猶存皆可開鑿引水入湖俟其成效既見北岸安堵十餘年後民氣全復經費有所取辦復於北岸獐捕郝穴龐公渡等口或訪求故道或別鑿新河分引江水入長湖白鷺湖洪湖由新隄青灘沌口下注於江南北並治勢無不可顧今力有未逮耳惟當先遣通知水利者自虎渡東至洞庭探測水道紆直河勢分合地形高下道里遠近浚治工費多少通計南北兩省大利大害博采眾議洞然知其利多害少然後斷而行之自虎渡始餘俟財力有餘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四

次第及之未晚也

導江續議上

戊申夏作

歲戊申六月南郡江漲驟至南岸則公安隄決涂家港石首隄繼之北岸則監利隄決薛家潭最後南岸松滋隄決高家套四邑者漂廬舍人民不勝計客有問於螺洲子曰子前言殆驗矣今將若之何螺洲子曰曩固言之南決則留南北決則留北並決則並留若以人力開鑿之役鉅而怨重孰敢任厥咎者今幸天爲開其塗地爲闢其徑因任自然而可以殺江怒紓江患策無便於此者矣吾聞鳳凰乘平風聖人乘平時夫乘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惟恐弗及此機不

可失也已客曰今南北二岸大決者四小決者數十將盡留之乎抑有先且急焉者乎螺洲子曰以愚論之在南則高家套涂家港決口宜勿塞在北則薛家潭決口宜勿塞此三者相距各百餘里遠近略準皆水所必爭之地所謂杜曲搗毀之勢兵法有之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謹避之無與爭勿塞爲便塞則必敗若留此三決口而南縱之入洞庭北縱之入江湖始有所分繼有所宿終有所往一郡之中千里經流自此安矣其小小決口可塞者塞之其瀕江各隄存之如故歲省營繕捍禦之費而又無一旦漂沒之害於以興利若不足於以救敗則有餘客曰是皆然矣今之洞庭非昔之洞庭也澗不及向者之半洪湖雖澗實淺大江經流數千里其底多積沙歲歲增高江入海處皆沙壅爲洲尾閭甚滯赴下不疾以目前論之南北並決水入洞庭洪湖仍不能容向溢出平地數千里間滄汗混茫者盡田廬也能納而不能洩烏覩所謂救敗者目擊淪胥不之捍遏仁者豈宜出此然則留口之不如脩防也明矣螺洲子曰夫以洞庭洪湖之巨長江經流之遠滄海之大且深而不能容水則隄又惡能容水乎哉且今之數千里滄汗混茫者驟決使然也相持既久所積愈多故一怒而肆滔天之虐耳果留決口則自冬歷春歷夏秋隨漲隨洩漲卽大至萬萬無蓄威狂噬之勢也客以脩防爲仁豈

徒不得謂之仁哉又不得謂之智夫不量隄之能敵水與否而敝徹焉括財賦事版築此以田廬人民僥倖者也必以田廬人民予水者也不量力之能存隄與否而貿貿焉補苴鏹漏此以隄僥倖者也必以隄予水者也悲夫愚氓何知謂隄成則吾屬有託矣築室廬於其中列市廛於其中墾田執種於其中幸而無敗租稅衣食嫁娶喪葬禱祀而外益以繕隄捍隄之費耕作所入無贏焉不幸則蕩田廬湛家族今歲隄決來歲復築築與決如循環之無端吏民猶以爲得計不自知其踏危窵也躡禍機也不自知其狎波卧淵枕蛟龍而席長鯨也若預定留口明示以趨避之路民見可居者始居可

耕者始耕自不至寄命於不可測之淵而又蠲去歲歲繕隄捍隄之費其與設罟獲以罔民者孰仁且智與留口則必免租其春麥之入一也所損僅秋成然無納稅治隄諸費亦足以相當况瀕口內外猶有填淤之望哉故曰救敗有餘也客曰因其決也而不治此與坐視無策同奚以止藉藉之怨咨螺洲子曰誠能留口則江分矣然後可用吾導之之說行視決口以內至於湖不能成道者就而浚之必使深暢凡其旁溢傷敗處量除糧額多留水地徐增遙隄翼水入湖由湖下達於江水有所分則其忿息有所宿則其悍平有所往則其行疾自茲以還江患必減什之六七此不可失之機也知棄

之爲取者斯善於取者矣客曰善是茂也沮於眾論留口之策迄不行

導江續議

下

己酉夏作

越己酉歲楚自正月雨至五月不止江驟漲南岸松滋高家套及北岸監利中車灣隄皆決漂廬舍人民視戊申歲倍之客復有言於螺洲子者曰甚哉江之爲害烈也螺洲子曰非江則害隄實害之隄利盡矣而害乃烈客曰稻人何言以防止水匠人何言防必因地勢入蜡何以有防與水庸之祭螺洲子曰田間溝洫之水宜用防濬水之澤宜用鄣謹洩蓄備旱澇而已江河大川三代時無用防者故周太子晉曰古之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學

長民者不防川昔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有宥伯鯀稱遂共工之過召穆公曰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子產曰不如小決使道賈讓亦曰大川無防小水得入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此皆不防川之明驗也客曰今將如何螺洲子曰嚮者言之矣因江之自分吾乃從而導之而已矣夫天地成而聚高於上歸物於下川者氣之導也澤者水之鍾也導其氣而鍾其美然後水土演而財用可足也然後民生有所養而死有所葬也昔者禹之治水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氣今不師神禹之智而循共工伯鯀之過起隄防

以自救排水澤而居之自取湛溺又不悔禍築塞如故民死於隄乃曰江實害之嗟乎豈不諄哉誠能曠然遠覽勿塞決口順其勢而導之上合天心遠遵古聖之法使水土各遂其性而不相奸必有成功而用財力亦寡不然禍未艾客日子曩言留三決口今又舍公安不言何漫無定見也且盍不盡求古穴口而復之乎螺洲子曰今但因江所自分者從而導之賢乎人力開鑿者遠矣凡穴口故道大半湮沒元大德時曾訪得其六復之果有效今仍湮矣然大抵江所攻突決裂處率近古穴口因其分而導之奚必規規成迹漢時韓牧論治河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卽此意也善乎管夷吾之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哭

論水性也曰杜曲則搗毀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中則涵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凡今之水妄行者皆扼其曲故也此無異犯虎口而摩鯨牙也如吾之說但視江所欲居者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因其分而導之高其高者下其下者順從其性水道自利宜無巨害必欲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則吾不知所終窮矣客曰築與留等之救患若隄不敗利當百倍何獨堅持留口之議螺洲子曰以遷徙之費與繕治捍禦之費較什不敵一也以沮洳之苦與覆宗湛族之苦較百不敵一也且留口者特棄水以予水非盡棄地以予水也卽令棄

地視彼之舉人民而棄以予水者不猶愈乎今隄決之後災
黎與浮食無產業民同仰賑恤於縣官因而率之以浚川導
流費不糜而功可就迺便此功一就江安患弭人有定居
填淤加肥租賦尚可徐復雖云救敗之下計實乃通變之中
策也客曰唯唯請以俟當世在位之吉凶與民同患而能斷
大事者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六

癸

百柱堂全集卷四十七

監利王柏心子壽著

汪君綱菴誄

有序

咸豐壬子十一月十三日粵西賊陷漢陽汪君綱菴以罵賊爲賊所刃死於漢陽城西門內至丁巳事聞於朝始蒙

褒卹以衣冠招魂而葬嗣君家政纂君行狀徵誄於柏心述君生平美善紛綸其卓犖過人者有三焉議楚北禦賊宜堅守岳陽賊順江而下大府棄漢陽不守君謂江漢猶脣齒漢陽棄則鄂豈能獨存其言竟驗此遠識也賊犯漢陽或語君未膺祿秩可亟徙避君不從竟以身當之此定志也賊至君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七

一

詈不絕口蹈白刃無懦色竟殘其軀此大節也謹按士之有誄自縣責父始彼固毅然死節者也君有過人者三準於法宜誄以彰其義以闡其烈以風於千百世於是援翰而誄之其詞曰

王歟死齊孔鮒死陳義激匹士不必弁紳烈烈汪君以義殲身其鬢可裂其氣彌伸君之少年修絜博習有母有弟貧惟壁立兩兄在都微糈未及慨然應招石耕取給武林迢迢靈椿倏萎號泣星奔鞅還澗水伯迓慈親官齋戾止君省皖南猶勤甘旨君於儷體號爲最工昭代鉅製是萃是叢專門章奏旣麗以雄懸之詞苑其光若虹晚謝賓游閉關江渚芥

視弓旌塵輕珪組縱眺雲霞高吟今古避世逃名圍綺是伍
鑿齒踰嶺東噬潭州君言沔鄂宜保上游地利形便無過巴
邱盛兵扼險是謂伐謀言不見采賊已渡湖舳艫千里順江
東趨鄂中文武倉皇失圖斂兵城守自燔其郭君謂江漢輔
車是依猿臂相救足解長圍奈何棄漢資彼突豨漢先淪覆
鄂安適歸肉食者流衰如充耳列幟魯山勢橫蛇豕子泣於
前請君亟避君麾之去吾誓死此賊果麇集君詈且忿戟攢
其胸劍叢其吻噀血灑地詈聲尤憤與辱而生甯潔而殞怒
詈餘聲沒猶未泯鄰翁伏聽膽裂心摧出而語人惻惻生哀
謂君詈時聲猶怒雷賊遂亂又併殘其骸嗚呼哀哉君未霑
百杜堂全集

卷四十七

二

祿不綰寸綬死報 國家養士之厚讀聖賢書斯爲不負視
彼偷生孰完孰朽嗚呼哀哉有司上名事聞於 朝天章褒
卹錫自雲霄鬱鬱松阡馬鬣崇標魂兮歸只巫陽上招嗚呼
哀哉緬君生平三者最雋識偉志堅大節尤峻草莽名尊章
縫氣振口誅虎狼不假寸刃嗣君頓顙微撰此詞謹著磊落
以示來茲想見毅魄氣吞赤眉張髯奮頰凜凜英姿嗚呼哀
哉

公祭殉難各官文

文職

代張石卿制府作

嗚呼設行省於外以寄千城凡持節綰綬下逮一命之職莫
不有禦侮之責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臣子大義無可逃於天

地之間者也去歲十一月旬有四日粵賊進犯鄂州百道攻圍鋒勢銳甚諸君子以文吏乘城冒矢石籌捍禦事晝夜况萍凡二十日城陷開府以下至寮案或蹈刃罵賊或慷慨引決殉其難者若而人嗚乎亂作於粵禍鍾於楚諸君子身當其厄最爲不幸然城可壞軀可殘而名彌以完節彌以堅忠憤義烈之心足以貫日星而壯河山使千百世下慕義者知所勉隱忍偷生者慚赧無所容防維名節功不在全城却敵下豈以成敗論哉今者九重震悼褒卹駢蕃椒蘭苾芬俎豆勿替巍然與常山睢陽比烈焉然則賊之所以刳屠而殘裂之者適足成諸君子之志而彰諸君子之烈者也嗚乎逆賊之罪上通於天亡期速矣膏磔斧築京觀不過旬月事矣諸君子魂魄有知當快慰不暇其又暇悲耶嗚呼哀哉尙饗祭湖北按察使前湖北布政使唐公文

咸豐四年歲在甲寅季冬月下旬王柏心謹以香楮清酌之儀致祭於湖北按察使前湖北布政使唐公子方之靈嗚呼公固治世之良臣兮不幸而奮身於忠烈張空卷以摩豸牙兮占過涉而頂滅懷主眷未能酬兮心鬱轆而蘊結勢窮迫無可爲兮灑灑焉空灑一腔之熱血配成仁其無慚兮嗟淪喪夫邦傑昔抽簪而解韞兮歸高卧乎黔陽之山睹縱橫之枉矢兮憤狂寇之滔天奉命辦嚴不淹宿兮據鞍猶壯

於文淵楚氓喜公再至兮若長城之屹然請提兵而擊賊兮
屢戰克而騰威雖陳臬猶鞠旅兮將刈此狂狡俾無遺大帥
果躁乏算略兮獨輕進而失機公將五百之卒以往兮門舸
寡而孰與濟師凶黨鼓行逾十萬兮豈孤軍孱弱所能抗收
潰卒急保上游兮泝夏首而西向惟據險可決死兮乃列艦
搃彼大軍之嶂何露章遂遽効兮竟委罪而負謗解兵柄授
他人兮默焉危坐夫江上之孤舟賊乘勝以進逼兮烟燄蔽
乎滄洲麾戰士無一應兮各奔散而莫畱北向再拜臣力竭
兮一躍已赴乎洪流公夙負宏毅英達之偉略兮其寬恕又
號爲得人曷使統全師而專閫外兮可計日靖江國之烽塵

否亦臨戰無易將兮吸餘燼猶足以復振奈何令塊獨若寄
客兮徒持齧肉飽沙泐之脩鱗孰妨功而忌能兮惟此黨人
之故也織貝錦以成文兮齎褊衷之盛怒也緹蒼鷹又鏢其
翻兮繫飛黃而寤之以遠步也百請百不給兮夫何異寅羹
棘而令蹠赴也彼險膚何足算兮曾不惜夫 國家之良釐
士氣而快賊志兮卒自覆乎金湯人生固有死兮公身沒而
名章與雪聲之研同不磷兮雖百千磨鍊庸何傷予自審若
鴛蹇兮竊感公之推襟念籌畫不足資贊助兮所深悉者公
惟抱以死報 國之赤心子克孝而走負骨兮素旄翩其過
臨奉笑言而永絕兮空回首於斷金昨揮手楚招之祠兮送

公出師而麾扇謂功成且上章兮返東山而遊燕鶯倏化爲
鬼雄兮緬英風而馳電悵未遂於初衣兮晨猿哀而夜鶴怨
當公之委體淵沙兮予亦倉皇而避地繼又痛夫乾蔭之傾
兮昏瞽奪其神智闕哀誅於石交兮貧幽冥而潛媿今乃睹
靈輜之還黔兮幾欲傾滄江而爲淚亂曰公騎長鯨駮文魚
兮噴薄洪濤壯靈胥兮潛麾蒼兕助天誅兮殪彼貪狼控威
弧兮重爲許曰紛綸褒卹公無恫兮椒荔千春廟貌崇兮黎
平督師黔產同兮山川英傑炳雙忠兮嗚呼尙饗

祭前署安徽巡撫李公文

惟年月日王柏心謹以香楮酒醴之儀致祭於前署安徽巡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七

五

撫李公之靈嗚乎自豺獮狂噬虐徵張天能逆而折其鋒者
莫如公最先齒少於羣帥而卓然爲人傑又能以父子死忠
者亦莫如公最烈當公之擁戈船浮湘而下也用數千之眾
摧十餘萬之奔鯨冒危喋血首入鄂城號泣於先公授命之
所得其遺骸面目如生其時軍中將士及江上殘黎莫不頌
公忠孝爲之涕淚縱橫而公遂以善戰名 帝曰虎臣國之
禦侮往陳臬事予惟嘉汝復自江州進師援楚親攻堅壘竟
拔漢陽師中錫命開藩皖置於是莠英六副霍山鑿凶而出
轉鬪於舒廬之間經行戰地彌數百里無居民無市闐糧食
乏絕徑路險艱公以忠義激之部曲皆忍飢疾鬪戰血朱殷

開府曾未淡旬落職之詔已至謗書盈篋齟齬相繼公持
贏卒不滿五千累八九月不得饋餉米鹽菜茹俱斷士相與
顛踣而委甲仗然公誓吞梟獍意氣彌壯自起流涕撫慰士
卒眾無不銜恩效命踴躍奮發猶能枵腹畏瘡鼓勇乘勝飲
鑿齒之血而啖彘豢之骨大帥高壘日督公戰公之威聲久
爲賊憚曠公之孤軍無援麾下潰散悉其僞眾鼓其獷悍務
欲覆公以快其屠剝公獨與賓佐百數十人力拒壘門搏戰
不休賊陷公營遂見俘囚晉不絕口卒遭害於廬州北郭而
傳其首於金陵逆酋方賊始至或勸公勿留公曰負國恩
墮家聲將與狗彘同羞必死於此白刃吾所求也恨不能爲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七 六

國家殄此寇讐爾嗚呼哀哉人知公之詞翰敏速壯如怒
潮疾如震雷孰知其蘊韓白之才而兼頗牧之略大小數百
戰殺賊積若邱山而未嘗有宿飽與贏財撫眾之仁與士之
最下者共甘苦同樂哀臨敵之勇矢石當前氣不少摧謙退
以泯矜伐誠信以絕疑猜其視毀譽榮辱不啻輕塵之與浮
埃忠可以格九重而不能勝忌忌之口才可以戮大難而
不能免跋扈之咎譬若有飛黃駮駟於此薦之以荆棘奪之
以芻豆方使服鹽車上太行又操箠從其後則惟有折脛
絕躡顛墜陵阜而已矣悲夫天生良將以芟羣醜甫展其用
百掣其肘肝腦橫兮膏塗原藪無亦蒼蒼者未欲悔禍豈獨

公之所遭爲不偶嗚乎哀哉公之推賢下士有信陵之風雖迂儒若下走猶采姓字以徹宸聰旣自審其固陋未贊畫於軍中然殷勤薦禰高義比華嵩矣謂公且廓清摧陷豈啻告功藉手文字勒銘景鐘孰意大星隕而玉帳空歸元何日哭野無從惟有光昭壯烈揚厲精忠聊師哀些遙慰鬼雄詞雖樸邀敬以酬知已達愚悰而已嗚乎哀哉伏惟尚饗

祭蔡蘅香進士文

茫茫靈化理不可推蓬榛競擢椒桂先摧名彼巫陽訊之靈著疇司其命而生有涯伊惟哲人實稟瑰異誕秀華宗蜚英綺歲璞吐虹文劍騰虎氣文陣寒旗詞壇拔幟楚天鷗鷺燕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七

七

市騏驎橫翔劍翮獨步蘭筋萬目騃騃驚爲健者踟躕金螯還乘珂馬玉堂不貢金門未排南轅返轡歸卧章臺宅近蘭成居鄰宋玉餐勝栖冲遺榮棄俗汲古縹囊搜奇逸竹獵彼芬華助余膏沐疾起濡翰鞭撻風騷手驅奔電氣湧秋潮千詩未止百賦逾豪餘力所撼海震山搖尤工倚聲流商刻羽莽莽蒼涼喁喁兒女緜嶺鳳笙洞庭鼉鼓高下諧聲洪纖按部鶴書方促鳧舄將飛遽驚易簣竟罷牽絲案塵未暮篋草猶披鼎砂難就舟壑潛移子之清尙通而有節浮湛泥滓纏然霜雪子之冲度見者心傾進不忤物退不矯情以子之才方致遠大占子之年方未有艾昊天不弔龍蛇告凶梗楠傾

幹篋簞凋叢隋珠沉岍荆玉埋峰騎箕筭促止鵬數窮伊子
于我傾衿良厚出其篇章輒屬可否凡有糾撻虛懷恐受子
貌彌溫予顏益忸予自去歲親錄所作矻矻不休如將有託
蛟惜委鱗犀珍遺角短生之憂將毋先覺又嘗語我匪慕鳴
騶埃余十載拂衣林邱結隣山水狎主鷺鷗侶攜禽向逕闢
羊求何圖吾子遽爾撤瑟期絕牙絃惠亡莊質始聞凶耗謂
不至是夢子來告云予不死今入子門素旄翩翻室來弔鶴
幃慘啼鵑去歲之冬渚宮相見結佩攬環從容談讌風流如
昨邈若山河酒鑪會少隣笛哀多鐘沉德水劒沒豐城遺響
不墜光氣常蒸覽子篇帙足寶榮名干雲燭天儻遇精靈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七

八

公祭殉難將士文

代

嗚呼起熊罷虓虎之士以捍危城幸則折衝盪寇不幸則以
身殉之榮於通侯多矣去歲十二月朔有四日粵賊陷鄂州
城中自大帥偏裨士卒練勇有隸本營有由檄調召募者同
時殉難凡若而人夫賊非難制而介冑之士委戈奔北者相
望也此邦將士獨能抗節以櫻蛇豕之鋒至於斷脰陷胸一
瞑而萬世不視皆甘心不悔此足令戰陣無勇者聞之生愧
矣嗟茲壯士推其果毅之氣壯烈之風生雖不能誠此狂醜
死猶當爲厲鬼以殺賊今者逆氛漸逼金陵倘有披髮雲中
提戈叱咤助國家迅剪凶渠或者其毅魄之英靈乎若爾

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嗚乎哀哉尙饗

代

公祭鄂城殉難紳士文

嗚呼仁義何常蹈之則爲君子故有死或重於泰山者其惟名節之謂乎去歲十一月十四日粵賊進犯鄂州攻圍二十日而城陷此邦搢紳之流衣冠之族以及市井坊郭之民或登城助守臨難隕軀或闔門自經或沈於水或被凶刃斃於家及道路暴骨如草莽賊又取尸投諸江填築城址其慘酷至此凡遇害者若而人嗚乎長蛇薦食虐始於鄂嗟爾士民非必有城池筦庫之責非盡聞詩書禮義之訓而能激於名節破宗喪身不受凶逆迫脅乃知國家恩德之固結者深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七

九

忠義之鬱勃者厚益以見賊之不難平也嗚乎露骸殘骼焚燬室廬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自昔凶暴殘虐未有若此賊之酷者鄂州遣兵亦未有若此之慘者九京有知必將隱助三軍剪除元惡一快其復讐報怨之心則千載下猶凜凜有生氣焉想爾精靈豈忘斯恥嗚乎哀哉尙饗

公祭殉難官眷及民間婦女文

代

嗚乎哀哉

嗚乎冒刃沈淵壯士猶有難色况於女子乎然而秉禮義者

患難不足畏也蹈貞烈者威力不能屈也孰謂閨禕無奇節

哉去歲十二月朔有四日粵賊陷鄂州其時在城者仕宦命

婦與笄而未字者及本土衣冠望族閭里民家各婦女聞變

投繯或自沉於水凡若而人嗚乎桂之薰也焚而愈馥玉之貞也磨而愈堅諸媛凝清履潔視死如歸豈嘗爲不朽之芳名計哉義烈所激得自性生起而蹈之其甘如飴回視夫醜顏偷生終淪污脅者賢不肖相去何如也嗟乎處死之際難矣哉一念濡回榮辱天壤諸媛固有習聞圖訓亦有未誦女史者而舍身全節不約皆同自非果決發於志氣勁正出於天性何以有是嗚乎猊貍狂噬禍及笄巾凡茲女士遘閔尤凶然貞白無虧烈而且多若此非獨異日綽楔之榮亦千載所當式爲禮宗者逝者有知可以收淚於九泉矣嗚乎哀哉
尙饗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七

十

告龍神文

惟 今上御極之十一年歲次辛酉螺山市居民等謹以香楮清酌之儀致告於龍神之靈而言曰蓋聞具變化之靈者不駭俗以自炫首鱗族之尊者不近人以自卑故蟄於山則不厭層巖之峻潛於淵則不厭大澤之深蓋非是不足以適其性崇其體也螺山上市江隄於去夏告潰八月以後洪潦復至外護二洲忽然中裂延及岸址圯爲深潭長且里許濶將百丈漂沒廬墓不可勝計僉以爲風浪雖猛非神力不至是遂謂淵中有龍神處此初疑鼃鼃之類乘漚肆虐假竊神名旣而傾圮益甚怪異頻徵遠近訛言且謂神將降罰於茲

士於是居人憂悸罔知所措竊念此方視它境壤瘠而民樸
既遭昏墊蕩析離居困苦極矣不蒙神恤反將加之重譴民
則何辜遂難解免耶今亦不敢自寬刻責謹與父老子弟夙
夜齋慄念咎不遑洗濯其心潔清其慮擇日於決听之側立
壇召僧諷宣梵唄將借慈悲用宏濟度且慝微忱昭告於神
夫棄尊嚴之水府而與常鱗凡介雜處潢汙行潦間不可謂
智破阡陌壞民居大爲陷弃斷往來津渡不可謂仁負其汨
陵谷水下土之材以淪胥乎飢寒無聊之赤子不可謂勇使
果鯨蛟蜃鱉敢行冒托能作禍崇則望約束而屏除之無作
神羞如其神偶翔游淹留茲土則願超然遠舉徒於幽邃滯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七

十一

澆之區近則洞庭遠則溟渤屈蟠其間何在不可爲靈湫者
俾我民亦將邀福於神長無驚恐爾田爾宅安全生聚盡力
耕耘上納國家租賦以其暇日型仁講讓益美風俗斯則神
之大智大仁大勇所以輔翊上天好生之德我民將世世永
有賴焉其敢忘神之德惠敢布腹心惟鑒而閔之無任悚息
待命之至謹告

仕兒及其婦唐氏啟殯改葬告文

惟年月日期服生邁園老人命孫傳綬以香楮酒醴庶羞告
於故太學生三兒信甫暨兒婦孝烈唐氏二姑之靈哀汝夫
婦並促天年既赴杳冥之域宜謀窀穸之安已擇期於月之

某日啟汝夫婦之殯移柩合窆於本市白鶴山麓爲塋枕岡
負嶺得遠沮洳表江裏湖足資環抱可以妥體魄可以棲英
靈嗚呼天才英絕奇節貞堅雙推連理同穴重泉文酸凌霄
天書表闕雖閔邱墳猶懸日月汝夫婦靈爽其式憑之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七

三



大書天國報閱洞微離離日月如天誠盡與其友識之

通和天本英傑奇節貞堅雙推連理同穴重泉文酸凌霄

良節哲廉出而表其英節以資靈遊其地又歸與同以

某日如天大報之聲絲線合窆於本市白鶴山麓爲塋枕岡

百柱堂全集卷四十八

駢體文

監利王柏心子壽著

昆陽漢世祖廟碑

粵若鯨波蕩滂之秋鼇極沸騰之際則蒼靈啟聖元祗協符
奮風雲而埽妖氛配日月而昭復旦宣重光于烈祖慰後后
於蒸民海宇不可一日弗安也宗禋不可一日或墜也昔者
迹肇唐郊玉鉞遙清乎丹雘威伸殷武珣戈用克夫鬼方雖
復圖錄凝麻共球紹服而雍容主鬯殊非龍戰之時赫濯承
基無事鷹揚之旅亦有芟夷尋灌配天者四百年龕定商奄
殄祀者五十國會岐陽之車馬吉戊來同奉高廟之神靈橫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八

一

庚斯協雖皆克還舊物光啟中興然而寓縣未極其分崩黔
黎未深於焚溺埽除自速耆定非難其有之一成一旅之基
奮百戰百勝之略智勇錫而天人應創守兼而謀烈隆恢恢
乎惟漢之光武帝乎當夫炎祚中微奸臣盜柄騁窮凶於澆
羿肆狂噬於楔猶五威九虎之師縱橫中外王田國息之制
荼毒閭閻九土痛心萬方疾首中原鼎沸豪傑雲興平陵黃
犢之變生下江綠林之兵起帝篤其眷乃命真人始則佳氣
生陵神光照室應樞電流虹之瑞稟隆準日角之奇韜迹州
邦晦心耕稼遂乃龍攄白水虎步南陽應赤伏以興師耀絳
衣而問罪造攻新野決勝泚西奄有昆陽直通宛下俄而尋

邑以百萬之眾徑壓孤城地道橫衝雲梯俯瞰戈鋌之影蔽日鉦鼓之聲震天析骸而炊守陣皆哭帝乃奮其武怒運厥威神躬馳大敵之場獨決背城之戰雷霆下擊天摧虎豹之軍風雨橫馳地掃鯨鯢之穴車甲積於水上屋瓦飛於空中髑髏爲臺肩髀作塚功踰於漂杵事捷於摧枯遂使威斗嬰災漸臺授首一戰之勳斯爲烈矣由是率司隸之僚屬復漢官之威儀持節渡河除苛布澤親徇薊北進拔邯鄲於是皇度未清羣雄方競三輔之紀綱再紊四方之威命不行帝也恢奄旬之模值樂推之會燔柴鄙邑定鼎洛陽謳歌獄訟之歸不期而自至寄象狄鞮之使不召而咸臻指麾而大業成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八

二

矣端拱而皇猷定矣昔周詰戎兵功資方召漢收策力任寄韓彭必駕馭乎羣力乃芟除乎大難帝則勝惟廟算戰必親征得鄧奉於堵陽摧董憲於昌慮殄青犢於射犬降張步於臨菑幸汧源而隴右平次關中而蜀都震以及銅馬赤眉之輩靡萌蘇茂之倫莫不向七萃以倒戈望六師而解甲雖宅中圖大不云天步旣康雖基命肇邦不敢宸居自逸此卽射十日於濛汜繳大風於青邱景亳之師十一征楚漢之際七十戰詎得加茲震疊踰此威稜此則帝之武也埽荒屯者多未遑夫制作除禍難者或不足於治平帝則念切納陛仁深解網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併郡國而減吏員引公卿而延郎

將循良首獎特崇太傅之封儒術方隆庸建衰成之爵投戈
講藝息馬論道備法物而行封禪創明堂而立辟雍憲章禮
樂追迹乎世宗綜覽權綱同符於宣帝此則帝之文也若乃
莽聖公以推仁待盆子以不死指河堅朱鮪之誓賜璽答寶
融之忱燒文書而反側自安推心腹而降人盡悅縱遨遊於
二帝人識眞王笑故態於狂奴座客高臥其寬裕有如此者
納邳彤之說而雷信都任寇徇之才而委河內郅君章以拒
關受賞第五倫以論政見奇貴戚望風且避二鮑舍中行法
不私諸卿喜伏波之論兵每與意合賞河西之章奏輒問誰
參其明決有如此者夫五年成帝猶受困於平城四海爲家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八

三

尚勤兵於遼左以武定天下者不忘耀武之心以兵建大功
者必冒佳兵之忌帝則志在息人治行柔道每發兵而頭鬚
欲白非警急則軍旅不言絕遠駕於龍堆弭雄心於狼望雖
虎嶠之將上書而抵掌熊豹之臣納說而請纓而近戒蕭牆
遠追黃石玉關既閉深謀拒屬國之求繪劍遙酬厚禮謝匈
奴之使其遠慮有如此者嘗微之士旣必避乎屬鏤蓋世之
勳身不容於鐘室是以蕭樊嬰其縲繼竇灌受其駢誅烏兔
興悲龍蛇飲恨震主之危自昔然矣帝則茅土酬庸山河永
誓戒兩虎之私鬪賜大驪以昭忠麥飯豆羹繼絕艱難之愛
功曹亭長從容闊達之談四七際之元功同書竹帛廿八將

之間氣上應星辰其大度有如此者說者謂帝特立親廟別
祀章陵追王弗崇禮文未合不知有虞受禪但告神宗高帝
臨朝唯尊太上漢家自有制度大統匪顧私親儒生守禮何
不達也又謂帝政歸臺省治任嚴明矜綜覈之勞損恢宏之
體不知繼哀平之衰替遭新莽之紛更姦僞滋生制防虧弛
非行移柱改絃之政曷覩張縈正枉之功帝特去害馬之羣
匪毆叢爵鞭後羊之失匪察淵魚向使盡罷綱維高言元默
無異解衣而抱火舍權以浮江然則賞罰異宜質文殊尚一
偏之論未足與議也又謂帝西都輕棄東土營居徒捐四塞
之雄但守八關之隘不知大庭少皞迹不同墟蒲阪平陽基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八

四

非代襲豐程繼作並垂百世之孫謀囂耿迭居弗墜五遷之
神器況夫陰陽所會實天下之土中朝貢咸遵較長安而日
近者哉又以帝好崇圖讖喜讀緯書語出不經事同非聖不
知唐帝有觀河之典周成有拜洛之遊軒轅合符於釜山妣
后探書於委宛赤文綠字流星降五老之精玉檢金泥啟籙
授重瞳之子神道設教豈無徵歟且帝有撥亂之鴻功安民
之大德憂勤之遠略節儉之良圖巍巍乎綜神聖以甄陶合
帝王而步驟易曰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其帝也夫其帝
也夫昆陽爲大武之初基實英猷之始建精靈如在廟貌猶
新天上眞龍隣葉公之舊縣中原逐鹿笑石勒之麤才某也

短布驅車遠愧鄧生杖策壯年作賦復慚杜篤論都惜夫翠
琬未鐫豐碑弗表用敢敷揚聖德紀述神功經武皇通天之
臺尚有文章被贊北沛上歌風之址豈無魂魄來遊

重修斗姥閣記

代

黃鵠山顛有斗姥閣焉道光九年不戒于火已而水潦薦臻

迄未營繕余奉命來楚悼黎元之積困愍昏墊之方深思

惟所以弭變澹菑拯民捍患者既請蠲貸治堤防濬川渠徧
崇禱復博徵輿論廣集羣謀有利於民事在必舉僉進而言
曰茲閣踞山之顛與晴川對峙滔滔江漢奔匯其下閣實束
之地氣固然廢圯以後潦患歲至意者無以扼奔騰佐鎮奠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八

五

乎夫黃流方塞瓠子之宮以成湍勢初迴徐州之樓斯築昔
人捍衛亦固有資今耆之閣請復其舊乃從眾議首捐金錢
寮屬而下以次佐捐不煩賦不擾民梁稅堅而弗華某庸斲
而弗繪寓賑贍於興作通賓旅於懋遷費約而勞輕民悅而
工勸閣成覽之則儼乎若螭首之崔嵬屹乎若鼇身之岌嶮
析城萬仞忽移廉廡之前伊闕雙門突拔軒楹之下控七澤
三湘於戰車收長江廣漢以關鍵信乎地力增雄山靈助傑
者矣吾知陽侯望氣而弭節馮夷屏迹以徐行其必將束蜃
鰲繫蛟鯨上爲朝廷述職於祖宗下爲氓庶流功於福祐
爲魚弗歎沈馬無勞萬里澄瀾繡列溝塍之壤千倉多稼雲

興錢鋪之郊天貺屢豐地鍾美利和樂以洽嘉祥畢臻自今
以往民其用康然則射錢塘之千弩但侈雄心攀華岳之雙
峯虛聞仙掌孰與從民之欲因地之宜隆峻嶺以障狂瀾肇
崇巒而謀息壤者哉是役也計爲費若干經始某月日至某
月日役竣寮屬請余文以記之復爲歌曰俯控南紀壯嶙峋
兮蛟虯睥睨避逡巡兮瀆靈効職翊皇仁兮安流萬古福吾
民兮

重修鞏昌威遠樓記

并銘

金方氣壯天文分井鬼之垣隴首風高地勢控雍涼之要拓
秦城而啟土析漢郡以標雄厥有麗譙剏於宋代蓋以維戛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八

六

邊圉彈壓戎羌者也年載既湮未遑塗旣風霜所蝕有謝崔
嵬太守唐君子方當露冕風行之後正褰帷緝化之餘見而
慨焉乃謀於眾庀材召役不日告成楹桷之壯有加丹雘之
觀彌耀郁郁兮若威鳳揚苞而犴天門矯矯兮若應龍驤首
而排雲表踵事之意可得言焉今天棄秋嘯月劉越石之所
以靖烽笳也柔遠籌邊李文饒之所以制氏夔也彼皆經營
戰略規畫戎機惟形在乎建瓴故勢須乎拊背今則天山罷
戍瀚海澄波九邊無候月之驚四塞有熙春之樂何資控邊
過事綢繆然而遠臨宕疊遙控河湟皋蘭聳峙於其西靈武
襟連於其北長安東眺茫茫三輔之畿蜀國南通渺渺千盤

之棧途當輻輳地處中堅非有高掌遠蹠之基槩日凌雲之勢其何以臬宰羣壤肘腋諸邦然則鹿轂風清熊轡雲擁於以遠眺望於以居高明覽耕馑之勤劬答閭閻之疾苦匪疲人以崇土木乃寓政而廣拊循也況乎洮水縈黃渭流遶碧朱園之雲嵐萬壘赤亭之霞采千里則有隴右英流關西詰彥俛凭曲檻仰矚飛甍拱軒谷而揖羲臺溯謫仙而招長吉鳳鳴龍躍人揚靈傑之風鯤化蛟騰氣得山川之助此一役也乾坤舒其清淑鎖鑰昭其深嚴郵令速而政通輿誦興而民樂豈與夫江左鳳皇之址但詡遨遊河東鸛雀之名徒誇登覽者哉走也栖遲度隴浩蕩臨關想趙元叔之悲歌風塵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八

七

涕下惜李將軍之材氣忼慷情多挾楚調以援琴習秦聲而鼓缶謬因投簡遂忝當仁乏王仲宣之俊才敢效登樓而作賦辱閭都督之雅命竟升高閣以摘詞銘云
有崇其楹有麗其費畱星北檻栖月東楹玉塞連環金城標碣鳥鼠山高魚龍水濶安邊綏遠厥政以康鍾靈萃淑乃會其昌既成孔安雄於西土不震不騫亘萬萬古

搖碧齋記

古之漱石礪齒臨淵鑑懷者茹清潁入茗溪莫不靈境獨臻勝情畢臻而况雁重湖之混漾受七澤之崩騰翕陰吐陽沐日浴月芙蓉卓地青天垂炎帝之旒蛟蜃浮空廣野奏軒皇

之樂金膏水碧取精用宏海勺天瓢左浮右拍此則龍威秘
府不無遜厥宏深委宛名山猶或輸茲雋遠矣吾友余子耕
石菑蘅香國地近騷人泉石幽襟天容高隱所居搖碧齋者
軒牕雲夢履舄洞庭偉矣備矣可殫陳焉想夫春水生時秋
波定後汀花笑日湘竹啼烟拍拍鷗呼隣隣魚媵蘭有芳兮
誰購靈之來兮如雲貝闕參差龍女獻其雙珥君山窈窕皇
娥捧其一簪明月何年方歸海嶠白雲千里欲弔蒼梧無假
颯輪之力全歸斗室之中明麗之狀有如此者迨乎雄風橫
吼雌霓下垂波來而山陷頽雲瀚落而天飛青雨隆隆龜背
上負星辰睽睽蛟睛宵現曦月猿嘯猩竄往來山鬼之車鼉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八

八

鼓鯨鐘雜杳馮夷之窟雖飛浪蹴空而歎呼無恙疾雷破柱
而七箸不驚雄偉之狀有如此者於是雲綃布地震綺上軒
名士惟當讀騷此中只得飲酒綵牋狂擘則犀軍之鐵弩齊
飛銅斗高歌則鮫室之珠宮盡啟萬重雲海佐爾臥遊一幅
瀟湘請君點筆況乃書破萬卷墨支卅年雌鼎龍參蚪編蟲
簡百代以來鱗次其中主則東西二解風雨連床客則嵇阮
數公昕夕敷衽雖無渭川千畝之竹宏景三層之樓而十萬
百萬未易買此一邨一壑自謂過之矣君居衡岳之陽僕處
滄江之北升堂踐約轟醉題襟自顧塵勞如登蓬島雲壑難
招余隱湖山獨爲君生縱枚叔以觀濤進仲宣而投簡雲環

水珮只在開簾明月清風無勞挂席最好一湖新漲已似蒲
萄不知二豪侍旁何如螺贏幕天席地讓渠作三十六帝之
外臣曲盡峰青待我彈二十五絃之古瑟

遊陸城三橋記

丁亥上元後二日余在陸城與同人出眺蕪湖之濱潮痕尚
縮春草未生顧見四山浮嵐結秀客曰有能竟三橋之勝者
乎願與之遊於是鳴壺擊汰惠風告轅窮湖之汜前若無津
危石欹立老薛下絡斷吾縱橫一鷗不飛劃然山開沂澗而
入縐十幅之生綃貯一壺之幽綠峰巒繭裹梯棧鉤連近髻
遙鬢不可殫狀若夫往還不碍其風湍咫尺忽迷其川沆仰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八

九

循前舟已上雲磴迴失來艇虛聞艣聲沙石手流終日若鳴
甕盎松栢合籟四圍自奏笙簧溪光浴日而如丸崖氣割天
而似線掠水之鳥時逢四五編茅之農不過兩三一葦所凌
荒寂有鴻濛意眾山皆響清冷如古瑟音計行十五里而歷
三橋磧路已窮艤舟登岸微陽在林疏磬出寺投李花村裏
翦燭轟醉主方下鑰賓乃鑿坯踏歌而返仍鼓回帆但見松
梢一塔送客多情天際孤雲招人共宿中流暢以明月長嘯
答之天風船尾可裝青山船頭可載列宿輕脩不躍迅浪皆
恬野鶴未歸遠煙亦暝相與斂脰咏歌拊掌嘲諢城柝三更
弭楫而歸不知零露之如沐天星之欲稀也昔山陰之行大

令紛其應接斤竹之澗謝公縱其沿洄幽討所耽勝情適赴
何必異境始匹古人哉是役也將謁君山浮洞庭以風不果
發雖未獲攬七澤之煙波望九疑之風雨而汀渚回枉雲山
鮮明無三朝三暮之勞有一掩一重之致目眈意極靈輦幽
奔亦可以寄騷豔于襟裾接相靈于左右矣座客咸賦詩爲
樂而屬予記之于是各書姓名于左

頤園記

夫竹葆松旂陋而不華沈冥者之所長往也繒楹碩棟侈而
不質豪縱者之所獨矜也然則居一邱一壑之間無十匠九
柯之費啟榭欵月拓牕延曦飛泉散蕤絃之入詩遠岫薦髻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八 十

招之獻笑斯非雲山之靈貺塵壒之仙都乎趙子臞仙軼情
餐勝簡志栖冲所居有漁梁諸峰環翠西南其北則大江流
焉其南則純湖滙焉舊廬之外新闢軒楹有堂有室有亭有
塢顏之曰頤園吟歎之餘兼以奉親志潔養也當夫嵐氣往
來則松人擁燾川光升降則鮫妾獻綃霞采上簾幻以明金
錯繡苔痕入室眩之怪綠奇青鶴帶雲氣而下作磬折之嘉
賓鷗呈雪容而前號風標之公子此則攬秀延幽而造物不
秘其奇騁妍抽秘而岩巒日貢其態者也若乃錦雨烘春綠
天銷夏鶯初雁候水葉山條橘橙比林兼落秋實梅筍夾蒔
以娛冬心至于蝓鼎螭螭猊鑪雀瓦珊瑚枝架筆竹粉楷牋花

天酒賦星旦琴言此又取諸晤言之內極彼視聽之娛者已
今臞仙苞采已成芬華方扇非夫攀蘿葺芷餼石茹芝者茲
園之築其猶威鳳之返顧岩阿高鴻之迴翔汀渚乎若僕也
有鸞鶴三山之想無煙霞半畝之園每當湘渚春還蒼梧月
落攀芙蓉而望公子攀黃竹而訊皇娥淶水南湖變爲春酒
朝雲夢澤化作樓臺鑿空之想竊自娛耳所幸茲園之成足
慰卧遊之志松風蘿月既可餉君蕙帶荷衣能毋企我適承
授簡遂許摩嵒從今歲暮銷寒當謀一月二十九日之醉期
子宦成招隱更剗青天七十二峰之雲

東莊記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八

七

松橋芝田海上築仙人之宅葭牆艾席山中葺處士之廬類
皆息意塵區遊心物外朝煙夕月閱其無人絕磴危峰渺然
獨往豈若面郊背郭左市右廛亭皋表疏曠之形水木揚清
華之氣九柯十匠丹雘煙雲累榭層臺括囊風月大夫未老
營泉石之菟裘小隱堪招就薜蘿之初服信可以嘲壺公于
窟室陋桂父于岩栖者歟東莊者竟陵熊水贈君以其地
隣先壠草屨數椽升高以望松楸鬱然至葵園先生因宏茲
孝思益加葺治焉先生宮中題柱入號仙郎道左褰帷出專
雄郡高車畫軾功安春漲之黃流繡服形襟光動淇園之綠
竹旣而抽簪壯歲解紱鄉關賦潘岳之間居懷仲長之樂志

爾其爲地也旁連雲夢近囑滄浪平壤所交炳若縵繡迴溪
自引潔如輕綃跨以飛梁繚以廣厦野綠不延而並至林陰
密布而逾清若夫曲檻臨流長廊鏡渚露華汎而蘋白水煙
散而蘭青屬玉低飛儵鱗間躍春風攬珮如臨杜若之洲秋
日褰裳卽涉芙蓉之水翼然在望者水榭也巖扉滴翠洞口
飛雲岫魄琬以嶽崎磴週遭而詰屈移蠶叢之飛棧則峨眉
晝擁于南榮駕鼇背之金蓉則蓬萊夜失其左股襄野七聖
恂恍失途淮南八公逡巡卻步嶄然獨峙者山亭也桂樹偃
蹇脩竹檀欒絳蘼春敷朱果夏熟秋擢晚豔冬挺寒芳夕秀
朝華不待勾芒之令山條水葉難編伯翳之經則種植之繁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八

十一

昌也藻井承塵采鳳卻月涼堂含雪煥館畱暄軒表裏以洞
開闔清深以密邃雕甍畫擁狀六翻之負雲霓畫拱宵浮若
列繒之繪丹黼則輪奐之奇麗也且夫瞻懷霜露似續弓裘
崇孝也取鑒高深騁望原隰適懷也叩須我友宴樂嘉賓召
侶也屹揚風雅極命草木緯文也一室之內四美畢臻其亦
將謝貂蟬而卻駟馬乎雖然先生早膺物望方當年華雲偶
倦于爲霖木終期于作楫盤桓非吾願適軸非吾居莫戀小
山逐王孫而不返毋攀芳草思公子以徒憂所望長揖松蘿
早辭爰鶴載脂載轄方須結綬以遣征某水某山且俟懸車
而未晚

藻園記

郢甸山川宋大夫誅茅之所渚宮花月庾開府穿徑之區叢
蘭宅中詞人所葺青楊巷裏高士爲鄰騷國餘風往往以蘩
離作室江陵舊郡家家因橘袖爲園藻園者鄧性田先生之
別業也夫其緣飾因奪面屢背市申椒建廡辛夷爲楣運匠
石之奇思窮般倅之妙指重軒窻窻以含清連闥參差而入
勝簷楹百折寒燠爲之推移棖棋手端雲霞于焉蒼蔚風臺
則飄飄薦爽月榭則窈窕延輝雜花競春絢爛裹綵絲之帳
奇石拔地穹窿裂元圃之根猿拾果而迷峰鶴餐苔而失徑
迤邐以西射堂闕焉淺草承鋪垂楊翼埒雙蹏蹴踏花驄歎

百杜堂全集

卷四十八

三

赤汗之珠五色離披錦雉帶流星之箭破的而風生白羽分
翊而月照雕弧徑路倏轉芙蓉艤焉潭瑩一鏡橋落雙虹蘋
藻蔓生蒲荷雜布鴛鴦夕夢鳧雁晨嬉拓以疏櫺環以飛閣
纜無風而長繫船以水而爲家晴旭相鮮華渚流采輕風徐
動涼秋無痕木末芙蓉似結湘君之佩汀洲杜若欲褰公子
之裳爾乃竹榻眠琴蕉牕皮研煙幌與湘簾竝設蕙鑪借茗
椀交陳綈函則洞啟龍威緇帙則山開委宛王門養炬謝氏
封胡無草不蘭有樹皆玉會稽蘭亭之少長池塘春草之弟
昆予以叙天倫予以陶佳日夫洛中梓澤徒涉豪華山陽竹
林終流放誕茲則情深棣萼愛篤荆枝邱壑以暢其性鶯花

以寫其歡樸不掩華文不損質煬和葆素有足尚已余也跡
同求仲曾許窺園才異相如謬膺授簡悅三徑之松蘿接一
門之裴屐足知臨風嘉蔭木皆交讓之柯映檻清流水是文
章之色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八



百柱堂全集卷四十九

監利王柏心子壽著

馮展雲同年玉堂歸娶圖序

木天高處仍誇駟馬之歸海月圓時正結乘鸞之侶青綾製
被總號合歡彤管聯吟宜編新咏撤院中之蓮炬照閣裏之
梅妝此吾友展雲太史玉堂歸娶圖所爲作也夫其珠唾九
天花餐一樹飛文東觀挾藻西清麟木對成纔逾弱冠鳳條
棲穩最近朝陽天下稱曰終童禁中呼爲才子時則三星未
卜百兩猶遲臨波須烏鵲之橋補闕待鴛鴦之社拜章乞假
攬轡遄征絳闕三霄曾依粉署紅樓十里爭看玉人揚鞭而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一

甃隔金鑿卻扇而行窺玉鏡瀟瀟梅雨遙浮太史之河歷歷
榆星親問天孫之石歌驪祖道射雀占屏交贈瓊章爰圖粉
本足以述榮遇紀美談者焉昔者秦嘉夫婦不離計掾之馳
驅蕭史神仙未歷蓬山之清秘亦有河魴宋子皋雉買妻縱
侈豔情猶慚佳偶豈若高寒上界白玉爲堂窈窕中閨青琳
作牖鸞綸鳳誥披來五色之函翟弗魚軒迎到九華之帳者
乎歸歟晝錦麗矣香奩比鸚鵡以東西顧鳳凰而左右君依
香案妾進謨觴蕙質蘭心宛如賓友珠輝玉映並是天人結
一氣於紫霞照雙星於碧漢金缸二等共眠蜀纈之袍綵綫
千絲親繡甘泉之橐從此七香車至五兩帆來璜佩偕鳴玉

京同住織成大帶內子時勤捧到宮壺細君同拜花磚緩步
且斃疏鼇禁之班行朶殿重趨好同聽鳳城之鐘鼓

送唐子方擢守鞏昌府序

鳳銜 丹詔褰帷承 日月之光熊畫朱輻夾轂壯風雲之
氣揚雙旌而典郡烏鼠山高擁千騎以專城魚龍水濶壯矣
哉其子方太守鞏昌之行乎始也繭絲馳譽銅墨騰聲陳仲
舉高踐題輿龐士元洧登上佐迨乎入陳吏績展覲 闕廷
副 天語之諏詢疏 御屏之姓字旋膺 特簡晉守雄邦
于是綜轡遄征脂車言邁載辭楚甸首路秦中仙掌凌空箭
栝表通天之路潼關拔地金湯環四塞之雄及乎踰歧岷度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二

涇渭隴水下兮塞陰夕隴山高兮秋雲飛黯黯臨洮日落長
城之窟岩岩朱圉風高大漠之天南安峽中乞伏氏之霸圖
寥寂雒門聚外隗季孟之戰壘蕭條斯則飛雪載塗乃咏行
役登高作賦可稱大夫已且夫覽古證今者英流之遐矚也
宣風緝化者賢喆之閔謨也鞏昌地界梁州境居隴右其習
淳直其俗敦龐其慷慨者慕武賢充國之風其貞確者懷任
棠王符之節雖復遙連邛笮近帶羌髳山川阻深邊陲寥廓
而 國家威稜遠愔 閩澤遐敷玉塞無塵金河永靖耕耘
不擾詎煩魏尚之威桴鼓稀鳴何事郵都之猛君以寬仁往
泄彼土流之以愷悌馴之以詩書用惠我嘉師用柔我邊服

方見鳳凰下郡白鹿隨輪連擢榮醴泉流液潁川報政高
乘一丈之車南郡書勳榮被三公之服昔龐仲達縮符于安
定馬文淵領郡于金城皆以嘉績流聞英聲顯擢入聯珪組
寵賜璽書然則良守高名足樹旬宣令望安邊重寄卽爲旌
節先聲豈非賢豪奮績之秋志士立功之會者哉茲者漢濱
父老楚國儒流挽鄧侯以難留借寇君而未遂同攜清酒祖
帳晴川風蕭蕭兮班馬鳴雲漠漠兮驚鴻起東流二水縈別
緒于芳筵西望千山結離愁于征旆各裁篇什用誌河梁下
走不文辱當弁首清尊北海夙締風流賓榻南州曾容獻傲
曩值鳴琴吾邑洪潦爲災見君之捍患恤民拯艱甦困知其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三

雅懷康濟當有宏此遠謨者行矣前旌勉旃令德效繞朝而
贈策慕貢禹以彈冠歧路何啞榮名爲寶此日西州士女爭
迎五馬于部中他年南國旌旗重迓入騶于江上

劉孝長詩集序

在昔兩京風墜則曹劉方駕于鄴中八代文衰則甫白勃興
于天寶皆蘊雄俊之略挺瑰特之才役驅三靈麾斥八極諷
時感事援古切今用以滌除淫哇闕拓騷雅間世一出如吾
友劉孝長者殆其人歟孝長英豪命世魁穎絕人年弱冠

仁宗皇帝西巡至五臺詣行在獻詩五千言天子覽而

悅之繇是名動都下鳳覽德而來儀馬從天而入漢旣預

廷試旋放歸登癸酉拔萃舉丙子孝廉四上春官不第乃編
次所爲歌詩總若干首生平出處南北遨遊備于斯矣夫其
踰太行指勾注裴裒并野窮歷代邊雲荒趙信之城雪沒李
陵之壘風沙上黨渺渺飛狐簫鼓橫汾年年秋雁穹廬敕勒
賀六渾之霸府蕭然夾塞長河李亞子之雄風已矣遂乃回
眺梁宋之野周觀趙魏之郊言瞻北極更人春明夜月銅龍
曉雲丹鳳十年京國蹤跡爲多旣而汗漫江淮往來吳越弔
闔廬而入茂苑悼寄奴而過丹徒紫蓋黃旗誰家王氣瓊花
壁月何代風流射錢王千弩之潮泛少伯五湖之舸此其遠
遊之槩也若夫鷹揚文囿虎視詞流天子游梁鄒枚皆願交
驪士衡入洛潘張爲之失色或遇學士而解龜或揖三公而
叉手狂呼六博自謂袁絲據地酣歌人驚方朔其意氣如此
至于趙女鳴箏之會燕姬挾瑟之場玉釵挂冠香囊繫肘歡
情磐石妾意南山門外烏嘯誰知月曉尊前花落不道春歸
撲朔雌雄擁袖則櫻桃不少狹斜門巷盈懷則芍藥偏多其
蕩佚又如此夫當其壯也羣公有老夫當避之稱四海有斯
人必出之望天門詖蕩先騰白袷之聲華麟閣崢嶸將致黑
頭之公輔何其偉也乃進之不能奏訐謨贊台省次之不能
排闥闔貢玉堂應龍未鱗鴻鵠不羽盛年房室處子幽而不
揚叢薄風霜申椒嘅其永歎骭麟唾壺之調悽涼寶劍之篇

何其憊也況乎金篋已空玉顏不再嗚蜀禽之血淚喪海上
之朝雲奔月不還回風竟去江南花謝李重光則愁倚闌干
洛浦神歸魏東阿則魂悽金枕斯又才人潦倒乃咏七哀蕩
子關河無端百感者已嗟乎驂駟當駕及其壯齒驚鳥搏空
用其雄心若乃日逼崦嵫身淪江海賈太傅不歸宣室馮敬
通見抵良時影纓曳轂人盡飛揚賓戲客嘲談何容易如孝
長者負其權奇倜儻之才老子侏儒悲歌之下誰實使之偃
蹇若是哉雖然升沈者一時之遇也著述者千載之符也孝
長雖竹帛未登而篇章已富觀其雄豪奇宕俊麗高華鄴中
天寶得此而三蓋天假之以挽頽波復元古運會所關逼塞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五

何論孝長始受知于覺生侍郎繼與魯之默深稱詩長安掉
鞅接鞞盡海內雄俊顧獨屬序于余者亦以撫絃識曲飲水
鑒流夙昔持論頗不差池故序之不辭云

季舉詞序

樂府之興昉自協律爰及有宋大被筦絃上薦靈祇諧悅神
人下達里巷導宣伊鬱與雅歌而同用匪培塿之獨卑而往
往瑰奇之流抑雄才於節奏雅懿之士窘高步於宮商其靡
者爲之則愈趨闡緩其蕩者爲之則彌涉淫哇眾製雜陳鴻
裁莫覲思宏厥詣必俟其人季舉夙工揆藻尤妙倚聲控萬
態於毫芒騰孤情於宙合納九牧之金於橐籥匯萬流之水

於滄溟笙磬同音而娛百神者唯廣樂旌旄合舞而賦羣目
者獨桑林夫其遠涉湘波行吟夢澤襲山營於椒柱寧渚豔
於芙蓉嫋嫋蓀荃雪靈脩之古淚蕭蕭蘿薜續山鬼之離憂
則悱惻之緒也栖遲不遇坎壈未平趙元叔匿其奇光馮敬
通鍛其勁羽么絃暗激雷霆忽闕於九天促柱高張風雨俄
驅於萬壑則侘傺之懷也葉落蟬哀釵殘燕去鵲青天而寄
恨傾碧海以量愁粉怨珠嘯帳裏之魂不再香銷翠減月中
之魄難歸則化離之吟也菖蒲訊子芍藥酬歡情翦燭而嬌
多笑解襦而香動陳其婉變能令柳季蕩心述其妍華足使
長卿消渴則綢繆之作也况乃蠻花笑日狁鳥嘯煙秋綠悽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六

今春紅怨古感友朋之離析惜親懿之分攜有觸情懷軋形
聲律瓌璋連牀而抗墜中倫似詭權奇而疾徐合度摩辛劉
之壁壘拓姜史之垣墉泱泱之風茲爲大矣僕賞慚子野識
魏中郎聆蒲牢者難爲音覩駮駟者難爲御適膺弁簡謬出
尼言固知赤壁驚濤比蘇學士之歌鐵板旗亭絕唱等漢宮
人之誦洞簫

湘雲餘影圖序

舜華朝秀臨風無不墜之妍娥魄宵輝入海有難畱之影珠
何爲而化淚玉何事而成煙信福慧之相妨在嬋娟而尤甚
爰有竹西佳麗白下名姝蘭韻春嬌蓮心秋潔娉婷三五不

事鳴箏倭墮一雙絕憐窺鏡加以逸才妍妙綺思芳華雅嗜
縹緗尤工吟咏偷聲減字惟傳鏤月之篇滴粉搓酥自製浣
花之紙天桃共命最易飄零弱絮爲因能無墮落乃遇洪都
詞彥淮海清遊問荳蔻之芳年叩枇杷之深巷小姑獨處尙
自無郎神女相逢居然非夢目成既接眉語先通指磬石而
君堅托青松而妾誓花間小別便惜春殘夢裏同栖猶嫌宵
促以至微詞感動豔曲綢繆子夜前溪大有贈歡之什明星
潔月不無密約之章綺麗風流有足尙已更有異者一窺紅
葉之牋遂訂白頭之約矜憐有屬傾倒尤深嗟乎落落窮途
誰爲青眼悄悄密意無過紅顏賞音有類乎鍾期攜手願偕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七

乎蕭史自來名士祗悅傾城從古才人肯歸廝養斯則趙公
子宜其絲繡韓王孫願以金酬者矣已而花號將離山名大
別朝朝芳訊空沈鄂渚之書夜夜春潮不送石城之艇身將
化石淚盡成冰雨孤桐樹之心秋入芙蓉之面紅心草長人
間遂葬西施油壁車空地下竟憐蘇小歸風一去行雨何年
于是客本恨人悲茲倩女欲傳悽麗用托丹青檢錄遺篇得
若干首零膏賸馥若斯而已瓊花已矣萼綠杳然當景收芳
臨華罷翠崔徽卷裏惘惘如生漢武帳中珊珊難遇吹來古
恨簫聲廿四之橋照斷人腸鏡影二分之月

涼波墜月恨人作賦之辰露葉霜條秋士言悲之日況夫荷
花桂子慣閱興亡賸水殘山猶餘金粉其能無閱川悵悵掛
樹流連者乎此傳九楊先生西湖秋柳詞所爲作也想夫三
塔縈青六橋總翠綺霞散處樓閣虛無珠露凝時旌旗尙恍
依依陌上盡犢車遊賞之郊嫋嫋波間半鳳脩經行之地若
乃荒波黯夕冷雨淒晨古釵拾而或覩龍鸞夜火歸而唯聞
蟋蟀恨結千絲不飲黃龍之酒愁生萬縷如驚白雁之聲況
平五馬渡江虛傳瑞應六軍解甲遽作纍囚降表僉登候潮
不至茫茫土黑銷殘半壁江山颯颯冬青吹老六陵風雨此
皆會芳舊殿聚景名園擊筑高臺謝臯羽抗聲以泣停車驛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八

館王昭儀擁髻而吟憂來無方樹猶如此宜乎娑娑弄影悽
逾茂苑之春柱苒搖情怨甚隋隄之路者矣于是覽其哀緒
託以曼聲前後賡續得七十首小阮蕉雨觀察梓而傳之屬
予爲序攷茲體之興昉自竹枝近代詞人導源益廣憶曩與
蘭泉司寇亦同賦焉今覩茲編前塵根觸不辭禱昧輒作弁
言固知玉樹遺聲如見武林舊事夢華重錄此爲天水餘波
翟讓溪詩序

君生炎徼方爲日下之淵雲僕處滄江未識都中之潘左而
乃九衢風雪迴轡春明三月鶯花維駒夏口因均幽贊獲締
古歡應阮連裾英賞同乎漳水裴王接朝清言振乎洛濱則

知猗蘭不一林以芬芳而相悅神劍雖兩地得雷雨而均飛
余之獲交讓溪豈非聲氣所孚方域靡限者哉爰因談讌得
悉生平復出篇章屬爲弁簡爾乃論其甲第旣北儷崔盧按
厥簪纓亦南均顧陸劉孝儀之昆弟大握蛇珠王曇首之門
風兒編鳳蠟君也童而孤露幼卽雕華屬對楊梅已驚老長
解吟芍藥早擅英奇其伯兄雲莊先生方入侍承明携之以
遊京國僧彌得法護之難兄清河實士衡之愛弟蜚辭泉湧
騰譽颯馳望闕神駒曉日射桃花之影凌霄丹鸞高天流清
角之音弱冠捷京兆與西蜀王魯之小雲兄弟及黔中趙直
夫吾楚劉孝長稱詩長安蒲牢鳴而蟬噪革渤漣匯而鯁壑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九

深結佩攬環必北地温邢之選騁妍抽祕盡西京枚馬之才
或經易水而和歌一曲則橫飛羽奏或帳都門而賦別五言
則方駕河梁風雅道合斯爲盛矣旣而屢困計偕遂遊汗漫
嘗隨伯兄渡南海涉昆明謁季父于皖江因徧觀吳越故其
爲詩體雄剛之才窮瑰岸之致縱橫以極其變壯駭以發其
情良由山川行役所助者多也夫以讓溪轡龍虎之文握瑾
瑜之美宜其揚聲紫闥鼓袖赤墀含香于鳩鵲春宮簪筆于
鳳凰清禁矣顧乃孫宏上計屢放東歸主父出關長驅西返
蘭何爲而在野玉何爲而在途董廣川有不遇之言東方朔
無上書之日嗟乎轅車服輓未之紅鴛紫燕之才閭闔排風

不無海雁江鳧之族賈生年少難至公卿李蔡人才原居中
下秦岳前而趙瑟退螾珠斥而魚目升于是蜀國才人端居
不樂秦川公子駕言寫憂宋大夫臨水登山羈旅則優柔詞
少桓宣武攀條拊樹功名則少壯悲多斯固長歌短歌聲能
裂竹去日來日憂如循環者已然而鷹隼卑飛所以伸其雄
鷲也蛟螭潛匿所以運其威神也讓溪惟尺珪未膺寸組不
掛故得紛綸藻翰凌輶風騷角並世之英豪抗元音于正始
向使早入掖垣先登華省而董金躍冶灌辟不深荆璞發緘
雕鍛未至烏能如是之感激豪宕春麗鯨鏗也乎又況陳曲
逆非長貧賤魏子牟豈戀江湖再奏凌雲終辭隱霧上奇木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十

白麟之對揆碧雞金馬之文方將鋪張鴻庥潤色皇緯豈與
夫百戰不侯之將五噫辭闕之儕長此沈淪均其積廢者哉
茲者聯今雨之朋簪方銜卮酒戀白雲之親舍遽發歸輶烏
翕羽而風驚魚銜鱗而波蕩君乎行矣僕也悽然對此茫茫
江漢雙流之水愁余渺渺牂牁萬里之天因爲敬禮定文卽
效醴陵賦別此日尹班握手難挾雲車風馬而從何時王貢
彈冠相隨扇影鑪香之下

蔡蘅薌詩詞集序

從古淵雲必歸中禁多才枚馬例侍承明高詞則上媿皇墳
綵筆則能干象緯月臨丹鳳侍香案于諸天日照銅龍捧紅

雲于一朶以視折腰道左露冕車中者豈不勞佚攸分霄塵
迴判也哉然而太傅旣分司東雒大蘇亦管領西湖分餘事
作詩人屈神仙爲外吏何嘗不改成于好水佳山之地而名
走于中樞祕省之間者乎吾友蔡子蘅薈外旨遙深內情芬
雅決戰則文采必霸摩空則藻耀高翔人鏡芙蓉試綠衣于
闕下春城桃李踏酥雨于天街斯時也望君者以爲六翮升
霄便作建章之黃鵠愛君者亦謂五花映日必陪天旤之眞
龍摘詞推楊柳春旗草制坐紫掖清漏固將潤色皇緯鋪張
鴻庥矣而乃奪我鳳池瞻余馬首收雲漢天章之錦瀉瓊瑤
玉佩之詞大雅不羣鴻文無範則今所得詩詞是也夫其經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七

楚豫三千餘里望燕雲一十六州蜀道西行黃河遠上銅梁
玉壘奇山川則開闢已多宋闕唐宮古疆索則雄豪不少旣
已飛揚霸氣驅使史才矣若乃桃葉來迎蘭香私嫁珠邀子
美釵挂臣冠三月離筵非無芍藥九秋紅淚盡化芙蓉夢雨
疑雲綺語羌無故實曉風殘月多情輒喚奈何則又兼淫思
古意之遺而無側豔新聲之累焉今將遨遊京國需次銓曹
遂出新編屬爲弁首吾子行矣銅溝新柳爲子迎珂珠樹曉
鶯爲君行酒若使九重讀長卿之賦生喜同時六宮傳元相
之詩呼爲才子乘旤馬侍直廬斯乃千載一時也次則褰帷
辭闕剖竹之官魚鳥簿書湖山公案亦必有儲精蓄采振秀

雕華者僕也已驚幼婦之詞工但祝郎君之官貴願負先驅
弩矢瞻還鄉駟馬之雄將期浣厯台衡序一品會昌之集

鄒壽泉參軍讀史論略序

將以網羅掌故蒐括見聞矜援據之淹通備詞章之采擇則
禮官博士類優爲之至于綜興亡之大數驗理亂之先幾黜
亟姦諛崇獎忠直殷鑒百代持衡片言非夫深達治體博觀
世變烏能激揚于千載之下判決于千載之前蓋甚哉讀史
之難也壽泉參軍軒冕巢由衙官屈宋挾毫間之月旦定皮
裏之陽秋權輿邃古以還下訖有明而止著讀史論略一編
臚世次列盛衰爲正爲閏或分或合誅伐禪繼用舍賢奸靡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七
不表而出之加以論定夫存亡不侔仁暴而已成敗相反昏
明而已更張不一誠僞而已委任攸殊忠佞而已觀夫英君
斷于上哲相議于廷若江海之得舟航譬山川之出雲雨艱
難以開叛恭儉以守文講學行仁勸農薄賦垂白龍鍾之老
不見干戈左衽羶裘之民咸奉冠帶醴泉出地朱草生廷白
雉赤麟不絕書于太史金船銀甕悉來告於名山豈運會之
攸隆抑天心之獨眷誠憂勤惕厲延庥迓福之至也及夫驕
侈萌芽宴安酖毒以菴施爲香草指野烏爲鸞皇開邊喜事
之心生羽書四出西祀東封之費啟財賦一空貂璫狐媚文
癸九重幾爲虛位星變與山崩告警元象翻謂無憑逮至誅

求遍于閭閻毒痛流于寰海叩閤伏蒲之士駢首嬰刑憂時
念亂之流上書不報或一夫操挺九廟爲灰或倒持太阿潛
移神鼎噬臍之悔亦已晚矣且夫河雒關中古今之形勝自
若也金犬士馬戰攻之利便相乘也水衡左藏之儲國不
乏用也尊主庇民之佐代不乏才也然而亂國恒多治國恒少
六朝五季爲厲之階尺地一民舉非其有前車不鑒後軫方
道豈不以滌辟相循昏庸未悟潰金隄于蟻穴啟篝火于狐
鳴而後下土離心上蒼厭德也歟然則作史者寓褒誅于已
往讀史者證得失於將來以正主心以端臣範以扶人紀以
遏亂萌處經事而得其正處權事而得其變安危所判劃若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三

分疆幾務未乘洞如觀火非攷古之精詳必臨時而督亂論
斷之作烏可已哉烏可已哉若乃度時勢爲變通揆機宜爲
因革寬猛異用文質殊崇與夫封建郡縣田賦兵制世不相
沿代不相襲是又可錯綜參伍博觀其略而誇典核獵文詞
者不與乎此壽泉旣梓是編余爲撮其大旨著之首簡云

月湖禊飲詩序

代

晴山令尹之宰漢陽也風流令行時和人樂粵以暮春上巳
延集賓寮修禊事于月湖古也月湖枕大別瀕漢皋番畫如
煙遠春若夢輕縠委地因風成文橫波窺人含睇宜笑逕以
略約翼以亭臺縹草芊眠鬱爲香海雜英紅白望若錦城土

女丰昌簪鈿交錯炫妝川縹揮袂風香雕輪翠幃之所經錦
纜牙檣之所集于是乎在焉乃揚畫舸泛中流雲山鮮明風
日流麗柳纜絲而漲雪桃照水而蒸霞蘭香襲裾荷帶縈楫
掠波之燕呈其紅襟出谷之鶯披其金縷權謳發而文鷺先
導榜牙啟而游鯉不驚沂三里許抵梅子山飛閣凭臨羽觴
間作水煙助暝山日半陰弭楫而歸浩歌相奮夫內史蘭亭
之作元長曲水之篇所以飾山川照今昔者興寄不淺藻翰
爲工也今諸君締幽贊于韋弦續歡條于蘅杜煙波滌其鮮
采雲壑赴其奇懷欲使流水崇山六朝宛在柔荑絲羽終古
常新不因吟咏何示將來于是總其作者凡得某某而屬予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十四

序之且恐去日苦多停雲易嘒爰假繪事以誌雅遊則粉本
長留如勒山陰之歲月替人代作重招湖上之郎官
荊州倡和樂府序

星辰南紀天文分翼軫之垣江漢東流地勢扼雍梁之要啟
山林于筆輅鬻熊爲王者之師建臺省于渚宮蕭氏亦中興
之帝丹銀齒革充溢緘滕篠簜瑤琨駢填篋櫝根抵則人人
杞梓芳華則戶戶蘅蘭倚相才人能通邱索鍾儀君子代奏
土風櫛机旣勒成書雞次亦昭國典雖鄭衛齊秦而外不列
詩歌而屈宋唐景之徒尤工騷賦此則楚材獨擅郢曲彌高
者已吾邑蔡子蘅香嘗與江陵鄧子孝旃發思古之幽情摠

懷舊之蓄念著荆州懷古倡和樂府一卷凡在興亡靡不及
焉慨自荆尸才旅棘矢開疆郢都實三楚之中南郡爲九州
之勁無何武關不啟強臺已傾作咸陽之布衣夢章華之輦
道南風不競有自來矣至于劉景升之豚犬諸兒曹孟德之
舳艫千里亦復攻如振槁舉若摧枯迨乎江左鼎沈湘東旗
建旣瑀戈以靖櫓槍之氣將朝服而定霸王之都乃北來之
將帥如飛南國之煙花忽捲衣冠運盡文武道消覆亡之機
何其速也且夫孫策提曲阿之一旅卒以開吳句踐用會稽
之五千終能霸越何況襟連唐鄧控引巴巫形勝利便戰守
有餘然楚覆于前梁傾于後金輿玉座蒙及蒿萊瓊館璇宮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十五

化爲霜露三休臺畔皆何代之蟲沙一柱觀前盡前朝之麋
鹿王仲宜高樓攬淚愴愴情多庾子山故國興悲歡愉詞少
斯則抗聲已咏臨江王有愁思之歌攘袂而談孟嘗君動雍
門之泣者矣今二子蒐羅侈豔感慨蒼涼數典陳詞不出鄭
志可以原本山川可以凌轢今古而且各張楚軍並抱荆璞
兩環映日雙劍干雲自有倡酬于斯爲盛固知薰香摘豔不
失美人香草之遺異曲同工重聞白雪陽春之奏

龔木民錦瑟篇序

寶滔遠宦空題錦上之迴文徐淑云亡誰報天涯之金盃
飛葉縣比翼先乖花茂河陽合歡不種有孤眠之鴛枕無並

至之魚軒斯則秋鬢黃門既回車而增慟漆園傲吏猶鼓缶
以興嗟宜吾友龔子木民有錦瑟之咏乎是篇也爲其配張
孺人作也七葉金貂之族三春柳絮之才變彼淑姬歸于吉
士珠樹之花並蒂紅綿之繭同功九曲屏前恒歌子夜六時
鏡裏長對春山聯吟惟翡翠香奩寫韻則琉璃硯匣當木民
授室鄉園之日卽尊甫雲舫丈驅車邛阪之時會蜀中計至
木民方赴郡試孺人哀經發喪極哀備禮先是孺人以未逮
事姑鄭太宜人爲憾及繼姑段太孺人自蜀返時則田乏十
畝家徒四壁拔釵沽酒拾橡堆盤循陔采馨膳之蘭入室植
忘憂之草處約如泰欣欣如也爾乃犢鼻晨興牛衣宵對懼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六

脩名之不立念富貴之有時俾木民因是以揚光飛文發名
成迹者亦贊成之力半出閨房焉旣而君向金門妾居羅幙
長安日遠北極天高樓頭柳色蛾眉之怨難開門外苔痕馬
跡之塵盡滅況乃青雲未遇零雨不歸縮一綬於風塵轉孤
蓬于南北夢淩日觀朝朝太岱之雲淚入江湖夜夜錢塘之
月遂使寶釵在首金鳳徒傷明鏡當臆盤龍獨照落春華之
桃李滴秋淚之芙蓉蓬首三年藁砧一曲訊夫壻東方之騎
浪說歸期占郎官列宿之文虛懸天漢加以珠胎易隕蘭箭
頻凋庭吹少女之風山化望夫之石疢如疾首憂能傷人鸞
去辭巢龍飛落店靡草無生之氣焦桐必死之心命薄秋雲

身先朝露以戊子某月日歿而木民尚滯歷下也嗟乎生者
萬里逝者九原問娥女之瑤臺竟迷仙路投宓妃之金枕尚
似平生割肉歲星遽喪神君宛若煉砂仙令嗟無東海鮑姑
遲晝錦之還鄉失宵衾之同夢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聞孺人
綿綈之先一夕告于姑曰若得見雪兒其逝乎已而果然是
則空明本相綺慧前因簪白柰之花定悲織女染紅心之草
遂葬西施舞向璇宮莫挽風前裙縵化爲泥爪猶隨天末車
輪歟有所歸理無足怪閱一歲而木民始歸翠帷珠幌遺挂
如故沈水博山紫煙不生破鏡上天鞦韆在室慈姑屑涕嬌
女拊床其爲腹悲豈可言喻因出途次所爲悼亡詩若干首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七

屬予序之夫子荆除服之作有其語而無其哀奉倩傷神之
言深于情而短于韻茲則吮辛茹苦落貌憊肌感無偶于匏
瓜等此身于螿白腸九迴而九斷夜三起而三眠哀麗無加
情文並至固知愁河填就難成烏鵲之橋淚雨傾殘卽是鴛
鴦之血

鄧孝旃詩序

余嘗病作詩之失其端有四寓意不深則淺陋而易窮蓄義
不宏則迫狹而無度抗音不振則響墜而韻沈沈樹骨不堅則
力撓而詞躓風騷日遠波靡相沿將使建安之雄才徒懸于
往代開寶之作者不覩于來茲自非疏亮不羣瑰奇特立者

卽無能懸寶璐以屏燕石奏朱絃而斥皇琴若吾友鄧子孝
旃之于詩蓋可謂抗心拔俗負異振奇者矣鄧子負荆衡杞
梓之材舉屈宋芷蘭之秀畧年風骨卽號石麟弱冠才華便
吞白鳳夜光剖璞層峰生草木之輝秋水含銜四射射芙蓉
之采落鵬都督奮絕技于詞場射虎將軍領雄師于文陣旣
補博士旋登拔萃攬轡于鳳凰闕下揮毫于鳩鵲宮前方謂
仙才方朔終登金馬之門年少王褒獨冠白麀之對已而報
罷仍客都中君旣才調飛揚風流俊邁一時金章朝彥紫閣
詞英以及公車待詔之流縫掖知名之士莫不傾襟延譽解
帶寫誠于是壇坫挾張敦盤畢會天垂北極高歌碣石之宮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六

雲麗西山大集華陽之館庾子山之初遊河朔遂令温魏懷
慚陸士衡之始入洛陽頓使潘張減價若酒金九狎客往往
聯鑣綠幘少年時時並轡彈箏挾瑟頻遊趙李之家玳殼珠
鞍驟過金張之第引被而覆鄂君分桃而憐彌子酒傾百榼
豈顧尙書之期漏下九門能緩金吾之鑰亦復孽牋寫豔裂
素騁妍巧藥題篇櫻桃製曲披秀于南朝宮體雕華于北地
燕支旣而命駕言旋驅車徑去友古人于一室抗遠志于千
秋獻咏章華之臺憑弔湘東之苑拾明珠于湘浦采香草于
汀洲山川以助其激昂今昔以攄其悲喜故發之詩者仗清
剛之氣體儻上之才不以塗飾損其真不以卑恭貶其格矯

矯子若驂騑之試遠道鷺鳥之企層雲也今將重入春明計
借京兆乃編次所作屬予序之行矣孝旃振響雲間抗鳴日
下耀燭龍之棹木剝罔鳳于梧桐下以崇軌正聲上以和鳴
盛世鏗鉤炳煥必有益進于今者僕也橐鞬右屬避舍曾甘
弩矢前驅引喟願効悵茲離析迤矣音塵黯黯關河借垂楊
而挽遊子瀟瀟風雨隨春草以怨王孫慕聲子之班荆效縵
朝之贈策勉崇令德益布英聲騁長楊奏賦之才遙想子于
鳳城深處賦桂樹懷人之什儻報我于雁帛來時

中峰餞別圖序

竹嶼都轉之留楚治水也星輶所過雲畚咸興鯨波順其朝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九

宗雁戶返于衽席剡章繼上公望交推而乃鍾鼓方陳鷄鷄
遠避罽羅初設鴻鵠高飛抗疏請歸抽簪遂去于是風流茂
宰磊落羣英維繫無從駕言出祖相與陳桂醴會芳筵于城
東之中峰時則積雪照林寒煙隱岫曉角鳴而汀鴻起夕笳
奏而檣烏飛臨水登山楚客送歸之地浮雲落日河梁錄別
之辰昔疏傳還鄉會都門而悵別通明高蹈出神武而挂冠
事並缺于詩歌迹未傳夫圖畫茲則詞條互映篇什載陳粉
本長畱丹青有作所以揚芳軌侈美談也清尊一散嘉會何
年世自需才公非終隱難攀綵鷁共崇睇于青松白石之間
重起花驄願傾心于廣漢長江之側

歌笛湖樓圖序

鄂城歌笛湖者林淑空明蒲荷尤盛陳子雪樵儼居于是一樓特敞大可如舟眾綠所歸望之如海雲霞輔態魚鳥奏懷餐勝栖冲有足述者當夫蒲萄始漲蘆荻方生持帶牽風荷錢溜雨嬌若碧玉微露翠鈿青蓋籠雲紅衣出水魚遊咬影鴛夢畱香粲若江斐徐捐雜佩殘暑已退西風動波煙柳涼蟬荒葭瘦蟹則雲林畫本水墨無多驚颿激弩白雨跳珠蓮女回舟菱童弭楫則海岳新圖雲煙高變至乃朝霞被渚初旭上軒林翠交環合之以菱芡露香欲沒襲之以蘅蘭旣似絳闕海東往來浮動迨乎明河耿夕素月流天涼雲曳綃澹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三

不可翦澄波合鏡潔若新磨又似銀臺空際倘恍仙靈陳子于是拓綺疏倚碧檻鑪香炷茗盃陳清濁之尊設以侑賓紅黃之果取爲釘座嬉晨陶夕銷夏延秋皆于茲樓得之夫溺貂冕者蒙聲利之譏癖林泉者蹈沉冥之誚若茲之跡鄰衢市想寄江湖儻所謂通介相成出處兩適者乎陳子旣樂茲樓圖以徵咏屬予序之余以羈棲塵網羞鑑煙波每朗月清風輒從陳子遊雖疏簾清簟小住爲佳而蕙帶荷衣此情長負抽翰命篇愴然而已

王竹嶼都轉黃河歸權圖序

竹嶼都轉系出名家材爲時棟題輿贊治越中高展驥之才

露冕頒春碭郡表畫熊之賦
簡命親承張文紀遂持繡斧進拜河北觀察壤接漳洹之
會地當河沁之交遂乃竹石親撻薪焚畢具操水維而不弛
莫怠壤以無傾玉節載臨金隄底績王尊立水洪濤悉變安
流樊惠穿渠斥鹵盡成甘壤用使怒鯨徙舍三秋高瓠子之
宮耕犢連村千里鬱桑麻之色已而花開旌節攬轡方行芝
秀巖阿褰裳遂往車前霖雨擁白鹿以隨輪夢裏雲山報青
春之折簡布帆安穩迢迢建業之城尊酒踟躕落落太行之
山則黃河歸權圖所爲作也既乃東山再起北闕重徵廊廟
訐謨進賈生于前席東南財賦假劉晏以持籌 召對後卽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三

遣視兩淮嵯政策筦牢盆弊嚴利孔民稱其便商杜其奸抑
配咸除平準佐水衡之賦美餘不尚江淮罷月進之錢未竟
厥施左遷而去頃者江漢爲災沮洳迭患淪編氓于雁戶化
赤子爲魚頭浩浩洪流誰挽水犀之弩湯湯楚澤疑驅白馬
之濤時則制府宮保盧公中丞楊公念切惻痲憂深飢溺爰
資借著用建宣房以公能抒賈讓之籌久熟桑欽之注疏請
予朝俾畱南國至則忠勤以竭慮明斷以圖功虛谷以廣
諏飲冰以自勵棧車行縣馳驅無墨突之黔馨鼓鳩工徒役
罕澤門之謗事竣諸公復交章論薦公則退心永矢退志彌
堅賦匏葉之章戀蕪羹之味抽簪謝疾抗疏還山于是重展

舊圖復徵新呀憶往日觀河之面證此時止水之心議者謂
公身本津梁才同柱石爲九重所嚮用實四海所翹瞻方當
翊贊昌期彌綸元化譬若乘舟伊尹遙經日月之旁泛海張
騫遠過女牛之次且夫八年疏鑿大禹所以灑沈澹菑也四
國旬宜召公所以承流布化也蘊治安之略者輕岩穴之虛
名負開濟之才者薄邱園之介節今乃雲雷待布泉石長懷
以江左之夷吾作山中之宏景天邊卿月尚臨驄馬前旌江
上客星竟戀沙鷗舊社迴帆鼓好招隱詞成或者違利濟之
遠懷乖道援之夙志乎不知公早寄國楨豈甘石隱時當利
涉則奮若雷聲道在息機則寂然淵嘿惟行藏之有主故舒
卷以無心昔者疏傳言歸祖帳西都之郭溫公乞外退營東
雒之居彼皆遭遇良時允懷高蹈公之此志其揆一也況乎
謝安名重望繫蒼生章孟身歸夢爭王室異日鶴書赴隴鵬
翼排闥捧日心殷方作黑頭公輔格天勳就重尋白社風流
豈比夫東海之徒甘心避世南山之侶溺意梯榮者哉僕屈
躄無奇雕龍自媿久欽才望適辱引嗇惜何武之不畱悵冠
恂之難借鄂王城下柔艣初鳴蔣帝祠前輕帆欲卸朝宗萬
里想江湖戀闕之心砥柱中流正舟楫需才之會風波唱定
甕容弭楫于山中綸綽旁求更送棗槎于天上

李孝子達三先生壽序

世有企影金僊希心瓊笈梯層雲以餒白石遁絕壑而飯青
精西掇蓮花侈靈根之十丈東探瑤草輕弱水之三千謂可
袂挹浮邱手招若士含北斗而作天語指青松而論長年不
知天公有易老之時談飛昇皆迂怪元氣乃不磨之物舍忠
孝無神仙何則培栴栝者起于初莖學峴崙者基于絜土蓋
必內有抱樸含蘇之嫩而後外有延齡卻老之符瓊芝苗于
情田丹竈煉于性府以此知人間之曾閔卽地上之彭佺矣
今乃于達三先生而益信之先生幼篤天倫長能潔養謹雖
鳴之節善體形聲感鴛羽之詩我藝稷黍蒸蒸乎有循陔之
樂負米之勞焉顧其尤難者則所傳雪夜謁大雲山禱疾一

事爲絕奇當尊甫某公之遭疾也先生立侍衾裯不脫冠帶
勺漿曉奉藥鼎宵溫旣而疾益彌留神先疲瘁巫乏天上之
術醫無續命之湯先生則腸轉如輪淚枯有血哀甚飛龍之
出骨酷同彈雀之受燁已乃矍然起曰世豈無神靈能福厄
起死者乎會有言大雲山祠特靈異者遂草笠蒙頭麻鞋首
路當揮淚出門之際陳以身請代之詞走百二十里而抵大
雲山麓大雲者巴陵諸峰之雄出者也虧蔽千里屢屢萬重
匿景拒曦烏兔躡其馳突磨牙吮血夔魍長其子孫往往遊
屐告疲樵梯愁滑焉先生之甫至山麓也時則風欲蹴山巖
出天外暝疑吞地幽行壙中積雪峰腰龍玉色以蛻甲縣冰

洞口虎呀然其捋鬚徑圍之松倒卧若槁盈丈之澗伏流無聲猿狖負飢甘嚙毛而不出羆羆顧乳時抱子而相噓微白所凝目見數寸一顛莫測趾垂二分先生方若竄獐之失林急鹿之走險雖委軀于豺逕已輕命于鴻毛顧徐見隱隱皆有人跡遂力疾踐之而登及巔則梵磬在林天雞破曉道士啟扉馘客所來詢辨人跡乃始驚拜能動精靈風伯且聞而奪魄爭窺面目山神亦願作先驅禱畢趨歸急視親病霍然已起此則甘菊之泉匪仙而可飲孝林之筍不春而亦抽前後爲尊公所疾者九爲太孺人所疾九宮山者二皆得奇驗時先生年三十尙無子或導之兼以祈子先生改容謝曰倉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五

皇中惟知急親耳他人或有驚其靈異盛相流播者先生輒蹙然曰親之福也神之庇也某爲人子忍以此竊名哉迨至抱松楸之永悼兩親已閱脩齡薦魚韭之遙忱晚歲不忘孺慕古之純孝其庶幾乎若乃温公爲兄噓背何武願弟成名彬無常主之衣室有同功之火迎風棗萼合跗更芳向日荆花連枝逾秀友于之間復何間然他若盟心然諾重若嵩邱脫手錢刀輕于秋葉困粟待客而哭有停炊綈袍贈人而室畱質券邑明府張春溪者下車未三月有賢聲卒于掾舍入口寔甚先生首束芻詣之立遺社而念樂公未忘尸祝攜炙雞而效徐穉不顯姓名宏彼高風夔乎尙已論者惜先生未

事簡編竟淪韋布姓氏不踰里閭聲華稍謝蜚騰使其縮朝
簪腰紫綬必時堅貞之節颯鯁亮之風榮路未階此之遺憾
不知至性過人不在聖賢之感發也匹夫慕義不必帶烏之
冠容也先生辯亮肇貞握瑜懷瑾歌咏傳乎婦孺肫誠格乎
鬼神彼高車大蓋之倫鳴玉鏘金之子寵榮藉甚而澆嫩寂
然其聞先生之風有不低首降心辟顏汗下者哉德配某孺
人柔嘉表度淑慎脩儀共盥龐耕同操萊畚可謂嘉賓相敬
偕隱仙如者已美意延年脩德獲報以某月日並開七秩鶴
鬢相看微畱古雪鹿車小憩並卜祥雲愛日凝輝指塵居爲
洞府白華馨膳有才子是詩人樂可言乎樂可言乎僕與郎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三

君心海茂才以同聲之慕訂握手之緣因覲元方始悉太邱
之德量獲交仲郢卽知公綽之門風隅坐所聆管窺靡盡適
承茲請屬作弁言因念畸人負茲瑰行倘遇衙官屈宋譜入
風騷或逢吏部斗山編之史傳必使擘窠之字爭突兀于嵩
衡血性之倫得礪砭于肌骨僕也何人生乎並世惟有編爲
雜佩擷眾芳而羅湘澤之蘭斫取青光書萬本而罄君山之
竹

蝶仙閣女弟子詩選序

昔者韋母傳經集儒林于紗幔惠班纂訓徧師事于宮闈雖
播徽音未傳風雅亦有袁家大捨裁椒掖之羣篇左氏貴嬪

代芝庭之眾製而淵源弗著陶淑無間從未見咏絮才媛度
金鍼于繡譜簪花高弟羅玉筍于脂田如蝶仙閣女弟子詩
選之盛者也蝶仙閣者戴梅生夫人之所居也門風赫奕逾
漢代之平津夫婿才華得江東之文度清詞滿篋但聞玳瑁
爲函麗製盈箱唯取芙蓉作紙調鉛殺粉間及丹青活色生
香尤工縑素一時越中靜女吳下淑姬景此芬華懷茲慕嚮
莫不負牆而請業斂衽而問奇濟濟并裾盛于華陰之學舍
祁祁環珮多于絳帳之生徒鵲綾稅稿皆成黃絹新詞鳳錦
裁賤盡是烏絲密字爰乃綜其英麗采彼篇章計十有二人
都爲一卷夫煒管登風茗華紀淑殷洎編婦人之集常璩勒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五

女士之書璀璨俱陳青藍靡自茲則聚掃眉之才予作載酒
之門生人奉瓣香天生慧業青鸞鏡底咸耽香茗之吟朱鳥
牕前羣擅芳椒之頌輝映則明珠翠羽英華則秋菊春蘭方
當麗以金繩書之鏤管細帙防塵襲用蒲桃之錦締函辟蠹
薰宜都荔之香十色裘哀聯爲羣玉五光煜燦貫若華星傾
石黛之千箱豈足形茲秀色瀉燕支之萬斛無由絢此妍華
僕徧覲瓊琚幸披膏馥猥當弁首恐類捧心擬拈貝葉以傳
鈔敢向玉臺而製序足知選樓直上如凌玉女之峰意匠同
工直奪天孫之錦

贈清涼生新納姬人序

迢迢蘭渚騷人捐珮之鄉渺渺蘅皋神女貽珠之地則有東
平雋客南國詞流散古恨于煙花銷壯懷于粉黛廿年醉墨
狂題荳蔻之襟萬里豪遊慣索玫瑰之笑藉青娥之秀色蕩
元髮之憂端爰有麗人相逢楚澤第三稱姝挾瑟尤工廿四
名橋吹簫最擅泥絮墮風中之劫瓊花移天上之根瘦骨多
秋脩眉善恨爾乃芳筵一顧密約三生重昭諫之多才托雲
英之俊眼北渚芙蓉唯開並蒂西陵松柏只結同心蓮漏短
而眉語長蘭膏殘而淚痕續丁孃綺慧不無索燭之詞繁採
綢繆大有贈環之什然而妾憐翠袖君歎青衫空思填羽之
橋未獲量珠之斛相將流轉漸更涼燠朝飢掩戶但飲木蘭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七

秋雨連江恆衣薜荔何幸故人高義上士舊遊助婚費于阮
修償聘錢于織女前身香尉號花月之總持此日情天屬氤
氲之使者一諾已堅岑鼎五湖遂泛煙波用使玉淑文鴛護
春風于錦翼珠樓海燕穩香夢于紅襟于是白玉爲檣明珠
飾楫唾華波浣黛色山分衣香起而燭花明鬢影欹而帆葉
緩枝上之栖鳥並起灘頭之屬玉雙飛碧杜煙清錦楓霜澹
泝滄浪而竟返指太別以云遙畫舫將移芳尊並餞牽離情
于錦纜助新咏於玉臺緩斟玉盃好聆桃葉之雙聲歸別銀
燈細問蓮花之再世

生舊有所遇姬貌適與之肖云

熊仲放悼亡集序

悼亡集一帙詩詞誄傳備焉熊子仲放哀其繼室黃孺人而
作向使熊子得綰珪簪早偕黻佩或詡畫眉于京兆或誇割
肉于細君白玉堂前雙栖盧女碧油幢裏並引沙哥夫婿專
城豔秦樓之朝日良人執戟分漢殿之春風但苦歡愉難量
貴盛抑或犢鼻相從牛衣對擁負戴風塵之下儲耕隴畝之
間鮑宣少君共抗心于高蹈田居蠶室並矢志于遐栖亦足
遂高柔愛玩之情成儒仲隱居之節今熊子則垂頭峻阪鏃
羽高靈書十上而不行玉三獻而未剖飛揚意氣已逾年少
終軍偃蹇才名竟作江東羅隱幸逢佳儷藉豁幽憂得鴛社
之替人諧鹿車之雅志且其識高機鏡言助韋弦鳳凰將彼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天

九雛鳴鳩均其七子波濤撼地助營谷口之居烽火連天相
望鄜州之月深憐代匱稍獲安巢豈謂淑姬遽成永逝石華
廣袖空餘唾碧之痕錦字回文長斷流黃之影燈熒孤穗黯
黯愁紅草沒荒邱萋萋慘綠時則口銜石闕腸轉車輪結同
心而化作浮萍種連理而變爲黃葉彌年積疾非一九之葯
可消終古離憂豈數斗之醪能解宜乎去日來日惟將怪事
書空長歌短歌但以淚痕洗面者矣且夫化機冥漠天道幽
元槿或榮朝菌旋悴夕日中天而易闕波去壑而不還欲覓
奇香聚窟之洲安在空呼妙子稠桑之術無聞徒使紫玉成
煙明珠化淚鋪衾角枕增恨人攬涕之哀賸馥殘膏助才子

傷心之句嗟乎患者不可爲歎息悲者不可爲念歛落葉哀
蟬物無情而引泣單絲獨繭聲何故而召懷是知怛積于
中遇酣歌皆愁緒也鬱伊感其內親芳序若蕭晨也熊子于
是叢辛併苦綜怨攢憂申之篇章協以宮羽茫茫碧落但可
鐫愁浩浩滄溟無由滌恨斷雁殘螢之響不待秋而先聞離
鸞別鶴之音匪援軫而畢赴已加詮次遂屬引嗶僕也曾抱
腹悲獨慚牙慧旣同病之相憐亦沈憂之將老惟是汎瀾申
息何益泉臺惻愴終宵難歸環珮發情止義無爲效奉倩之
傷說釋談元自此去彥倫之累請從破涕以付達觀

落葉哀蟬圖序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完

落葉哀蟬圖者陳岱雲太史感悼亡而作也空階若夢暝色
布地蕭寺無人秋色到門驟驚雨而瀟瀟俄乘風而嘒嘒單
栖露影竟彫連理之柯獨繭纒絲暗下傷心之淚啜其泣矣
傷如之何夫使吁嗟婉變悼嘆妍華低徊於翠減紅銷悒悒
於珠魄粉怨奉倩傷神詎辭憔悴子荆除服未輟幽憂但爲
兒女之仁尙屬名賢之過抑或牛衣感往象服嗟今曾徽佩
之初華遂泉臺之永閉營齋營奠元相以之遣悲閱世閱川
安仁於焉攬淚雖傷榮悴未闡徽音縱極纏綿何關煒管茲
則追懷奇行綜攬遺芬感其割臂之時實有捐軀之義閨房
壯烈忠過子推帷帟精誠勇逾丑父桃得李而代僵蘿施松

而先槁嶺後之子噉則斷腸穴鳳之雛嗝而索乳縱橫刀尺
散亂巾箱卜彼殯宮棲於梵宇衾寒蛺蝶瓦墜鴛鴦紅錦千
絲將愁共抽樺燭一寸與淚相續等瓠瓜之無匹感桐樹之
多孤此卽麗景芳韶窳麗華屋必且恨人獨賦秋土同悲而
況助之以蕭辰厲之以哀響飄零委地悉紅凋綠慘之容斷
續吟風盡柱裂絃危之恨女嬋媛兮太息魂恍忽兮有亡能
不飲泣茹酸摧肌落貌者哉縑素有託咏歌是徵所以厚彝
倫哀窈窕也嗟乎舜年易賈桂魄多虧玉往往而成煙珠時
時而化淚流風回雪洛川之神女安歸暮雨朝雲荆峽之瑤
姬不返繇來靈淑每怨此離且夫蕩蕩靈脩茫茫眞宰羣生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三

匹配萬態榮枯彼何盛于朝華此何凋于夕秀有金堂而棲
燕或玉鏡而離鸞空問筵尊難齊松菌所賴哲人觀化智士
委心譬解脫於空花釋憂煎于遺蛻予美亡此休爲錦瑟之
悲浮生幾何請效鼓盆之達

釋喻筏詩序

彌天四海始導窺于語言日暮碧雲遂緣情于綺慧隋唐以
降緇素多才爭工聲律極意篇章往往詞人韻流改顏諷歎
豈不以返觀圓妙之中獨拔業塵之上團蕉十斛花水一盂
磬聲斷而白雲流鐘杵飛而林月墮煙霞獨浪山水方滋故
能隄旨獨標天機自暢哉今時浮屠師有喻筏者栖神簡寂

澄照虛冥貝葉曇花文多禪喜月華露采詩雜仙心所居江
夏頭陀寺者釋慧宗之遺營王簡栖之麗製在焉黃鶴距其
側大別臨其前廣漢長江襟吳帶蜀當夫川霞紅射山雨綠
飛朗月清風雪朝霜旦或滅沒如蜃市或空明如鮫綃或貝
闕龍堂考鐘伐鼓或江斐川妾曳珮明璫或穹龜巨魚歎薄
銀濤之內或文鷺鮮鷺浮游錦浪之中遂乃勝情畢赴靈緒
適轅淘思于石翠林霏鍊骨于金膏水碧迢然密咏則花雨
來天率爾高歌則潮音動地又嘗櫂舟樊口首路西山弔避
暑之宮憇寒溪之寺笠共鳥飛筇如猿捷但見雲入亂松不
風亦濤月篩萬竹化煙爲水南湖瀉地狀葡萄之初醅廬阜
百柱堂全集 卷四十九

隱天似芙蓉之可采臨崖得句攀葉爭媚據石成吟鏗泉比
寒已乃渡臨臬踐赤壁笑老瞞之安在悼玉局之不還亦復
踏蘚尋秋攀蘿企古崖斷而鶻巢不墜天空而縞鶴仍歸凡
若斯者吞吐蒼茫搜窮靈異寄情獨遠入興皆間故其詩窄
而深潔而逸無靡音無齷格儵然琅然爲可貴也顧或謂師
旣持禪律當證涅槃綺語華言將勿墮落不知妙蓮根淨自
得聰明寶樹花開非無智慧假風旛爲詞家之棒喝借香象
爲韻語之津梁以禪喻詩奚不可者或又謂師汎詠皋壤羌
無故實雕繪煙雲何與人事不知情寄跡外則事謝域中梵
唄之餘率率藻翰佳山好水唯意所之早雁新鶯有來斯應

百柱堂全集卷五十 駢體文

監利王柏心子壽著

唐母王恭人墓誌銘

恭人姓王氏貴州綏陽縣人四川眉州州判某某公之女而
吾友唐子方太守之配也蘭儀啟秀蕙度凝芬輦帆光于琬
閣衿纓穆于瓊闈及乎桃迂于歸梅迎迨吉月滿珠江之路
花明玉鏡之臺絺綌綌程功是秉夫人之教蘋蘩襄職彌昭季
女之齋若乃總縱脩容旨甘馨膳怡聲以將愛愉色以表忱
姑王太恭人嘗患沈疴已隣綿惓恭人潛剖臂肉冀療姑疾
雖朝露終晞慈雲竟散而挽魯陽之景猶駐餘暉湧孝井之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

一

波足通元感姑沒越數年而舅始終隨子方奉柩歸黔哭泣
之戚葬祭之儀匪勉佐之罔不中禮厥後子方遠預計偕恭
人畱屯家政糾紛咸理未嘗言勞已而鳧舄來臨魚軒並泣
所至天門監利江夏諸邑貴而能勤寬而有度善相夫子清
節流聞尤著者監利時事也風濤奄至隄岸將頽難謀布地
之金空煉補天之石恭人急披簪珥質衣襦資之捍禦隄卒
以完先是子方撫流離具餅餌老則贍弱則哺病者予藥殍
者予構恭人皆助之施略無恹色冬不御纈恒怡然也子方
嘗疾甚恭人譬之曰君德濟黎元厥功甚鉅天道福善宜無
足患子方尋亦愈嗟乎巾櫛而念公家帑帷而憂民困履窮

約而彌恬值屯艱而不懼臺高巴婦城壯夫人嘉海上之微禽尚思銜石笑河間之姪女唯解數錢此則氣作金陵心壯於射潮之弩春回寒谷功深于續命之田者矣金膏涸瀝瑤草凋年象服塵生皎綃珠冷以癸巳八月某日卒于江夏官廨春秋若干子四焯炳煒炯女一某年月日歸葬貴陽附于先姑之隴禮也子方悼淑儷之云亡恐遺微之有沫屬余銘之以表幽宮嗚呼翠琬鐫詞並騰芳于竹冊青珉紀淑長流馥于松塗銘曰

柔順利貞是云婦職懿此賢媛芳聲獨溢孝于慈姑以哀籲天淚爲菊水心是芝田翼厥夫子洪流克奠岸少鳴鼃澤無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

二

飢雁如何不弔翟第沈輝碧城鶴去紫府鸞歸惠問宣昭徽音不已圖叶禮宗譽流彤史邱原鬱鬱松檟蕭蕭茗華可泐芬烈無彫

蔡季舉妻陳孺人墓誌銘

幽篁紺淚湘中殞帝子之靈碧草紅心天上葬西施之日猿三聲而斷絕雀五里而悲哀緘楚惻之衷情難鐫碧落怨芳華之年命空散玻黎宜吾友蔡君季舉自其配陳孺人之沒而腸轉車輪口銜石闕也乎孺人郡江陵人也諱某字某其父某啟玉度于茗華發綺情于柳絮于歸吉士惟我中郎女兒織黃竹之箱才子擅青琳之筆丹心寸意一氣雙煙信伉

儷之如仙恐姮娥之猶妬已乃重湖雙漿同看君山黑塞青
楓偕趨子舍湘花如靨江草如衰七澤煙鬟旁羅鏡檻九疑
春黛日對妝樓每至簾蒜風柔臆紗雲豔斗帳香囊之側脂
田粉碓之間曲有同心影無獨笑郎脩眉史妾撰鍼神或分
題貝葉之箋或互押同心之印然而溫惠唯歸淑慎燕私不
介儀容守禮揚詩肅如端士其天性然也若夫鳴機當戶破
鏡上天千迴錦上之文四角盤中之曲紅豆本生南國伯勞
無奈東飛楊柳成絲望裏可憐之色靡蕪如夢愁中不盡之
山何況溪雨鳴晨塞陰沈夕蘆笙噉其月苦銅鼓殷其風悲
雖復明鏡鑒形寶釵耀首亦何心于膏沐只弔影于房櫳此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

三

恨纏綿直待春蠶絲盡爲郎憔悴甘隨紫玉煙飛重以檜楫
寫憂葦杭企遠疏諸姑伯姊之訊隔爺娘喚女之聲莫不醒
枕攢悲秋衾擁怨鴟一聲而一淚桐半死而半生澧浦芝焚
湘波月墜靈歸河漢應簪白奈之花雨哭清明永謝紅梨之
夢以乙酉三月某日卒于乾州官舍春秋二十有二逮季舉
失意西風重歸南塞則遺挂 在壁長簾竟床金鏤瓊粧爛其
盈筍珠簾綺幌棲以遊塵黑月唬猩青林墮鶻題素旌之三
尺 固秋草之一棺已斷塵緣猶驚噩夢又以麻衣銜恤朔雪
携家啟殯而行歸于其室黃門哀逝奉倩傷神出狀授余俾
誌元石嗟乎風風雨雨長留不洗之鉛華世世生 生仍結有

情之眷屬以某月日葬某原子一人忠憲余壻也銘曰
媿媿淑姬瑤情綺慧穆羽雙栖芳蘭並蒂言偕夫子遵彼南
荒湘雲擁髻楚芰縫裳妾意兔絲君情磐石如響酬聲在髮
爲澤云何化別空眷芳華南園綠草北渚蘋花羅袂我單錦
帆子遠玉筍沈瀾香桃瘦損珠沈浦怨椒隕林愁哀蟬落葉
病燕空樓靈瓊雲遙元堂霧掩今日土花昔時金粉皇媼合
永一去千年誰鑄星石煉此情天

鄧母鄭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鄭氏郡江陵人也考鶴年均州學正孺人蚤標玉映
夙扇蘭芬秉柔嘉之內則履淑慎之閨儀年某某適同邑鄧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

四

公某麗天桃之九華締女蘿之千尺寶釵金盃互有倡酬黃
筍烏絲交相組織其事姑某孺人婉容愉色下氣柔聲折孝
筍以餐晨潔白華而膳夕服勞奉養至于親歿逮乎采蘋展
敬薦韭銜枕必躬必親未少懈焉孺人身席豐饒性勤操作
俯瞻三起蠶月繅絲機列九張蟲秋秉杵魯敬姜之著論懼
有佚心桓少君之易妝略無貴習原其遠識有足多已某某
公每遇空乏輒樂拯援孺人必力與贊成助其推解宗黨待
而舉火里間仰其指困鄰無葛帔之寒邑罕黔婁之餓金錢
乍擲而萬夫之雲錘同聲釵釧甫捐而千丈之虹梁立就以
視河間姪女但解數錢西蜀王孫惟知積鏹若孺人者固宜

旌延鄉之號而蒙石窳之稱者矣若乃慈訓所成賢明足尙
投范滂之傳輒爲解顏窺陶侃之賓不辭截髮遂使儀廡鷹
揚于文翰機雲鳳舉于詞章者皆孺人力也芝謝瓊田鶴歸
瑤島功德水竭靈壽木傾以道光某年月日卒春秋某十有
某子二人長承宗道光乙酉科拔貢俟選州倅次承綬邑庠
生候選布政司理問孫男女幾人以某年月日葬某原承宗
等恐陵谷就湮芳徽或沫請余誌石以紀元堂嗚呼焯管揚
輝長奉禮宗之畫翠珉表淑並高巴婦之臺乃作銘曰

懿維令範素爛麗則爰自作嬪終溫且克三春諶茂雙跗花
榮藻蘋馨潔瑣瑤和鳴職思其居未遑安處織素霜濃流黃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

五

月午采善若菽周急尤勤仁漿義粟膏露慈雲聿著徽言載
宣慈訓淵躍二龍塗馳雙駿金膏已涸瑤尤俄枯風寒陶薦
春謝潘輿柏隧松阡此焉永吉播淑流芳茗華靡泐

馮孝女墓誌銘

某姓馮廣東高要縣人以孝聞且未字故稱孝女云祖某父

某瑜珥凝華璿璜綜粹青蓮九品淨智爲根紅蕙三春幽芳
表性齟齒而耽圖訓髻年而飭容功焯管前徽親登於鉛槧
茗華曩淑不去夫緇繩少侍大父宦楚恒奇愛焉母某太孺
人病女獨勤侍奉至輟寢興誠竭於中憂形於色積半歲疾
益篤芝田難覓菊人無靈涕泣禱神請以身代揮刀剝腕厲

刀割肱蓮鏢凝紅蘭襟漬紫冑剝膚之痛代續命之湯猿噉
斷腸龍飛出骨裂肌納鼎和藥盈甌家人偵知則戒勿送亡
何母疾終不起女雞斯擗擲鵲淚淋浪痛欲無生哀今謹特
提攜弟妹恩紀綢繆零雜米鹽勾稽嚴整年十七侍父返鄉
里得疾持誦法華經懺越二載以瘵卒春秋二十有二時道
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也貝葉風凋瑤芝霜悴悟茲露電
散此河沙以其年九月葬廣州東門外麻栗坑之某原其弟
翰林庶吉士譽驥哀之恐夫柏隨多溼松塗易改也屬予爲
銘嗟乎青瑤紀淑長標屈姊之瑩黃絹題辭不替曹娥之碣
銘曰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

六

孝爲順德女士蹈之緘此精誠皇穹照之昔侍母疾潛禱神
靈剖肌和藥冀延母齡孝井徒枯慈雲不駐護背長淒棘心
永慕思酬罔極爰禮釋迦離塵智果住世曇花寂寂崇岡幽
阡是託秋草迷離春棠開落揆茲粹行彤史宜標千齡萬代
翠琬無凋

百柱堂全集卷五十一

監利王柏心子壽著

望湘人

秋煙

怪煙痕一樣傍得秋來絲絲如畫愁意橘柚人家薜蘿山礧
做出一天寒翠鴈外拖青鷗邊繚白似籠綃綺驀漁榔響出
蘆花一霎盪成空水試看平原千里但搖涼織暝蒼茫無
際問西風鎖碧陵闕是何年世半空更被卓鵬捲上白草黃
花戍壘逐千營獵火騰山散入塞門燒紫

瑣窗寒

秋陰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一

一

密密濛濛沈沈黯黯若煙若霧無邊秋味那更釀來如許帶
蒼茫驚鴈盤鷗和天縮入灣頭樹只蘆花纒雪沿灘點破荒
波暗處薄暮空延伫有樵笠漁篷歸來恐悞哀梧耄柳塞
了斜陽來路莽西風只會吹愁更無氣力吹雲去怕遮空要
下瀟瀟又不成疏雨

雨霖鈴

秋雨

砌成嗚咽鴈兒訴了蛩又來說黃昏浙瀝將住西風不肯便
教休歇今夜酒樓笙院也有些悽切何況是繫纜江湖瀟瀟
聽打葦花折雲屏情事經年別料箇人鉛淚傾難竭夢兒
早是澆碎禁不得滿階騷屑怕惹涼聲擬把窗前繁枝刪絕

又無奈身是梧桐心是芭蕉葉

高陽臺

秋雲

風捲如羅天低似墨芙蓉峰勢都平閣暝催寒商量不定陰
晴空濛暗沍蘆花渚怕黃昏吹雨冥冥驀遙颿一線斜陽閃
得偏明空山落木嶙峋露恰擁來絮帽替補空青錦字愁
遮高樓何限遙情無端隴首飛揚疾惹征人邊將淚俱零盪
窮陰趁迴風陷日臺上呼鷹

聲聲慢

秋聲

誰司秋氣爾欲言愁棄雲當訴瑤闕卻倩蛩吟鴈諷零星悽
咽此聲聽老天地續憂端古今相閱歎潮底怕萬年鼇背也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一 二
堆晴雪忽似羈吟婦歎忽將軍出塞彎弧鳴鐵瑟瑟刁刁
容易心頭兜接燈前忽猜涼雨正金井亂飄桐葉捲疏簾恰
還有四更星月

如此江山

秋色

西來一氣何迴薄茫茫元陰凝結雲物蒼涼河山清肅動地
風生時節平原空闊莽一望煙中五陵愁絕何代離宮麒麟
臥雨蝕秋髮丹黃紛紛老木只飄零冷豔點裝天末日薄
無光沙飛有力黯淡窮邊殘堞鵬驚欲沒正獵火燒空雄心
盪泱佐我狂歌黃犢三斗血

水龍吟

秋水

秋風吹木葉
秋風吹木葉

百川齊灌秋河浮天欲浸鼉梁斷中流卻是迴瀾不起空明
如練碧漢疏星雲樓天鏡合來難翦待斂宮月湧寒潮胥口
看百萬水犀戰 花草年時都換又汀洲秋香吹徧采菱人
到珠鈿紺袖一川霞爛別有傷情錦駟去後魚書難盼怕西
風吹水鴛鴦夢醒落芙蓉片

燕山亭

秋山

近日青山也學吟身要與秋心爭瘦或折而逋或刻而妍或
聳而危而透荒蘚修蘿越描出澹蛾寒秀響驟正拾果山猿
穿林來又 夢想一髮家山怕菊怨松嘲移文已就呼羣鴻
鴈繞徑茱萸西風還到重九準約歸期撲面目緇塵三斗招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一

三

手問紅葉樵兄認否

拜星月慢

秋閨

蛩曳哀機鴈題恨字剛是繡絨拋罷翠被涼生又爇熏蘭麝
屏山側徐步珊珊羅襪轉過風廊月榭悄立深深放水精簾
下山一年年羞見天孫嫁鉛波溢搵透鮫綃帕擔負枕烏喙
與紋窗螢夜便長門能買歡娛價總空買紅粉傷心話算有
得幾許芳時桂華開又謝

八聲甘州

秋塞

閃旌旗飛影逼盤鵬笳角壯高秋望雲黃沙白無多紅樹隱
隱邊樓飛合流星點騎曠野萬繞貅齊上祈連獵火照山頭

六郡良家健少都玉關老矣幾箇封侯騫箭癩吹裂風急
捲兜鍪渺沈沈寒衣消息且蒲桃五斗醉涼州磨刀路怪洮
河出塞還向西流

長亭怨慢

秋柳

亂蟬咽西風驟矣猶把絲絲搖黃弄翠敗驛荒橋餘音兀自
送征騎鶯嬌燕婉莫問年時穠麗只涼月梢頭自來照棲鴉
流水 往事有玉娥俊眼曾與柔青相似紫駟嘶後歎樹也
可憐憔悴憑囑咐露葉霜條切莫傍翠樓飛墜怕夢醒烏囀
又惹玉腰纖細

前調

秋草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一

四

離離滿目秋原草碧意紅心抽殘不少墜履遺簪清明記遇
鈿車到王孫一去捲地翠茵如掃又吹笛離亭盪寒碧西風
殘照 凭弔歎露壓霜枯都是古傷心道廢寢離宮還只怕
和天也老炙狐兔雜坐行杯且快意馬蹏鷹爪刻不盡愁痕
揀付邊營縱燒

一萼紅

秋花

壓闌干也澹紅香白塗抹比春妍夢謝鶯捎影辭鶯掠空餘
抱葉哀蟬立盡了疏煙涼月歎芳華晚晚誤嬋娟掩涕官姬
玉階俏影疑有無閒 休論芳躑錦幄便斜陽瘦蝶尋見都
難除是秋闈惜芳心事捲簾同耐清寒不忍拗斜枝簪取祝

霜前長作女兒顏，還怕秋痕易褪描。上生執

霜葉飛 秋葉

黃飄丹舞認伊是，南北東西行旅單。樓夜半亂唳烏，誤驚風驟雨。有高士抱琴扃戶，打窗鴨脚。何曾任待拋卷開門，訝剝啄誰來卻。又躑月歸去，卽看搖落紛紛危柯。猶戀風裏回頭，如顧蒼山樵徑。有吾廬擬歸眠，衡宇任堆過闌干。深處石鉞滌得添薪煮，拚着空庭移榻冷。諷相酬滿林秋語。

滿江紅 蘆花

密絮濛濛也不辨，江南江北。其中有傷心窮士，呼之欲山。素手絃翻商婦老，青衫酒醒才人泣。正滿船搖月復捎風，江心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一

五

白 捲岸也寒潮立，鬢根也鳴沙急。怕柳枝鴈下灘昏，雨黑十幅歸颿。憐我滯一簪華髮，如伊逼讓老漁秋雪。舞蓑衣橫

吹笛

前調 蓼花

水國繁華誰種出，碎珊瑚樹還多。謝斜陽染水頰，霞渲浦組織似爭雲。漢錦燕支欲賽江南女，紫鴛鴦歸也認芙蓉徐飛去。紫鈞艇蕭蕭舞雜蟹，火星露最撩人秋怨。水窗捎雨密穗離披難佐粟，芳心瑣碎應忘苦憶嬌。曉臨別灑紅水穿成縷

邁陂塘 菱

綴香繩垂垂瓔珞柔莖界住流水寒來藕葉蕊絲外也佐湖
秋稅涼月底更澹白幽花圓揭冰奩倚波搖屈起笑誰颺羅
裙纖趺削玉褪出半鉤紫鷺鴛舞知有橫塘姊妹清唱飄
來煙際滿堆涼雪青鬢貯競擘臙脂痕碎觸纖指愛疊股雙
鉤牽挽如人意中流語細有慣結房空生來心苦莫去采蓮
子

懷涼犯

秋荷

湘妃一夜凌波返闌珊翠帔無數涉江騷客配伊奇服寒來
堪補留仙且任莫裙縵漢宮吹去儘伴着水亭涼雨燈暈共
商句傾蓋芳華晚錦鴛香夢倩誰遮護露盤鉛水怕釀作
百柱堂全集卷五十一

六

霜華濃聚溪娃嬌小倘恁時盪來煙艣惹清歌無限悽怨流
年度

疏影

秋桐

心孤易感看撲檐一葉金颿來矣細乳濃春送過韶華早又
煙凋露悴繁枝漸看涼陰減恰漏出惺忪月子放金波潑入
間庭漾作銀河淺水今夜美人羅袖玉闌干靠徧冷清清
地雨也無情霜也無情生把細雲翦碎蕭蕭聽在銀牀撲又
攪入轆轤聲裏沒心情恰向瑤窗題盡行行怨字

前調

秋蕉

綠天陰裏記炎雲卓午秋情已透葉底黏螢根下吟螢屈指

西風禁受愁心最苦拙難盡不限防涼雲捲驟尙離披搭過
闌干低映那人翠袖拂拭留題新句便彈文綠竹不須裝
就催到霜華破碎難支怕也垂頭如帚窗而不合依他住有
深叢恰侵檐溜約愁中伴侶都來細雨翦鐙時候

一萼紅

秋海棠

婦人嬌是斷腸再世活現影苗條某也疑花媚維勝怨風前
怯怯籠綃有月子迷濛如雪助秋娘唬眼可憐宵潑作臙脂
多生情淚透骨難消更比玉環羞怯也薄酣卯酒淺暈春
潮一樣紅妝夜深睡去有誰銀燭高燒只女伴茜裙微步則
涼鐙覓徧短牆腰莫待洗紅唱罷雨又瀟瀟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一

七

念奴嬌

牽牛花

珊珊綠萼卻因何不種銀灣淺水若使買芳須論價還有聘
錢借未迎得青駟天孫新嫁定愛簪雲髻七襄機倦唾華飛
上輕翠認作雨過天青向柴窰脫下者般清致宛轉筠竿
三尺上似借湘娥愁淚女伴涼宵花間悵惘愁說雙星字
眉淺淡比伊無奈憔悴

賀新涼

秋鴈

莽莽關雲黑度驚沙攜羣萬里新辭海國淺水蘋花秋未老
來作江南羈客寫偏了滿天零墨似爲離人題錦字有萬千
心事縈波磔笑潦草封緘筆瀟湘幾日霜華白羨冥冥高

飛不入野見鴻鵠空闊想無增繳患只怕平沙風力驀吹折
冰絃何急頻訴斷行兄弟感墮天涯我亦擢殘翼清淚滿罷
瑤瑟傾予有折翼之悲

雙雙燕秋燕

問梁間燕纔古得雙棲怎催歸興尋常薄暮兀自捲簾猶等
此後斜陽巷冷都忘了塵生藻井枉拋昔日辛勤掠盡紅梨
花影以解呢喃訴恨說六代春銷香殘粉褪高樓翡翠不
是自家門徑合返三山絕頂逐海國鯤鵬幻境明年錦片花
繁重報天南芳信

齊天樂秋蟬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一

八

羽仙久已遺塵蛻因何蛻愁不了溪柳零絲官槐蝕葉人世
西風太早苦吟飛到帶舊怨齊宮翻來琴調忽曳殘聲濕雲
拖雨送斜照憐爾冰綃太薄更無多涼露總坐清高埃筓
郵垣行人馬首來訴傷心懷抱年年官道笑不戴金貂風霜
卓帽讓與香鬟梳雲迴影好

前調蟋蟀

么麼爾亦幽憂者將母勞人怨妾鴛鴦生霜蠟牆飄露秋夢
豈堪多說五更聽徹只鏤枕雙棲不知悲切若箇空牀聲聲
偏絮遠離別何不移宮換羽學鸞笙鳳管柔聲曼節狎客
堂空金籠秋老換了無愁風月初欹欄折正倦旅疏鐙殘鈴

病葉解答賓嘲何妨排我闥

前調 絡緯

蟲娘豈有秋燈課終宵爲誰卹緯紫豆花間銀茄畦畔消受
晚涼如水金籠貯爾惹喚作閨中青衣小婢軋軋催來明河
漸帶玉繩墜 秦川當窗有女思量秋信早征衣未寄九月
寒砧十年戌甲剛待相尋夢裏惱伊呼起又明月流黃穿來
簾底淚滿迴文無心挑錦字

綺羅香 秋蝶

萸菊光陰芙蓉風露冷豔惺惺猶戀妬煞西風剗地羣腰吹
變漸送了柳絮重簾又老卻梨雲深院被草草斜陽一生金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一

九

粉夢華短 風流一例銷盡莫去重尋覓燕儂鶯眷撲近釵
梁暗惹芳心悽惋替捎盡畫檐塵網還忍住香階羅扇約明
年草綠南園碧桃花底見

揚州慢 秋螢

月黑迴廊雨收曲檻閃來恰替銀鐙慣殷勤流影只照玉人
行晚風外新涼如水誰家吹送笑語繁聲料花陰戲賭香紈
兜住秋星 繁華今古也匆匆轉燭難停數大業前游都應
愁見故苑蕪城冷煞玉鉤斜畔照不盡珠翠飄零賸垂楊蔓
草荒燐一路純青

桂枝香 蟹

爬沙何憊尙戴戟橫戈彭韓壯士落日漁莊正集
檣頭艇子不須密網干絲製縛寒蒲落潮風裏驚
飛宿鴈星星葦火暗沈紅穗趁橙櫺登盤後味
惹當筵親擘玉纖紅膩欲笑無腸怎貯一腔秋
思江湖尙逐歸颿利慰清饒內黃草制酒缸百
斛老饕左手一生足矣

南鄉子

夜泊

永夜艤征橈無語舟人夜待湖楚火微茫看漸沒
寥寥惟有橫天北斗高水國計程遙客子真同旅
鴈勞聽到三更寒析盡蕭蕭爭遣英雄鬢不凋

浪淘沙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一

十

艇子不須歸酒美魚肥往來無數白鷗飛相對
楓人俱欲醉換了紅衣潮落釣魚磯風雨都稀
雲霞幻出九張機解道澄江如練句惟有元暉

百字令

詠項王

拔山蓋世論英雄千古一人而已勇悍仁彊兼禮下
大度優於劉季子弟吳中諸侯壁上叱咤江東起
當年道左目無秦始皇帝一自宰割河山五年攻
戰號令皆專制本紀標題先漢代特筆分明遷史
簫鼓年年憤王祠下聲激烏江水芒山回首赤龍
消盡雲氣

虞美人

天心竟敗重瞳子，賤妾甘先死。烏江水咽怒濤多，灘血今宵
尙是舊山河。啼紅徧地終難掃，化作三春草。舞腰還似帳
中時，只合年年開傍憤王祠。

青玉案

秋丞子得越州秘色盃盞錢武肅王時造也爲賦此
闕

連兵何不扶唐祚，建高世。桓文舉一十四州錢。尙父丸泥無
力補天，無志辜負犀軍弩。蒼甌誰遣流傳古。龍泉秘色尙

如故。淅臉夢中休索取。茫茫灰劫，惻惻天水，一例搏黃土。

宋徽宗夢吳越王曰：還我土地及高宗生徽宗視之日，酷
似淅臉。其後果偏安錢塘云。

華清 秋丞大令自都門以詞見寄，慰予悼儷賦此奉禽。

落日高臺悲風平，楚蒼然萬里秋色。我有離心縹緲遙懸天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一

十一

北憶飛揚江漢辭，雄懷偃蹇京華。羈客難得正吹墮。鴻書傳
來消息，憐我悲懷難遣。引擊缶，莊生聊據結，輻擾擾閭浮。

頓悟風輪火宅，但因循。泡電光陰便孤負。峩眉仙籍，

亡妻病
中語

何益看萬古雙丸，誰非駒隙。

水調歌頭

題杜仲丹桐花館秋詞

四序各乘運，楚客最悲秋。不知年少心事，容得許多愁。中有
嘒猿哀鴈，雜以龍鼉悲憤。風雨下滄洲。古怨寄瑤瑟，散入洞
庭流。對搖落，傷遲暮，惜羈遊。商聲一夜飛到，感歎不能休。
安得長風萬里，倒捲銀河九曲，盪滌此繁憂。更挽豔陽景，回

響六龍輶

賀新郎 同前題

欲向靈修訴總古今才人坎壈栖栖何故得意枋榆皆燕雀
飄泊鳳鸞誰顧便叩角高歌難遇入夜寒螿鳴不止別秋燈
起續離騷譜驚山鬼泣風雨 吟秋我亦傷心侶記年時無
端百感纒成愁緒 予曩曾著秋詞三十闕 今日對君歌苦調似我當時
肺腑盡借向綵毫傾吐十載烽塵何限恨待煩君掇拾流宮
羽河山感吏懷苦

水調歌頭

題陳儉菴間月圖二首

萬古自圓闕一鏡不銷磨團圓桂樹誰種長此影婆娑曾照
長春歌舞又照昆明劫火百代幾山河閱盡古今恨亦恐泣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一

十一

姮娥 睇霄漢竦瑤闕壯嗟峨滄江有客搔首慷慨發悲歌
不叩登科姓字不訪霓裳仙曲但乞洗兵戈更與借靈藥持
濟世人多

前調

我昔翫華月兩度客黃州當時良夜賓從文采動滄洲誰意
臨臬赤壁回首羽觴金管零落舊風流欲喚素娥語可憶容
星留 赤眉作機槍動夕烽愁飛來天上圓月下照戰場秋
爲問廣華高處可有丹梯萬丈拔宅住瓊樓便可約君往直
步虛遊州

沁園春

大雪登崆峒山

補錄隴遊舊作

匹馬西來風雪蕭然上笄頭山俯混茫秦隴華離莫辨迢遙
銀夏甌脫如環莽莽曹公窺鬼北上與爾高歌賦苦寒臨風
久悵廣成去矣誰啟元關 玉京真在人間有大地山河掌

上看招投壺玉女同騎白鳳吹笙子晉並躡青鸞御氣以遊

九州之外貪逐鴻濛且未還雲中召待三山宴罷來奏鈞天

浣溪沙 自隴右還道經洛中作 補錄隴遊舊作

塞草青時春已闌春風不散隴頭寒去年春色未曾看 秦

地早花明驛舍洛中垂柳送征鞍今年春色倍相還

前調 題畫 亦隴遊時作

無數青峰寫黛痕離離松竹抱連村白雲來去不關門 落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一 三

日千筵登隴首黃塵一劍走中原買山心事向誰論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一 三

日千筵登隴首黃塵一劍走中原買山心事向誰論

日千筵登隴首黃塵一劍走中原買山心事向誰論

日千筵登隴首黃塵一劍走中原買山心事向誰論

日千筵登隴首黃塵一劍走中原買山心事向誰論

日千筵登隴首黃塵一劍走中原買山心事向誰論

日千筵登隴首黃塵一劍走中原買山心事向誰論

日千筵登隴首黃塵一劍走中原買山心事向誰論

日千筵登隴首黃塵一劍走中原買山心事向誰論

百柱堂全集卷五十二終

百柱堂全集附錄一卷

祭監利王先生文

江夏彭崧毓撰

同治癸酉五月十三日 皇清誥授奉直大夫刑部主事王
公子壽先生卒於荊州講舍其門人聶定焜馳書以告其友
江夏彭崧毓約同平湖張炳堃山陰王加敏永康胡鳳丹南
海張蔭桓廣順但培良擇於月之晦日設位於正覺寺中謹
以瓣香樽酒致祭於先生之靈曰嗚乎先生江漢鍾英荆山
挺秀早擅鄉譽蔚爲國華聲聞達於四方文章動乎 九陛

同治初元應
言事仰蒙嘉納

詔

一朝隕謝千里告哀吾儕有心能無愴悼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二 附錄

一

嗚呼先生天下才也非一鄉一國之士也而吾楚之人物盛
衰亦於此略可以見焉昔者張江陵楊應山賀文忠熊襄愨
夔乎尙已卽近代如帥仙舟蔣丹林葉雲素諸老宿予生也
晚有及見有不及見而猶獲人交於先生斯亦吾生之幸也
而今已矣過此以往後起者未必無人然或數十年或百年
始一有之而予不復見矣悲夫嗚乎當咸豐朝盜賊蜂起海
內鼎沸流毒數千里擾攘十數年先生身不在行間智周於
天下出謀發慮每燭幾先一時將帥諸公往往飛書求策而
世人未之知也且夫諸公非蔽賢也胡爲不薦之於朝致之
於位而湮沒其績則以善體先生之心而不欲相強也先生

道光中釋褐通籍觀刑政曹不一年而乞養歸時太夫人眷
秋高捧杖扶輿跬步不違始避亂於山谷繼養志於邱園歌
詠陔華終身忻樂否則絕裾奮袂攬轡登車志在澄清功垂
竹帛古之人有行之者先生何多讓哉然而孝子不叱馭於
危坂貞士不受縛於堂轡先生之高蓋賢母有以成之也太
夫人既沒先生之心傷矣而比歲復有才子之厄孝婦之殉
五中慘裂何以解憂此其所以形神交瘁而臨卒大呼心痛
也嗚乎哀哉去歲期以九月來省城不果今年復期以二月
又不果來以吾輩契分之深乃多謀一面而不可得天下事
尙何足希倖哉先生既辭書院講席不復出而當事必強之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二 附錄 二

武陵楊彝珍撰

王公子壽先生哀詞

我初交君於 皇之都越峴集客邂逅坐隅一見心醉如飲
醍醐不待三爵我色敷腴爰託未契道不嗟孤瞻言 皇路
願共馳驅惜鍛其羽仍困泥塗君則決起直躡天衢珮玉苦
難不習走趣是用將母歸滌厠媮彼螺者洲有蝸之廬我登
其音適客夔巫遐不可卽伫立脚躑嗣再如鄂重叩乃居有

犬當關搖尾迎予君出握手言笑與俱犬復低徊嗅我衣裾
君大怪詫願語童奴是非馴種夙憎里閭解親有道殆類豚
魚我聞內忤怩奚如君徐命酒品以嘉蔬流連逮暮送我
登艫載閱三霜賊起邕管長驅而東乘勢席卷我里中賊擾
及雞犬急圖保聚豈遑息偃異軍特起蒼頭是選列柵屯雲
山深日晚竿彼間諜賊遁而遠遂渡重湖直漢與河聞賊購
君走匿得免亟告水軍東下無綏擣其無備賊用以殄成此
大捷功不之尸屢薦莫起偃蹇茅茨視彼浮榮唾如滓泥眾
彰其纓君冠猶淄側然憫亂作爲歌詩不無怨誹小雅之遺
冲聖委裘庶政方基君思納牖進戒彤墀表裏伊訓防蔽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二

附錄

三

於微 詔付史館名動華夷杖屨所至輒生光輝行道聚觀
婦孺爭窺還巢故紙恆擁鼻比材無良楛陶台均施掃門納
軌不闔其扉庭充羔鴈巷多旌旗如彼甘井汲者纍纍各副
所求盈量而歸尤甘說士媿媿忘疲下筆噓枯槁者皆滋昨
春之暮尺書我遣尤稱聶生爲古洗鼻得所津逮庶乎其幾
一夕之變所親遠離惟生侍側左右無違來告君喪曾不少
稽我承函問有淚如縻江漢橫流砥柱伊誰斯人云亡吾道
益非詞以告哀匪哭其私爲斯文痛爲士林悲哀哉尙饗
皇清誥授奉直大夫刑部主事王公家傳

王先生名柏心字子壽荊州監利人所居地名螺洲故遂以之自號馬幼岐嶷不羣七歲卽通經史大略長漸爲詩古文辭老宿皆詫曰奇才也性純篤事親能承顏順志不忍一日離爲學主篤實期於有用生平宗尙范文正公殷然懷濟世之志然恬退廉靜不急進取道光癸卯舉於鄉甲辰成進士以主事籤分刑部乙巳省親歸遂以授經養親垂三十年不出仕當道聘主本郡講席每春往夏歸秋往冬歸歸則色養如孩提咸豐壬子粵賊聞其名索之急展轉徙避脫親危險卒亦自免於禍方伯連帥常欲以禮延致且先後疏薦皆以親老不赴年逾七十母卒哀毀孺慕終制未嘗有嘉容然先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二

附錄

四

生雖不仕而學識遠大憂樂恆以天下爲懷遵義唐威恪公樹義閩林文忠公則徐俱嘗禮致之使範其子稱曰子壽乃黃叔度郭林宗之儔也咸豐初奉上諭在鄉辦理團練其時制軍徐州張公撫帥胡文忠公相侯曾文正及李武愨羅忠節李忠武諸公大學士左恪靖侯俱時以軍事相諮訪先生每畫機宜多見採用

穆宗御極制軍張公爲上其尙

書八論封事八條蒙

諭旨有言皆忠告具見忱悃之衷其

經綸存記宏德殿以備乙覽其封事八條或降諭旨交部議奏或獎所言多可採取着留中蓋先生好古篤行關心世教凡有裨時事者言之無不深切著明可以見諸施行平生抱

負往往流露於楮墨中所著樞言漆室吟風行海內舉念不忘君國而於治亂得失之原倫紀風教之大尤三致意焉他撰述多類此先生視諸弟極友愛學則親爲講授貧則分以館穀卒則撫其遺孤其待諸從兄弟亦無親疏之間於師友誼尤摯或殉難職守或病歿逆旅左右無親屬先生必爲之經紀其喪居室濱大江道光己酉歲巨浸唐威恪公爲楚藩餽米百石先生曰仁人之粟當公之於同厄者減價平糶循環轉運錢盡乃止居鄉不干與公事惟遇水潦饑饉必寓書當道力陳民間疾苦胡文忠公新復鄂省銳意首清漕弊先生極力贊畫遂人有再生之慶主講荆南二十餘年其教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二

附錄

五

學根柢儒先不務新奇諸生請見則首勵以修行問所治經心得詩文必剖別瑕疵授以法度惟凡執費來輒卻之明張文忠裔孫貧困多失學者先生惻然曰名臣之後胡可聽其式微乃擇十世以下孫紹先捐貲勸就塾後復招至荆南書院飲食教誨數年入邑庠繼亦有列膠序者其於他忠烈子孫亦然先生以同治癸酉卒於荆南書院年七十有五所著尚有導江三議百柱堂詩俱刊行文集尙未授梓所纂修則有黃岡東湖宜昌當陽漢陽臨湘監利諸府縣志配楊氏

誥封宜人賢行最著先先生二十三年卒第五弟柏理亦敦行好學以舉孝廉方正爲江西候補知縣卒子家遇荆門州

儒學訓導家隆郡庠生軍功議敘通判家仕太學生先後卒
孫傳綬亦卒傳喬監生傳治曾孫忠誨忠訓忠誠忠謹
論曰予少人聞先生名及長游四方喜交天下賢士嘗游武
昌所交楚北之士二人興國萬清軒布衣及先生也清軒專
宗宋儒義理實行之學不尙文采先生則博學多文力踐於
忠孝倫紀之際以清節風義維持名教詩文流布海內有揚
清激濁之風宗尙不同其爲君子則一也今去官歸先生已
久故惟清軒存然已老矣先生卒後大學士左公已奏陳事
蹟請宣付史館今先生孫傳喬復寄其邑人公請崇祀鄉賢
事實屬爲傳藏於家雖其鄉人之言實天下之公言也因不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二

附錄

六

亂而綴次之

皇清誥授奉直大夫刑部主事王公墓誌銘

湘陰郭嵩燾撰

監利王子壽先生既卒十有七年孫傳喬以書告言大父之
喪諸父相繼無存者邑人以鄉賢請左文襄公又奏請有國
史立傳大父於是有傳矣而銘墓之文闕焉未具大父之生
知交徧天下以道義文章相接今存者獨有先生傳喬念非
先生無與銘大父之墓者敢以請嵩燾自少學爲文則知先
生而讀其樞言上下篇以爲懷文抱質有道君子之言也先
生長於嵩燾二十年是時年未逾四十文章已冠絕海內湖

南北講論經史文藝必歸先生每有撰述老師宿儒皆昨伏
莫敢與并先生亦自以其詩文之學啟佑後進才雋誨化諄
諄一技之長譽之不容口推轂而勸厲之使有所興發以成
其才尤篤於故舊朋友扶其衰弱振其寒飢家無儋石儲然
其急人之憂多於憂其私江漢間言道德文章哀然屬之先
生五十餘年然先生遠覽古今勤求時要日思所以振厲一
世之人心而厝之安豈不欲以功名見哉其始通籍卽乞歸
養嵩燾就詢其指喟然曰道敝民偷盜賊肆行國家席承
平之舊以法律束縛馳驟天下賢者無所用其能吾官卑濡
忍二十年得一郡守自度無裨於時不如及歸事親之歡也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二 附錄 七

先生氣和而神愉貌粹而言溫處繁劇應待叢委心常適然
人見者輪寫心肌油然以自親也而其於天下事洞見表裏
言治術必達民情言軍謀必明地險揣度情勢審機應變既
久而其言皆可按行誠得假手一效其尺寸所建樹必有過
人者而自先生罷官歸東南寇發風颳電激憤起立功名者
相望也先生學益充道益高其心泊然不以治亂隱見易其
守曾文正公胡文忠公左文襄公皆先生雅故知其賢就參
諮謀備方略終不能以一官強先生使就也嗚乎先生之於
爲人可謂成矣孰使其志不一發攄而天下言先生徒欲獻
感慕其文章亦豈先生之心哉先生名柏心字子壽先世由

江西豐城徙湘潭再徙監利世居螺山因號螺洲王氏曾祖秉道副貢生祖文模邑庠生父有端自祖以下皆用先生貴封贈如其官中道光癸卯科舉人甲辰科進士以主事籤分刑部夫人楊氏子家遇荆門州學訓導家隆郡庠生軍功議敘通判家仕監生孫傳綬傳喬監生傳治曾孫忠誨忠訓忠誠忠謹所著書曰樞言曰導江三議曰漆室吟曰百柱堂詩通若干卷刊行於世未刊者子壽詩鈔六卷螺洲近稿六卷文集二十卷先生生於嘉慶四年己未歲十月二十七日卒於同治十二年癸酉五月十三日年七十有五楊夫人賢能治家有法度先二十三年卒其卒也跌坐誦偈圓妙解脫然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二

附錄

八

故不知書也與先生合葬螺山之蓮園先生孝友仁恕居鄉多善行同治元年雲貴總督徐州張公上其經論及言事八條奉 旨褒獎事詳家傳及其家所刊鄉賢錄嵩燾爲具先生之學行犖犖大者俾傳喬揭之墓昭示天下後世而繫以銘銘曰

先生先我二紀相望後我七年乃貢於鄉名聲夙成通籍蓋晚浮湛郎署任薄道遠溘然南歸播揚馨芬昂霄躡景大需於文莘莘學徒門闈戶溢開而通之導其湮壑大湖南北士望有歸孕包馭能豈屑鞿鞻自致其名泰山北斗仕則匪豐厥施孔厚

王孝鳳京卿致 倪豹岑太守書略

頃得聶君曜卿定焜書知我子壽同年考終荆南書院殯殮
所需多承高義璧於子壽義兼師友雖釋褐時始得定交而
政慕之忱實先此十年聚散不常兩心相信人不相見莫逆
於心聞喪嗒然若失圭臬者人之敬成一聯云孝養老山中
諸侯屢訪匡時策文章名海內並世誰同好古心已託劉建
侯比部交聶君轉寄欲爲文誄之恐不足表盛美久未成也
竊念子壽少有文行盛名爲唐子方方伯林文忠公所禮重
年四十餘始成進士請 封誥後卽歸侍養中兵燹扶親避
難履險不危賊欲倚以爲重名索之急走山中乃免張石卿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一 附錄 九

制軍胡文忠曾文正李武愨羅忠節李忠武諸公左恪靖侯
每諮以軍事知無不言多見採用 今上御極石卿制軍爲
上其尙書八論奉 旨留弘德殿備 乙覽亦徵儒臣榮遇
母年九十餘壽終禮制已逾孺慕不衰與弟子章孝廉門內
師友掖之成名老而友愛彌篤嘉道間知名之士若姚春木
劉孝長湯海秋梅伯言朱伯韓戴雲帆馬湘帆宗滌樓邵位
西王少鶴諸君一見傾心引爲執友又主持風雅獎進後學
如將不及海內之士望若靈光蓋棺論定其生平忠孝文節
醇醇炳炳深識遠鑒正而不迂文詞安雅高秀亦不落時賢
之後在部民中洵民之望也入祀鄉賢實符公論願公祖成

此美舉且表民望以矜式多士厚風俗馴輕剽之氣於無形
正德政之大者贈襪之厚具見篤於賓友此舉尤公而非私
也荊州府學監利縣學鄉賢位中置此君一座於鄉賢亦有
光矣惟更博諮而決行之斯道幸甚做鄉幸甚

百柱堂全集

卷五十一

附錄

十

百柱堂全集附錄一卷終

